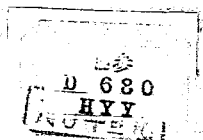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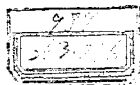


D680
HYH



遠
生
遺
箸

梁啟超署



1263578

參
D 680
HYI



黃遠庸先生遺像

1263578

序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係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當時腦筋所受的震動，恐怕我這一生是不會忘記的。以後打聽了好幾處，遠庸之死是絕無可疑了。我想像他這樣一箇人，無影無蹤的就算消滅了，嗎？想來想去，無聊之極，就想把他生前所作的文字，編輯成書，做箇紀念。自立此念之後，一直到了今日，纔把這一部遺著編好，耽擱日子實在不少了。而今且把我此時感想寫了一篇，就當做遠庸遺著的序文。

遠庸是箇最有趣味的人。他喜歡的是談天，他所談的，忽而這箇，忽而那箇，總叫人聽著不想走，然又沒有半句粗俗鄙俚的話。人家談天，他有時批評一兩句，總是可以發笑的。他有時煩悶起來，發些牢騷的議論，這時候往往會發見遠庸很深遠的思想。他性情是近於消極的，然又沒有一點兒頹唐的氣象。他一辈子沒有經過孤孤零零的生活，他最怕的是寂寞，他的精神能夠吸引許多朋友，天天輪流不斷的到他家裏聚會，又不是那種大爺闊少高興交朋友脾氣，自然而然有人願意親近他。朋友到他家裏，非常自由，他對客人，也是來不迎去不送的老辦法，有時朋友儘管幾箇人在那裏亂說話，他自己在旁邊，隨便提起

筆就做那些新聞上的論說或通信，集中長篇的文字，多半是這箇時候一揮而成的。我們所說的話，不隄防就被他攝入新聞裏頭去了。又能夠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談話，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或則觸類旁通，引伸許多道理出來，他的理解力，和他文字上的組織力，實在有過人之處。

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潑潑的，天真爛漫的，不加修飾，不加思索，有什麼說什麼的。像這樣的人，還有人要殺他，以爲他是政治上有作用的腳色，他是替洪憲假皇帝幫忙的，這真是千冤枉萬冤枉，我說到這裏，不能不替他不平。他的致死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對於某黨中之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少年，因爲新聞業的關係，又有人要利用他，帝制事起，他尙不在意。到了某內史直接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贊助之意，於是遠庸大窘，一連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邊天天一封兩封信的催促他。某日他做了一篇論文，似是而非的，表示對於帝制之意，在遠庸以爲並非怎樣贊成。他做完了，就拿來給我，並帶著某內史的來信，他說實在不好意思，只得把這些不痛不癢的話搪塞罷了。我當時覺得這樣對付法子，實在不妥當，以爲總是不作爲妙。遠庸聽了我的一番話，停了半晌，看他像很爲難的樣子，慢慢的對我道，我們的實在情形，難道旁人不知道？橫豎總有人體諒

的，唉！我於遠庸死後，追思此語，悔不當時再極力攔阻他。我又悟得凡人作事，萬萬不可求諒於人，遠庸只爲了這一念所誤，竟得了這樣結果，並且受了黨衰的嫌疑，究竟誰能諒他呢。

當日，遠庸把那篇論文末一段又改了，比原作分量更輕。聽說袁看了不滿意，又叫人示意遠庸，要他再作，遠庸到了此地，再無可轉身了。設使他竟變了根本的宗旨，豈起降旗，那麼我們今日也再不必提起黃遠庸三箇字了。然他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那幾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

九月三日清早，忽然遠庸跑到我家裏來。他向來起得不很早，此時突如其來，我早有點詫異，見面他說那些人當真要和我過不去，消息甚確，我決不可再留了。談了一會，就一直往前門上了火車。我和遠庸最後的見面，就是這一天了！遠庸人格的戰勝，也算那一天是奏凱的紀念日。今日他雖然死了，他的言論，彷彿還是活潑潑的，何嘗是真死呢。遠庸一生文字，都散見各報紙上，此刻已漸漸無人記得了，我上文說過，想替他收集遺文，就因爲報紙是容易散失的，但此事雖小，却有許多困難。第一，遠庸自己向來沒有留稿，他出京後，家裏彷彿尙留下報中抽翦的新聞日記一箇本子，當時想不到遠庸會死，也就不

留意，事後要尋這一箇本子，也都找不到了。第二，他在北京幾家報紙發表的文字，有的報館已經停辦了，有的雖未停辦，問他要本館的舊報，總是沒有，託他轉尋別的舊報，更不用說了。在上海尋覓舊報，也頗困難。總之前前後後，不知託了多少人，沒一次達到目的。若在他國報館尋覓舊報，決不會這樣困難，我們的社會，只顧今日，不顧明日，所以報館也就出了一天報算一天，看報的人，過眼也就扔了。大家都沒有保存的思想，短命的心理，不親切的人情，就此也可見一斑了。遠庸文字，除了報紙以外，也有替別人做的序文，寫給別人的信札，可存的也有好幾篇，到了要找時，也都找不著，最後得了陳君慎候承澤，替我在上海借抄時報申報上通訊，又得了梁君激溟，給我一篇遠庸的信。兩位和遠庸都是淺交，能够這樣熱心，真是可感。此外我在北京後來也想法找了些材料，其始終找不到的，恐怕尙不少，到如今我也沒本事再找了，只好就已找到的各篇，過細看了，約選了十成之六。其餘多半是照例通訊，或事情沒甚關係的，一概都割愛。其託人抄來頭尾不全的，也只好不要。我細細讀了數十萬字的遠庸遺著，又替他定了箇去取，這是我自己找出來的責任，自覺十分慎重，現在作爲定本的若干篇，似乎都有可留的價值。所刪諸作，自信若使遠庸忽然復活，站在我旁邊，看見刪的那些篇數，或者也點頭承認的。

大概遠庸這部遺著，可分爲三類。其（一）是關於政治問題，其（二）是關於新文藝，其（三）是關於人生問題，我且把他分開來一說。

（二）關於政治問題。集中這一類議論最多。遠庸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學者，只爲他做了新聞記者，所以雖非政客、政治家及政治學者，也不能不談政治，這就是他多發政論的緣故。遠庸所發的政論，全用評判的態度，所根據的材料，比較的也很正確，絕不肯「信口開河」的亂說。他常常發感慨，以爲新聞記者，須尊重彼此之人格，敘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調查研究，須有種種素養。同時號稱記者的這些人，那一箇夠得上這箇資格，他自己也說是不夠資格之一人。這一段話，便曉得他不肯信口開河亂說的緣故。他要做一回通訊，拿起筆來寫，在他是一點不費腦力的事，他所費力的，就是一一搜集材料，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來的消息，纔去評論他，換句話說，就是要和事主對證明白的，纔肯相信，然後就這箇事情上加以評論，偶然亦有聽錯了話，替謠言做箇德律風，他到後來得了真實消息，跟著就把前頭的話更正了，諸位如看見當時遠生通信的，應該還記得一二。他對於職務的忠實，真有不可及的地方，這也是遠庸人格表現之一端。我說這些話，不一定是表彰死友的意思，我是要證明遠庸集中所有政治的議論，他所

的材料，和他所取的態度，可算是很合法的，不說假話這一點，又可算是他真實的地方。又遠庸評論一個人，或一回事情，一種問題，他都分析得很清楚，研究得很精細，有時列舉統計的數目字上憑據，却不叫人覺得乾燥無味，他的這樣本事，實在很可佩服的。——可惜集中這一類的材料，搜集得很少。

遠庸論事論人，又能不存成見，他對於很熟的人，也往往說他們的不是，說來雖然很客氣，然究竟沒有替他隱諱。和遠庸相熟的，知道他當時所來往的人，再看他對於當時人物的評論，就可相信這一點不是溢美的稱讚他。遠庸對於當時政黨，批評的也不少，他在民國二年，登了一箇廣告，說他的名字，從此後不再與政黨生簡連接關係，然他相好的朋友，畢竟是共和黨方面的人，比較的有些，他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氣味較近，帶著有色眼鏡，就說那種顏色好，他平日談論和文字上，對於共和黨，及變身之進步黨，時時發露不滿的口氣，就如集中所收三大勢力之警告這一篇，對於進步黨，真是一毫不假借，雖也反對國民黨，然亦是很實在的話，沒有絲毫偏袒那一黨的意思。今日進國兩黨分子，回想當時各黨本身的行動，及後來的結果，各方面所受的影響，與各黨自身所感的苦痛，大概也都該覺悟了。試看遠庸生前，對於各黨的忠告，是否有一顧之價值，只怕除了黨見極

深的人，也總肯點點頭說遠庸的話有些是不錯的。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
很可佩服的。

集中關於政治的記載，財政，外交，兩方面尤多。因為遠庸眼見俄蒙協約，我國喪失了外蒙
古數千里地，又看見西藏問題，英國一切布置，也是和俄人一樣，再加以日本大隈之高壓
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下了哀的美敦書，我國地位經此一番蹂躪，不知降了多少
級。以上幾樣大的外交問題，很觸動遠庸的悲觀。再說財政，就是元年公債，比款問題，銀行
團問題，六萬萬兩大借款問題，七千五百萬兩墊款問題，以及八釐公債案等等，鬧得滿天
星斗，也是使他非常悲觀的。當時財政，外牽國際交涉，內連黨派關係，說到財政兩箇字，沒
有不頭痛的。自辛亥以後，本來無所謂純粹之財政問題，財政就是借債，借債就加入外國
分子在內，所以財政外交，變成分不開的。當時迷信袁氏的人，以為袁能得外人信用，並且
他的外交手腕，是出色當行的，因此對於財政，也相信他有辦法，大家總說老頭子定有他
的主意，這一句話，在南方固然不盡這麼說，而在北方多數的人，尤其在官僚派，差不多是
異口同聲的倚賴袁氏。袁自己亦居之不疑，他（袁）本來喜歡自吹的，就是心中沒甚把握，
冀裏總不肯落軟，並且還做出極從容鎮靜的態度。其實他的外交，只靠幾箇外國顧問，他

的財政，只有一箇包辦政策，縱使他不作皇帝，或至今未死，我國的外交和財政，也是絕無希望的。遠庸當日，對於這兩樁大問題，發了多少的議論，決不是無病而呻的，只可惜他所說的話，分毫無有效果罷了。

外交財政以外，遠庸批評當時政治種種現象，亦極多有價值之言。其對於袁氏箇人所下批評，亦極中肯。當時有一派反對袁的人，無論什麼，總要把袁帶上罵他一兩句，遠庸却不是這樣極端的謾罵。然他極言民國必敗於袁氏之手，他說『政局之日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爲之，乃袁總統之自爲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運命可以一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政局之險惡又逆料袁之必不能自免。他說『世有以袁公此後將大有爲者，某亦以爲然，特恐其所爲，無利於國，並無利於身已。』又如袁總統此後巡迴之選路等篇，解剖袁之心理，推算將來的結果，竟成了一個預言家。

自民國元年至四年，雖然很短的時期，然而實佔我國現代史上極重要的部分。推翻幾十年的皇帝陛下，創行全亞洲全黃色人種，所未曾試驗的民主政治，中間經過無數的波折，及奇怪的黑幕，遠庸嘗說『我國之政治舞臺，乃有黑幕而無明幕』他是天天在這箇大舞臺包廂聽戲的人，他是預備做戲評，所以來聽戲的，他自己沒有唱戲，却極希望改良戲

劇的一箇熱心家，可憐把他也混在沒明不白的黑幕裏邊毀了。今日應該有人知道這庸死的可惜。這幾本東鱗西爪，不全不備的遺集，敢說將來有人要研究民國成立初期的政治，及其裏面的歷史，恐怕再沒有比這編更好的材料了。

(二)關於新文藝的。我上邊說過，遠庸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不是政治學者，然他却能發爲政治言論，叫人家很承認他的本領，這全靠他文學的天才。無論什麼事情，寫來總是活潑潑的，遠庸從前筆墨，典重深厚，絕非報紙的文字，後來他作文變了極通俗的，把舊日面目，登時全換掉，真是絕大的力量，他的通俗文，凡白話文所能達到的，他無一不可達到，他可謂運用文言的本事到了十二分了，他所用的文言，決不是死的，是活的。在今日大家稍知道新文藝的好處，雜誌週刊，也發生了好幾種，都帶點文藝的色彩，就是日報，也有一兩家有這樣趨向。然四五年以前，這種風氣，一點也沒開，全國出版界，黑壓壓的充滿了幾千年文藝的暮氣，彷彿是箇行尸走肉，臉上還帶著面具，拖著兩腿，好像舊戲的臺步，嘴裏還裝腔作勢的，哼幾句道白，他偏不好好的把他真面目向人，不好好的走，總而言之是極不自然的，虛偽的，模型的，非實際的，這種種毛病，當日多數人都不曾覺得。遠庸在民國三四年間，就很主張文藝改革之必要，他以爲歐洲新文化，全從文藝復興時代發生，文藝是

一切文化之母。他對我也談過好幾次，可惜我當時全沒有理會他的意思，分毫沒幫助他實行這種新文藝的試驗。到了遠庸死後，回想死友的說話，纔覺得實在有味。

遠庸這種思想，結局並沒有發生什麼好影響。現時新文藝潮流，並不受遠庸思想的波動，遠庸自己的文藝，也並未到完成地位。這都因為他主張的時候，海內並無人繼之而起，因為沒有相應的作用，所以不會引起研究趣味，沒有進步發展的成績。加以剛剛發動這種思想，他就死了。若使遠庸今日還在，豈不是文藝革命陣頭一箇健將嗎？他因為時代的關係，所以連自己境候，也未成熟，他知道白話好處，却仍舊做他句法很長，許多「之」字的文言。（遠庸的白話，集中只收了鸚鵡哥小傳一種，其餘我曾看過的還有幾篇，可惜找不到了。）他不很喜歡做詩，大概是落筆痛快慣了，怕受格調韻腳的拘束。他所做的關係新舊戲劇文字，則有譚叫天傳、新劇雜論各小品。（新劇雜論是譯的，譚叫天傳，託人到上海轉抄，始終未抄得。）他對於舊戲劇舊小說的評論，他說：「……唱戲亦一籠統主義，任是何種武戲，何種文戲，其節目排場，必係千劇一律。夫戲劇與小說，蓋今日歐美人文藝之大宗，認為時代思潮之產物者也。以吾國戲劇言之，演一神仙，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猶之演官場也；演一妖怪，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亦猶之演官場也；乃至演其他各劇，無一不同一

形式……因此以例小說，十有八九，必譁妖怪，譁狀元宰相，譁大團圓，紅樓夢中，賈母不待說書之終，而預料其結果之必如是云云，此語實曹雪芹痛心罵世，包括一切，推倒古今之言，非直罵小說也。國民之公毒遠庸文藝的信仰，是合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爲一的。（這兩種不立分別的人，原也不少。他說：「文藝家之能獨立者，以其有人生觀，人生觀之結果，乃至無解決，無理想，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謂道德綱常，而文藝家無罪焉。彼其職在寫象，象如是現，寫工不能不如是寫，寫工之寫亦復如是，故文藝第一義在大胆，第二義在誠實不欺。」朱世青徵購序）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國民之公毒「吾人皆自述其感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爲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雖甚粗糙而無傷也。」消極之樂觀這樣的見解，與自然派尤其相近。他又說：「余既有此直覺之思想，則不能不以直覺之文字發表之。」國民之公毒又頗趨於主觀的方面。我閒時常想著，若使遠庸沒有死，今日必變爲新浪漫派的文學，他本是個極富於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觀察力最強不過的人，自然會與現代最新文藝的潮流相接近了。遠庸因爲研究新文藝的結果，與近代科學思想，日益接近。他說：「文藝復興，繼承希臘藝

術科學而發揮之，所謂希臘藝術科學之精神者，不拘泥於習慣，凡百事物，以實驗為主，從實驗所得之推論，以發見事物之真理是也。……希臘思想之特色，在認一切為自然之選路，而非其終極，凡人當以忠實之心，研究此選路所存，故其精神，在實驗不在虛定，在研究不在武斷。『新舊思想之衝突』這幾句話，對於希臘時代的科學觀念，和現代的科學觀念，其根本不同的點，以及文藝界思想界，所受新科學的影響，雖然沒有說出來，然遠庸對於新文藝新思潮，已完全脫離我國自有文字有歷史以來之因襲的思想，並且他發表這種議論，早在好幾年以前，他的勇敢，和他的創造力，真可令人佩服了。

(三)關於人生問題。遠庸最不幸的，就是回國早了幾年，受了惡社會的種種影響，到了他明白的時候，剛要翻轉身來，就被人家把他結果了，使他永遠沒機會發揮他悔悟以後的活力。我對於這一位死友，所以特地多說幾句話，也正為動了這一種同情，實在替他可惜。以下略述遠庸對於人生的觀念。他常說生平受病之原，就是理性和情欲交戰，因為交戰的結果，所以一面很感受苦痛，一面又好像有個解決的希望。他後來極主張獨立生活，和神聖職業，以為從前所做種種職業，無一而可，他說『……似吾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此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

作嘔。此傀儡者之名片，之銜號，實乃多種，曰學生，曰官吏，曰新聞記者，曰政客，曰律師……
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方其措置之初，猶若
檣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出藩籬，復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
小，百端衝突，皆屬無效。措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盲不志視，跋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
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爲，皆不可耐，恨不
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卽死，質言之，不堪其良心之呵責而已……常人一生，蓋如
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其光明漸漸熹微，漸漸微黑，漸漸真
黑，最後墮落，達於極地。故余歷數余之平生，雖泛泛一尋常之人，但少年爲學生時，尚有一
二事，刻入腦影之中，不能磨滅。漸漸則不復有不能磨滅之事實，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
漸漸則並此思想，消歸無有，綜其所有，惟罪惡與過失，余於清醒時，平旦時，常欲用大力驅
除其出於腦影，而消滅其苦痛者也……」
懺悔錄

這一段寫出人生黑暗的方面，所有拘束力最大的社會習慣，死板板的法律，虛偽的道德
禮教，及種種名義，蒙頭蓋臉的宗教，學非所用的教育，飲食男女生理衝動的軀殼，語言無
味面目可憎的滿街寄生動物，陰鬱的家庭，酒肉徵逐的朋友，放火殺人的盜匪，奸淫擄掠

的軍人，明搶暗奪的流氓，販賣人口的政黨，討人厭惡的政客官僚，萬惡之軍國主義的國家，憔悴可憐之一般平民，無一不在昏天黑地中，造成這個世界，遠庸不甘一輩子，做了這個世界的人，然他看各方面是壞，却沒有單把自己忘記了，他知道還是自己不濟事，所以分毫沒有怨天尤人的念頭，我剛讀他懺悔錄，就像讀盧梭和託爾斯泰懺悔的時候，受了很大的感動，遠庸沒有盧梭的胆力，（盧梭懺悔錄自云熱情發動之時，無物可以制止，所謂深思，遠慮，恐怖，儀節，皆離吾心，以去，一切可恥可危之境，舉不足以阻我。）又沒有託爾斯泰的宗教信仰，（遠庸雖然沒極端否認宗教，參看他新思想之苗然亦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所以他格外苦。

然却不因此就變爲絕對的悲觀，我上文說過，遠庸在一方面感覺苦痛，他方面又好像有解決的希望，究竟什麼希望呢，他說「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必燦爛而無極，以前之罪惡及錯誤，皆爲吾曹此後懺悔及進步之最可寶貴之材料，而吾斷言其必發揮此最後可寶貴之光輝者何也，則以人心不死故也，則以意識不死故也，則以文明不死故也，則以勢力不滅故也，則以此優等人類，經歷程序，最後可表現之共同潮流，已經磅礴鬱積，迴旋周轉，而漸得其安身立命之地，而直接間接相抱合故也，則以自古哲人，未有不經幾度之憤思

自殺，而後成功故也。然吾人之所敢自負者，卽以此試驗之結果，而有此日嶄新之失望，（失望者，以新發生之現象，不如吾人理想中之現象故也，然須知此新現象從何發生，卽知努力之結果之非虛矣。）此失望之新現象，固至可寶貴，因此失望，而吾人良心，自發生之一種新現象，其將來之結果，正無窮也。在此失望期中，吾人將何所爲，而吾敢斷言，一切所爲，無非進步。」消極之樂觀，遠庸以嶄新之失望，爲樂觀的理由，這種見解，可謂別致。然遠庸那樣性情，沒有弄得精神病及自殺，就靠著這個失望而不絕望的見解。（近來自殺及精神病的人日多，這一點也很可注意的。）

若說今日連失望都不必呢，這個人就是沒有思想，請睜開眼一看，現在是個什麼世界。國內的情形，那不用說了。再看到國以外，歐洲經過這一番大戰，簡直是破產，一般野心家，始終沒有悔禍的意思，還在那兒摩拳擦掌的打壞主意，日美兩國，也不像能夠覺悟的樣子，歷史上空前大悲劇，竟不能感動他們毫末。就是自命思想家，那些什麼什麼主義，都不過是一句話，批評人家，或發揮空議論，彷彿是大徹大悟的，若關於本身或本國的利害關係，他的原形就要發見，馬上就出醜了。總而言之，大家還是糊裏糊塗的，今日去我們理想的時代，尙遠得很咧。然眼前事實，儘管叫人失望，我們決不因此就灰心短氣，因爲悲觀是無

益的，且失望不一定就要悲觀，我們愈覺得不滿足，愈要向上努力。

再說現在種種現象，雖然沒有十分進步，却是望著進步的方向走。譬如從前國家，無論何種國體政體，變來變去，總是把他的基礎，築在不平階級上。今日的趨勢，這階級漸漸要站不住了。從前政治，無論怎麼樣文明，總脫不了強權（包涵武力在內）和祕密兩種毛病，因為政治和社會經濟分開，並且把政治壓在經濟上頭，所以這兩種毛病越發利害，今日政治已漸漸變成經濟化，強權和祕密的毛病，定歸有一天可以除掉他。國際的關係，到了國內根本問題解決之後，當然也隨同解決了。

個人方面，從前教育不普及，並且不得法。貧苦的人，簡直無知無識，枉過了一生，有錢人家，雖然得受教育，但是學會本領之後，說他對於社會，有什麼供獻，只怕千百人中，不得其一。再說產業方面，在歐美分業制度之下，人類變成機械的奴隸，強制的，單調的，這種奴隸，恐怕比農業時代，手工時代的奴隸，還要不如。今日教育，是人類普遍的要求，「性的」分別，境遇的分別，以後都要打破，凡是一個「人」，都應受相當同等的教育，學校與社會，要打成一片，並要教育人數的普及，兼教育方法的普及。（看重專門學者的教育，和強人修習非其所需用之科目，皆是錯誤的方法，不普及的方法。）產業方面，這種極端分業制度，以後也

一定會打破人格和自由的觀念，一天發達一天，自然會要求產業的自治，創意製造的自由，這種要求，現在已經發端了。

從前科學在歐洲雖然早已發達，然因為受了宗教影響，將近一千年拾不起頭來。就是十七世紀以後，科學家雖然變了態度，然純理方面，與應用方面，總未見十分溝通。今日科學的態度，與前不同，一天比一天真實，經濟，明白，精確，有規律，有組織，有希望。無論在物質的方面，或人生哲學的方面，都受用得著。從前多少問題，一彼一此，永鬧不清的，今日以科學的精神，來觀察他，也很可以從複雜之中，求得簡單的標準。譬如「實際生活」這一個標準，大概現代思想，都是承認的，把這標準，可以解釋許多方面複雜問題。上文所說的國家社會各問題，當然離不了實際生活。就是科學問題，多半和我們生活上，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我國科學思想之不發達，就為誤認科學為專屬於機械的物質的方面。）我們應曉得，科學乃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人類有穿衣喫飯種種需要，科學能夠幫助我們經營進步。人類有下等動物所無之求知的本能，科學能證明其合理，糾正其虛妄，我們最大毛病是空想，科學恰好醫治這個毛病，我們最大希望是求真理，科學能鼓勵這個希望。凡事總是要研究他，試驗他，不敢武斷，不肯盲從，不存成見，不厭煩難，不怕失敗，不求速成，這種精

神，就是合於實際生活的一個標準。再說宗教問題，也因為生活狀態不能使人滿意，所以發生宗教的需求。又因為或種宗教，距離實際的生活太遠，所以宗教改革的需求，又繼之而起。改革宗教，自然是文學哲學，出力的地方最多。文學哲學，都是「人的」一方面出產品，主觀客觀，一元多元，把許多人頭腦，都弄昏了，究竟無非某學派之一種主張，某時代之一種風氣。若說到科學的精神，是要老老實實，普遍明瞭，無所謂那一派主張，那一派反對，說出一句話，是代表事實的，不是代表意見的，因為生活不是我一個人的關係，實際的生活，不是我可以隨嘴捏做的道理，所以不合於實際生活的文學，就沒有多大價值。哲學也是如此。從前偏重知識的學派，固然不對，後來偏重行為的學派，也未見全是。有個極容易判斷的道理，請問我們生活上，實際是否只有知識就夠了，不必再有行為。是否只有行為就夠了，不必再有知識，我們拿起腿就走，不必知道水陸方向，一直往前跑，到底行不行。我們儘坐著思想，再不拿來實地考驗，所有知識，就是發生於自己頭腦裏邊，一面消滅於自己頭腦裏邊，究竟有什麼用處。由這極淺的道理來看他，也可曉得專講知識，或專重行為，都是不成話。科學的精神，是要我們把鑰匙來開門，能將這個鑰匙對這個門，這是知識。要拿鑰匙去試他，不能等他自開，這是行為。今日用科學方法，來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很像已經

得到鑰匙，大有開門的希望了，有什麼不可以樂觀呢。實際生活，不是刻板的，他是時時變化，跟著時時進行，所以現在一切問題，都非一成不變，今日雖不滿足，安知沒有滿足的那一天。況且不滿足，就是從實際下手的結果，若單是抽象的空想，也就容易自己慰藉自己了。再說到人生本是一體的，所有『有機的』和『社會的』遺傳遞嬗，原是永無窮盡的。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這無窮無盡中間一個過程，可見得一息不能放鬆，不容退怯，人人都有現在的責任，及將來的希望。遠庸所謂樂觀，也就是這個意思，我願時常以此自勉，并願大家一同努力，我就把上邊遠庸所說的話，再引來做個本篇的結論。

『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

必燦爛而無極。』

『吾敢斷言一切所爲，

無非進步。』

民國八年十二月林志鈞序

黃遠生遺著目次

卷一

論說第一

- 社會心理變遷中之袁總統……………一
平民之貴族奴隸之平民……………三
三黨合併論……………四
滬甲術專門之袁總統……………六
少年中國之自白……………八
個人勢力與國家權力之別……………一五
不黨之言……………一九
游民政治……………二〇
我意今尙非高談建設之時……………二四
新年所感……………二七

官迷論	三二
袁總統此後巡迴之選路	三五
死門開而生門絕	四二
告陸總長及周總長	四六
政黨安在	五〇
無恥之由來	五一
爭總統說	五五
土耳其之政變	五五
政局之險惡	五七
論自殺	六〇
內國之機會均等主義	六三
最近之袁總統	六五
日本政變之趣味	六八
殺人論	七三

正告袁總統	七五
祝之欺誑之歎 (北京亞細亞報週年紀念號)	七七
一年以來政局之真相 (論衡雜誌)	七九
論人心之枯窘	八八
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	九〇
本報之新生命 (庸言)	一〇二
政潮之冷熱	一〇六
論衡 (庸言)	一〇九
消極之樂觀	一一六
懺悔錄 (東方雜誌)	一二三
反省 (東方雜誌)	一三五
國人之公毒 (東方雜誌)	一四〇
新舊思想之衝突 (東方雜誌)	一五四
想影錄 (東方雜誌)	一六〇

卷二

通訊第二

大借款波折詳記·····	一
政界內形記·····	四
其一·····	四
其二·····	六
借款裏面之祕密·····	一〇
北京黃花岡紀念會·····	一三
新政府之人才評·····	一六
最近之祕密政聞·····	二〇
報界之風潮·····	二四
大小零星雜記·····	二九
政界小風潮零記·····	三二
外蒙獨立以前之祕密文件發見·····	三六

借款內脈之解剖·····	四〇
外交部之廚子·····	五二
教育部之重要議案·····	五五
喬粧打扮之內閣·····	六四
陸總理演說後之政界·····	六八
三日觀天記·····	七五
蒙古人奇怪之告示·····	八三
中國銀行之離奇·····	八六
最近財政之一般·····	八七
最近之三大問題·····	八九
鑄黨論·····	九三
張振武案始末記·····	一〇二
張振武案一禮拜之經過·····	一〇七
張振武案之研究·····	一一一

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	一一五
其一	一一五
其二	一一七
其三	一二一
其四	一二五
我今要求政治界之靈魂	一三二
內外之形勢	一三三
借款交涉之七零八落	一三七
蒙古馬賊題名錄	一四一
倫敦借款與英國	一四四
其一	一四四
其二	一四七
政談竊聽錄	一五一
津門通信	一五七

內務總長之研究	一六〇
北京之黨會與報館	一六三
教育部半年以來大事記	一六七
交通部之政見書及大事記	一七七
蛛絲馬跡之省制案	一八六
財政部重要法令之說明	一九六
歷歷傷心錄	二〇一
其一	二〇一
其二	二〇七
斷送蒙古聲中之大借款	二二三
記鹽政計畫	二二九
借款交涉內脈之解剖	二二六
俄庫協約後之內外蒙及政府之大事經過	二三三
中央司法界之現象	二三九

卷二

庫倫獨立後之外交	一
歷歷傷心錄	五
虛三級省制案之輪廓	九
外交總長宅中之茶會	一四
最近之政局	一九
其一	一九
其二	二四
最後借款之運命	二七
北京之新年	三二
痛苦之新年	四〇
其一	四〇
其二	四三
慘痛之外交	四八

奈何橋上之大借款	五二一
其一	五二一
其二	五二七
虎頭蛇尾之國稅廳	六四
政海之一勺	六九
其一	六九
其二	七二
清室軼聞	七七
中日國民聯合之經過	八〇
春雲初展之政局	八五
其一	八五
其二	八七
其三	九一
其四	九三

閻葫蘆之政局·····	九七
其一·····	九七
其二·····	〇〇
一週間以來之噩夢·····	一〇四
枯窘可憐之政爭·····	一〇七
發現南京政府時代特許日人阪谷設立國家銀行事·····	一一三
最近之大勢·····	一一八
暗殺及調停·····	一二三
茶話一席·····	一二六
無理想無解決無希望之政治·····	一三二
其一·····	一三一
其二·····	一三八
孤苦伶仃之政黨內閣論·····	一四三
苦海呻吟錄·····	一四九

其一	一四九
其二	一五三
蟬曳殘聲過別枝之彈劾案	一五七
彈劾案與新內閣	一六二
其一	一六二
其二	一六六
最近之北京	一六九
其一	一六九
其二	一七三
其三	一七七
王天縱之布告	一八二
記財政會議	一八五
記新內閣	一八九
大勢	一九三

其一	一九三
其二	一九七
嗚呼中國末日之外交	二〇二
舊日日記	二〇七
其一	二〇七
其二	二一二
歲暮餘聞	二二七
搖落乎不搖落乎	二二〇
記太炎	二二四
謁黎	二二七
卷四	
舊曆新年之一瞥	一
國會蟬蛻之後	七
借款	一〇

平熊內閣	一四
外力之澎漲	一七
楊士琦電影中之交通總長	一八
財政叢話	二一
近日之系	二八
新政局	三二
大珠小珠之政事堂	三六
古德諾博士將歸矣	三八
新局面	四一
財界	四五
談屑	四八
說鹽	五一
談屑	五七
中國銀行之歸部直轄	六一

平政院開幕·····	六五
王治馨·····	六七
代行立法院之參政院·····	七一
尙面之展開·····	七五
日本人之心心念念·····	七九
外交界之現象與評論·····	八三
外交界之局勢·····	八六
日本人對於中立國官民之行動·····	八九
續前·····	九二
強權的法律論·····	九五
頑民之謬說·····	九八
復辟謬說之結束·····	一〇三
時局·····	一〇五
新年閒話·····	一〇七

圍爐雜話	一〇九
魯省兵燹餘聞	一一一
其一	一一一
其二	一一四
舊曆新年發筆	一一七
新年發筆	一一九
中日交涉近聞	一二二
日本欲以我爲墨西哥耶	一二四
新聞日記 (四年四月一日)	一二八
新聞日記 (四月二日)	一三一
新聞日記 (四月三日)	一三四
新聞日記 (四月四日)	一三七
新聞日記 (四月七日)	一四〇
新聞日記 (四月八日)	一四三

新聞日記 (四月九日)	一五一
新聞日記 (四月十二日)	一五四
新聞日記 (四月二十七日)	一五六
新聞日記 (四月二十八日)	一五八
新聞日記 (四月二十九日)	一六〇
新聞日記 (五月初四日)	一六一
新聞日記 (五月五日)	一六四
新聞日記 (五月七日)	一六六
新聞日記 (五月八日)	一六八
時評第二	
關於某當局所發表談話之談話 (少年中國)	一七一
發表嘉樂亨君談話之可怪	一七二
楊哲子千載一時之電報	一七二
大總統與審計處	一七三

送吉林代表翟君.....	一七四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一七四
今日之政界.....	一七四
政團聯合會.....	一七四
袁總統之師父.....	一七五
袁總統之徒弟.....	一七五
秦嵩並不滑稽.....	一七五
趙總理與政團聯合會.....	一七六
張士秀冤枉.....	一七七
辭職之解釋.....	一七七
我看都沒要緊.....	一七七
參議員運動做衆議員何用.....	一七八
各部之例行公事.....	一七八
國事維持會.....	一七九

雜著第四

朱芷青君身後徵賻序（論衡雜誌）	一七九
晚周漢魏文鈔序（國民公報）	一八二
致甲寅雜誌記者	一八七
其一	一八八
其二	一八九
與林宰平書	一九一
與梁漱溟書	一九一
新劇雜論	一九二
韃蠻哥小傳	二〇〇

黃遠生遺著卷一

論說第一

社會心理變遷中之袁總統

民國元年十一月二日（少年中國）

平民政治之下之所以能立國者，以其對於最上級之機關，多數信任之及崇敬之故也，信任崇敬之所由生，一由國民尊重國家法律，一由此機關或個人或議會之本身能發生信仰力，信仰力之所從出，則由此等機關之施行政治，能與立國大本及近世政治思想相應，不然，則此機關之運命，與國家之運命，必有扞格不相容之勢，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袁總統當前清北洋時代，威望隆隆，海內之有新思想者，無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而袁公卒不出此，遂致一蹴而罷，方罷之時，重兵在手，宜若有為，然廢居之年，優游養望，使非數年間之廢罷，則至晚清未造，其聲望必不能隆隆，至於彼極，蓋袁公者利用之手段有餘，愛國及獨立之熱誠不足，又其思想終未蛻化，故終不能於舊勢力外，發生一種獨特的政治的生涯也，義師憤起，滿運遂革，當去年秋冬之交，除一部分不知大計者外，其時革命主動之黎孫黃，及居中調停之愛國派，莫不中心推袁，以爲非袁世凱爲總統者，則大局必糜爛矣，然

二派之心理各各不同，一則出於顧忌，不欲以兵力解決，故雖政體解決，而其忌袁惡袁之心自若，以是有一部之輿論，其視一國之總統也，日日叛賊而囚虜之，一則出於倚賴，雖明知斯人之與平民政治，終將扞格不容，雖無帝制之復興，決無開明之建設，但事既無可如何，則不能不力為維持，此維持派又分二種，一絕對的倚賴派，大權總統，官僚內閣，維持現狀，此派皆一一滿足，余無以名之，名之曰袁氏之家奴而已，其第二派，則主張事實上雖係推袁，終不能不取嚴明監督主義，以期國家之進步，此派國民黨中有之，共和黨中有之，民主黨尤號稱以此為旗幟者也，孫黃來京，排袁派與袁感情漸洽，袁總統之地位似益穩固，而吾人反不能不為慄慄危懼者，則以個人之感情雖融，而袁總統自受任以來，專以調停及牢籠個人為事，於政治上之新生面絕無開展，平民政治之下，以政治理論為根據，決不以個人勢力為根據，我國民之護惜袁公而放任之者，亦既期年，一旦失望，憤怒之心，乘機而起，豈特非袁公之利，終亦非國家之福，今日今時，則此不幸之思潮，已如春筍伏土，微微怒發矣，此後吾國民對於袁公之憤怒，及失望之自由來，全然為政治上理論問題，決非如往日之謾罵派，日日叛逆而奴虜之者，然二派之心理雖不同，而其可以相為利用者則一，故吾人所欲忠告於袁公者，望其深識潮流之變遷，於政治上有以副海內之望，若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則吾人有不忍言者矣。

平民之貴族奴隸之平民

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少年中國週刊

遠生曰、今日中國無平民、其能自稱平民、爭權利爭自由者、則貴族而已矣、農工商困苦無辜、供租稅以養國家者、所謂眞平民也、則奴隸而已矣、蓋恣睢無道、慘酷不仁、至於中國今日之平民政治爲已極矣、大總統、革命元勳、官僚政客、新聞記者、奸商著猾、豪彊雄桀、此其品類不同、階級亦異、然其享全國最高之奉、極其飲食男女之樂則一也、此等極樂世界中人、統計全國、最多不過百萬、而三萬萬九千九百萬之國民、則皆呻吟憔悴、困苦顛連、於莫敢誰何之下、而供租稅服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爲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萬貴族之奴隸狼藉而已、非大總統及政府之所能顧念而軫惜、非輿論機關之所屑爲代表而呼籲、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爲調查而研究、何則、以其爲奴隸而非平民也、讀者疑吾言乎、革命以來、吾清潔高尚之國民、以愛國之熱誠、奔走於義師之下、此所謂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顧國體既定、則爭功攘利者盈途、竊位素餐者載道、而議論風起、造作黨會者、亦得遊手而飽食、獨吾傷痕滿目、困苦無告之國民、慘爲天僂之奴才、臨時政府成立以來、政府之教令、議會之法律、報館之呼號而不平、或爲大總統之私、或爲政府之私、

或爲官僚之私、或爲黨會之私、或爲豪彊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固有絲毫分釐爲民生社會請命者乎、此無他、以其爲奴隸非平民也、嗚呼、三萬萬九千九百萬之真正平民聽之、文明之政府、文明之司法、文明之警察、皆以保護文明貴族、非君等所能享受、高尚之學理、深遠之政策、皆以扶植貴族勢力之用、非君等所能歸納於其中、君等可以休矣、嗚呼、百萬之貴族聽之、吾聞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心者非人、君等試思今日中國是否多數幸福、抑係少數幸福、此等慘酷不仁之幸福、吾少數人者、若稍有良心、寧忍不泣血剖心、以自謝於國民之前、若記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風、然何嘗稍益於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創議曰、此少數者皆可殺、則記者必先自服上刑矣、

二、黨合併論

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少年中國遺稿

今之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三黨者、所謂中華民國之三大政黨也、其於過去之功罪得失、可勿復論、若繼此以往、不欲爲私人之擁護人、官僚之利用品、個人權利競爭之私有物、而願少有益於國而福於民者、其速合併、其速速合併、嗚乎、自有此三黨、而雄才大略之袁君、得以操縱而左右之、而政治監督之基礎益壞、自有此三黨、入主出奴、黨同伐異、而中國幾無公是非無真毀譽、一般無恥之官僚、反得利用爲護符、而立於不敗之地、自有此三黨、而

爛頭爛胃之徒、紛紛蠢動、皆足分黨中之餘潤以爲活、而徒以痛苦吾真正之國民、自有此三黨、而吾國民始無同仇敵愾之心、自有此三黨、而金錢重於政策、權力植其黨徒、於是吾國民始無廉恥無氣節、自有此三黨、全國稍有才力聰明之士、各據旗幟、奮矢相攻、彼此立於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國乃驟然內訌、以坐待他人之宰割、覆巢之下無完卵、棟折榱崩、同歸於盡、異日者、吾三黨有心之人、欲求一隅以爲歌苦相聞、啣沫相嗅、咻之地、而不可得、而安用今日之紛紛旗幟爲、故以對外言之、則不可分黨、私人竊據、大盜載途、今日正宜聚優秀之賢於一途、以與此腐敗之官僚社會政治社會宣戰、而後國家乃有廓清之一日、而安用涇渭不分、玉石同盡、故以對內之政策言之、尤不必分黨、吾亦知法治國家不可無政黨之對立、特今日中國誠非其時耳、我是國民黨、非國民黨者、皆吾友也、於是雞鳴狗盜之徒皆入之、我是共和黨、非共和黨者、皆吾友也、於是又一派之雞鳴狗盜者入焉、民主黨亦然、將來不知如何發生、如何變化之別黨者、亦莫不然、政府之監督、政務之調查、政策之研究、非所急也、惟是以詬訾鬪毆鑽營運動爲務、入吾黨者、認可得直、賤可得官、窮可得錢、蟻屈而不伸者、可以得名譽、以吾視今日之黨、其何以異於往日之天主耶穌也、萬民憤恨睚眦、不敢誰何、怨毒中於人心、將有揭竿起事之人、盡取今之黨會而焚之、執今之政客者

而殺之、如往日義和拳故事、此不得云事之不必有者也、不然、則寅豆燃萁、相煎而盡耳、不然、則中古黑暗時代之教徒、徒以爲奸僧蠹吏之護符耳、吾亦知法治國必有大黨之對立、三黨合併之說之不衷於理、雖然、即事實上不能合併、而以合併之精神行之、實做政敵、勿作私敵、實做政友、勿作比匪、實爲政黨、勿爲朋黨、則亦庶乎其可也。

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

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
少年中國週刊

臨時約法頒定以後、排袁者謂足以箝制專擅、袒袁者爲之扼腕歎息、其實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達、綽綽乎游刃有餘、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權一一在握、約法上之所謂種種限制之不足、以羈勒袁公、猶之吾國小說家所言習遁甲術者、雖身受縛勒、而先生指天畫地、念念有詞、周身繩索、蜿蜒盡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所無用其歎息者也、蓋今日吾國病根雖有種種、而政治上施行之錯誤、不外國內有新舊二派、其新者以爲法律萬能、但能全本抄錄外國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其舊派則任有何種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領及伎倆、一切國法、弁髦視之、此二派水火之不能相容、而一則高談不可行之法、一則束口不談法律我行我素、其陷國家人民於無法律之途則一也、不審有何人豫言正式大總統必爲今之項城袁公者、於是今之神聖袁公

者、（此派不必盡是私黨、亦有真心爲國者、）知不必爲袁公鼓吹總統、當爲袁公鼓吹修改約法、鼓吹總統集權、若總理之不必設、若國務員之不須議會同意、若總統之須有解散議會權、此其論不得謂非有一面之理由、蓋以國家多難、行政之權不專、則所敗壞者並非一人之事、以袁公之訴苦訴難、耿耿於此、則當局者之艱難、國民亦應爲之曲諒、記者於此、決不疑創議者之有貳心於國、然因此有另一方面之人、大聲以爲不可、謂如此則專制復生、亦情理所應有、兩派議論皆有商榷之餘地、記者不知法律、不敢高論、但今卽總統集權、總統亦決非專制國之君主、亦自有總統相當應守之法、今卽行責任內閣制、據今日約法、總統亦尙非虛位之傀儡、亦自尙有相當可使之權、若總統知攬權而不知守法、則責任內閣固有不便、總統集權亦復何補、蓋公私不明、權限不分、則今日之法治國體政體無一而可、此則排袁與袒袁二派、所當同聲嘆息者耳、袁總統高掌遠躄、吾人誠不能盡知、但卽其命令觀之、則純然滿清時代之空文上諭、道德與法律絕對不分、吾人屢次言之報端、而不爲之一省、此等形式上之事、已大背於法治矣、乃若用人之事、則大總統之條子、交於各部者、時有所聞、財政一項、則交通部財政部、與總統府、是一、何人知之、至於假公器以牢籠私人、則官制官規、束之高閣、藉特權以行肆赦、則大典大法、置之土苴、嗚乎、袁總統聽

之、國民聽之、吾人雖可斬頭瀝血、以證明大總統實無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爲、實無以異於晚清末造、則以吾人愛國家者愛總統、安能不望其正本清源乎、或有爲之說者曰、是非袁總統所欲也、不得已也、是沒有法子也、我今豫言袁總統必以此不得已或沒有法子云云者亡國、然則爲袁公說項者、將亦曰非袁公之欲亡國、是亦不得已也乎、袁總統若至以不得已而甘心亡國、則吾國民之有一副頭顱者、誰不得自起而亡之、安用偷旦夕之苟活、而萬衆擁戴此袁大總統者、以相率而爲亡國之奴乎、故吾今日無他絮說、惟望國家有一條之法、袁總統卽爲國家守之、如是則總統集權亦可也、若無論有何法律、而袁總統必欲以遁甲法地遁、則卽內閣責任制、吾猶期期以爲不可也、今無論排袁或袒袁者、記者皆認其能爲國家發議論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談勿放論、亦但求公等國有一條之法、必責令袁總統守之、勿被買收、勿受運動、勿被其含混過去、此卽所以愛國家者、亦卽所以愛袁公也。

少年中國之自白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少年中國週刊)

一 出版之動機 二 對袁之感想

自少年中國出版後、內外之議論益起、有謬獎過甚者、有妄相揣度者、亦有平日同志以矯

激相規者、記者竊不料以此淺薄之著作、而過蒙海內之推重至此、因以驗凡人生精力之
所激射、則必有一部分之感應、無論正負、皆不能不名爲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故精力愈
奮、則其感應愈深愈速、因以知吾輩少年、決不可不從奮鬪努力上做工夫、悲觀消極之說、
決無當也、第一、今請述少年中國發行之動機、不佞及同社二君、其於社會無所建樹、言不
足重於天下、斯固然矣、然以良心不死、乃不能不時有傷心觸目之悲、今日國中之傷心
人之傷心之遠過於吾輩者、亦豈少數、然所謂穩健云云者之意識、楛之四圍之情勢、楛之
黨見、楛之醇酒婦人、又復楛之國民之精神、神州之正氣日以消絕、遂令墮心喪氣、親見大
難之將至、而不爲之動心、今外人號我爲議論文章之國、固可恥已、然議論文章、亦何當非
國家之元素、希臘之雄辯家、中古之文學派、近世之革命哲學、其於歷史上占何等價值、衆
所知也、故議論文章不足恥、其可恥者、乃係舉國言論、趨於暮氣、趨於權勢、趨於無聊之意
識、不足以表見國民真正之精神、今吾國言論界之可悲、尙未至此、然其不可不根本廓清、
以新民氣而葆國光、殆內外所同認、同人等虛薄無似、亦未敢以此自任、但種種傷心、懷之
已久、動作進止、如或詔之、踟天躑地、無可自容、當夫酒酣耳熱、或冥心獨往之時、覺吾等生
今之世、實以旦夕間粉骨碎身、令我皮骨爲灰、爲土、爲飛塵、爲野馬爲快、幸及未死、得傾心

瀝血、以吐其積鬱、以冀幸當局者、或少數之同志、或異志者之一覽、而見省焉、斯固尙矣、即令此少數者見而作嘔、見而大怒、見而大鄙薄之、則吾之積鬱固已一快、朝從屠沽游、暮拉鷓宰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吾少年中國之發行、亦僅積鯁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積鯁相同、乃遂相共而傾吐之、用力至儉、無藉於外援、發機至微、無所用其攻、慮、蓋起意只此三人、三人者定謀於立談、而舉事於旬日、發行之後、自視欲然、然其動機之純白清潔、則可昭告於天地鬼神、同人等將誓守此、以發揮公論於一二、夫人生之最慘、莫慘於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於傾吐者、而乃不得盡言、而身死或族滅、乃次之、今盡吾黨良心之所欲言者、以一新政治或社會之空氣、其他則讓之世之能建功名而立大業者、斯同人等固定之宗旨也、夫社會未達於理想政治、尤易接近罪惡、此固中外所同然、在彼皆有一國之元氣、足以支持、而在我則元氣消沈、惟恃此虛僞之模仿、惡劣之手段、腐穢之習慣、以爲立國、而與外競、其何以存、今全國心理、疑貳相乘、幾不信世間有真正愛國之人、或真正公理之發現、惟是手段與習慣、交相爲用、以演成今日之現象、蓋國家之基礎、虛朽極矣、一摧拉之間、便可崩折、故吾人今日以爲中國優秀分子、必當分二派努力、一派則實際躬親政治及社會之事業者、以貞固穩健之道持之、一派則屏絕因緣、脫離

偏倚、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今中國無不亡之術、而有必亡之機、猶得及今、培持元氣、固植根本、卽令國社盡屋、而意大利之中興、日耳曼國之再建、脫蘭斯法耳之苦戰、斐利濱之獨立、百年之後、吾黃種猶有再興之日、若長此沈沈、奄然待盡、究令人不亡我、而屍居餘氣之國、亦決非血氣男子之所能涵忍而生存、此同人等所固持之意見也、同人等雖未敢以愛國之雄辯家或文學家自任、然甚望吾國大有識者、蘊其傷心之血之淚、幸勿吞聲嗚咽於暗室之中、消磨於醇酒婦人之下、及今且一吐之、且大吐之、猶得挽回國家元氣於一二、則亡國之後、猶將賴之、我少年中國、特爲君等之前驅之犧牲耳、我之述此、非急急自白、亦以此物此志而已、第二、則吾人須述對待袁總統之感想、夫國家危殆之秋、非明定專責不足救亡、箝制與妒嫉、實爲禍根、此記者所承認也、又袁總統之勢力魄力經驗、中國今日無可比偶、維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亦記者所承認也、然國內少數優秀對袁之心理、除絕對與袁立於反對之地位者外、(今已無之)其皆漸由絕對的倚賴、而漸變爲分明的督責、而向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乃反由絕對的排斥、而變爲絕對的倚賴、前之倚賴、或尚有爲國之心、今之倚賴、則直是希慕虛榮、變厥初志、綜之、今日絕對排袁、人人知其危險、然絕對倚賴、試問何以立國、故吾儕今日所希望於各黨派或言論界者、在以公明之

心、政治之軌道、忠告袁公、以漸迎前途一線之曙光、若不然、則惟有推倒耳、若既排斥之、復又擁戴之、既擁戴之、復又謾罵而盜賊之、其人可謂以國家爲兒戲者耳、然因擁戴之、遂倚賴之、因倚賴之、遂神聖之、袁總統以馬爲鹿、我亦不敢以爲馬、袁總統以薰爲香、我亦不敢以爲臭、此其人、除爲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處、我不知之矣、今舉國非無愛國之人、然其對袁、多以兒戲或奴隸之心出之、此我之所不解者也、吾國人習慣、有兩種反對之心、理、其未近權勢也、則倨慢以凌之、其既近權勢也、則犧牲一切以媚之、排外與媚外之交迭、即此心理之見端、某敢痛哭以告國人曰、此等根性不改、則亡國之禍、卽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故本報對袁之宗旨、實係爲國家讓一步、不願絕對排之、亦欲勉袁進一步、而願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義督責之、而我今則爲其前驅者也、爲其犧牲者也、持論或有偏激、宗旨決不少變者也、自本報出世後、言論界遂發生一種政治與社會問題之爭、謂本報督責當道過急、而不知社會之不可補救、非一方面之罪惡、記者不幸不能與之同意、今論者無論提出何種學說、然斷不能謂政治非養成社會之一大動力、又斷不能謂言論家之立言、不當專向有權責之人督責、而專憑空發論、以罪責無蹤無迹之社會、今東西之持社會改革說者、吾亦稍知一二、然其立論、未有不向大權責之人、或專門一種階級立說者、而我奈何

反之、此其誤一也、又凡哲學家研究人類有自由意思與否、實為一大爭論、然綜言之、主持論理或政治者、則多崇人心之自由、迷信物質者、則等人類若機械、凡一國之存、必以自由之人類立國、決不能以機械之人類立國、又一國之士氣發達、必先有獨立自尊、以為匪我其誰之意、決不能一切萬事歸過於社會、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曰、我無他、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自反而縮者、雖千萬人吾往、一國中之賴有志士仁人者、賴有此耳、今吾國人之論議國事者、不從政治學倫理學立說、而乃專就社會云云者立說、一似中國乃彼憑弔流連之孤墟、而特以供彼人所研究之人類學、考古學、之參考者、愛國心之薄弱如此、士氣之墜喪如此、又非僅對待袁氏一人心理之誤而已也、其他則另有一說、謂今日係責任內閣制度、袁總統不負責任、不應專責袁總統、本報發憤立願、將對於今之總統、政府、政黨、議院、及言論界、盡相當之忠告、所注目者、決非袁總統一人、然究以袁總統一人言之、今日中國事實上已否實行責任內閣、袁總統是否在不負責任之列、此當訴之國民常識之公判矣、今以責任內閣制、為理想之政治家、既不能厲行督責、期於必行、於事實上已從根本打破、乃又掩蔽事實、而從空理上立論、為袁總統放開生路、竊謂忠於議論國事者、不當爾爾也、大抵袁總統之為人、並非不可與為善之人、然自其受

政以來、則善日少而惡日多者、此由於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於其左右及政黨政客之原因者亦半、今試更詳言之、袁總統之爲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長一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闊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長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長五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爲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爲天下事不過如此、於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爲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爲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爲亡國之罪魁、夫以其明達闊遠、舉世難得之資、若令其左右能進職而忠規、議院能守法以監督、言論界能秉公勸告、則向能利用潮流以立功名、不願逆鬪潮流以取咎戾之袁總統、未必不能進化、今則彼有牢籠駕御之長、而世之稍有智識者、皆必求得其牢籠駕御以爲快、或始謾罵之、而終倚賴之、或始倚賴之、而終遂神聖之、雀入大水爲蛤、鷹化爲鳩、雀耶、蛤耶、鷹耶、鳩耶、是一是二、不得而知之矣、故吾黨今日所

急者、乃在發揚中國之元氣、而以公明督責、督責此最有權力者、吾輩淺薄無似、未敢遂曰勝任、願願爲此公明之輿論之先驅可也、之犧牲可也、我之述此、非急急自白、亦此物此志耳、此物也、此志也、其將爲灰爲土爲飛塵爲野馬耶、抑遂能光大發輝於我神聖之中華民國、而遂能爲少年中國之先驅耶、犧牲耶、我等不復計之矣、

個人勢力與國家權力之別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少年中國週刊

袁總統者能扶植個人之勢力而不能執行國家之權力也

法治之國之要素無他、在祛除個人之勢力、而以國家權力、範圍於法律之內而已、非法治國則反是、個人之勢力暴張、而國家之權力則掃地、有如專制之國、君主有勢力者也、親貴有勢力者也、官僚有勢力者也、奸紳劣監奸胥土豪有勢力者也、大多數之平民、則奴隸而已矣、犬馬而已矣、勢力之相凌與勢力之階級爲正比例、故平民者、則爲團爲台、爲隸爲皂、束伏於層層勢力之下、世間動物之最苦者也、立憲國則宜反是矣、民主立憲國則尤宜反是矣、立憲國之國治如何、全國之人、人人得有相當權利之主張、故人人皆有勢力者也、然人人須服從相當之法律、故人人皆無勢力者也、法律者誰制定之、誰行使之、則國家之權力制定之而行使之者也、載之憲法、國家對於人民有若干若干之權限、以分配之於總

統、分配之於議院、分配之於司法機關、故其機關有權力、而其機關之個人則無權力、警察之執人於途、非警察某甲某丙之權力也、乃一國家之機關曰「警察」者之權力也、檢事之檢舉人、司法官之裁判人者皆是矣、袁總統之能任命百官、之能編置軍隊、之能種種、非彼個人之「袁世凱」之權力也、乃此國家之機關曰總統者之權力也、袁總統洩溺於途、警察之得而執之、罰金自幾角至幾元、與吾輩等、凡以明夫國家權力之所範圍無貴賤則一、而法治國家不得有個人之勢力存乎其際、此義至淺顯、外國之三尺童子所能知之者矣、夫所謂國家之權力云者、以其行之之時、必關於國家之發達及安全、又爲發達國家及保全故、則決不能不用之者也、大地萬物各安其居、吾人坐立起臥、不致傾欹墜落者、則以有地球之吸力故也、社會之能安全各不相害者、則以有國家之權力故也、今吾國內外各奮其私、各徇其黨、干法犯禁、惟所欲爲、欺弱凌寡、惟力是視、更從何處得見有國家之權力者、惟相語曰、袁總統之勢力占國內之幾分之幾、國民黨之勢力占幾分之幾、共和黨之勢力占幾分之幾、此指國內之形勢而言之也、若至一省、則曰某師長旅長之勢力、占勢力幾分之幾、某派某派占幾分之幾而已、此尙指其落落大者而言之也、若至一府一縣一鄉、則某土豪占勢力幾分之幾、某紳士占勢力幾分之幾而已、中央與各省都督之間最文明矣、則曰

以文墨爲戲，其下者則口舌鬪毀而已矣，更甚者則槍斃抄沒，惟意所欲，其能見之報紙，沸騰於議院，以爲一問顧者，則必有勢力之人也，或有勢力之黨，爲之呼號而策戰也，至於鄉愚之柔弱，則吞聲而已矣，其有形之冤慘，猶可言也，其無形之怨毒，不可言也，蓋至全國以個人之勢力相凌，而後有國民黨者，共和黨者，袁黨者，種種黨者，以爲之系統而組織之，使個人野蠻之勢力，皆得匿於完全組織之下，以伸張之，劃分全國爲若干勢力範圍，又劃分全省爲若干勢力範圍，其黨魁則日日相隱於腹劍蜜舌之下，其徒侶則日日以血肉相搏，而攫食地方之餘利，其稍能文字聚徒侶者，則人人能自儕於貴族，其冤苦顛連被九死而無告者，則可憐之平民而已矣，圍台乎，皂隸乎，大總統所焦心而苦慮者，參議院多少數之操縱，總統之能集權與否，無權無勢之汝等，非大總統所恫念也，政府之政策，諸外國留學之文明學士所研究而討論者，高深闊達之政治哲學，無智無術之汝等，不在研究範圍之內也，嗚呼，苦魯巴脫金，托爾斯泰等，所號呼咀咒，以爲人道蠹賊之「文明」者，在彼等國家猶有一部分人，食文明機械之福，今在我國乃竊外國文明之唾餘，而竊分外人勢力範圍中之歐脫，而引伸其個人之勢力範圍，以狼藉此大多數之困苦顛連而無告者，爲自豪，此真人道之蠹賊也，君等試思，平民政治下之平民，其現狀乃有若此者乎，吾非主張無

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勸諸君勿造政黨、勿造政府者也。但平民政治之最大要素爲博愛、諸君稍有博愛之心者、則政府之所以爲政府、政黨之所以爲政黨者決不如此、而諸君之良心與識量、其亦可以稍改良焉已。吾人據此理由、不能不以袁總統爲全國第一須受責備之人、彼今號爲勢力最大者、但問其勢力係個人之勢力乎、抑係國家之權力乎、今全國治紀蕩然、政令隔闕、吾未聞大總統能據法律以統一之、以救正之也。南京留守撤盡、彭壽松去矣、各省之軍民分治漸漸實行矣、此大總統之所大樂者也。願其法紀蕩然、政令隔闕如故、則以其所增殖者係個人之勢力、非國家之權力也。今國家之權力、方蕩然於虛無縹緲之鄉、不知其所寄、人人有權、人人無權、大總統曰非我之不爲也、奈權在參議院、何。然參議院之議決、遂能實行乎、綜言之、今以個人勢力計、則人人有權、雄黠者則其權愈大、爲維持國家法律計、則人人無權、彼袁總統當自恨不能得國民黨之擁戴如孫黃、然今即以孫黃爲總統、其能號令各都督師長旅長以奉令唯謹乎、竊有以知其不必也。今日國民離心力大張、而向心力太少、對中央則聯絡各省、對各省則袒本省、在本省中則自分黨派、而自反對之、對異黨則袒本黨、在本黨中則自反對本黨、此等家族主義、村落主義、養之已久、今乃稍加以異樣之色彩而發揮之、綜言之、則個人之勢力太張、而服從國家權力之念太少、故

也。夫權力者社會之綱維，今不收拾整齊之，以分配之於各種相當之機關，則雖有憲法、有政府、有議會、有政黨、有種種、何益於國？故今日最要之政策，乃在收國家之權力於相當之機關。其他若聯邦若集權若美國制法國制之爭，皆事後之談也。然欲統一國家之權力，以分配之於相當之機關，則必自不徇其個人之勢力始。否則人之欲徇其個人之勢力也，孰不如我，以爭權力之結果，則彼此仇殺，而國家滅亡而已。念幾微之已著，知大禍之無可逃，此吾人所爲泣血告哀，望邦人君子之念亂者也。

不黨之言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少年中國報刊

記者雖無似，亦知法治國之不可無黨。願誠不欲以神聖高尚政黨之一名詞，致爲萬惡之傀儡也。乃覺今日必有超然不黨之人，主持清議，以附於忠告之列。其言無所偏倚，或有益於滔滔之橫流於萬一，記者誠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既成一黨，誠不能不於本黨之人，略有隱惡揚善之誼。然今日政黨之甘爲萬惡之傀儡，則國家之憂也。去年北京報界，尚有一種萬矢齊射之人，所謂輿論之公敵是也。今則無之矣。各黨以圖取勢力，故遂不能不於稍有勢力者皆牢籠之。至其人之清流濁流不暇計也。中央尙僅羅及官僚，地方則且資及魚髓、刀生劣監、奸胥土豪，但肯投誠，無不倒屣。正人歛迹而自悔，愚懦者潛忍以受辱。持此欲

治平天下、誠卻行而求前也、夫利祿之途、何所不至、吾國屯垢積污、其風猶甚、今即不能鼓吹政策、申明正義、然奈何以權勢小利誘人入黨、驅全國於無廉恥氣節之途、今但聞某省以都督係某黨中人、非其黨者不得任官、且有甄別屬員、不以賢否、而以黨別者、某省下割、至云查某員非本黨人員、著即撤差、下至口角鬪爭、非同黨者不勝、以此召黨、何患黨之不發達、然試問此等黨既發達之後、於黨有何益處、於國家亦有何益處、友人某夙主事務官、不得入黨之說、其言洞見幾微、今北京之黨人之藉黨爲求差缺之用者、恐各黨皆不能免、此輩得持長官之短長於其黨、或其黨之機關報、長官亦莫敢以官規相繩也、稍有不遂、怨望以生、爲之黨及爲之長官者、不亦難乎、平心論之、今日之政客、其去人國政客之程度、尙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遂揚揚自負、而無忤色、奔走游說、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則廉恥之道喪已、故其要首在知恥、今政黨最大之危機、莫大於彼此有不並立之勢、外有調停之美名、其意則恐去之不盡、故其所謀在黨、而實不僅在黨、平原黨山嶽黨之禍所以不作、以外勢牽制之耳、欲去危機、當知忠恕。

游民政治

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少年中國週刊)

一 游民政治之由來 二 游民政治之現象 三 袁大總統之游民政治

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所謂學校、所謂選舉（古之選官之制）所謂科舉，皆養此游民，使勿作崇者也。游民之性，成事則不足，而敗人家國則有餘。故古者之所謂聖帝明王賢相名吏也者，盡其方法而牢籠之，奪萬民之肉食而餽養之，養之得法，則稱治世，養之不得法，則作崇者蜂起矣。古論秦之所以亡，謂其驅除游客，故六國之徒客資衆，復起而作亂，此其人殆知社會學者也。游客之變相，爲暴君污吏豪猾巨蠹或強盜乞丐，其在今之變相，則所謂官僚與政客者也。大抵專制之制，家族之制，或虛人以爲食，或仰人以爲食，故最能叢生游民，而法治之國第一要義，在人人有自治之能力，養於其業，不養於無義與無恥，及一切不相當之財，故夫自治之國，自養而養人，謂夫羣生相養也。游民之世，相率而食人而已，國體雖異，形式雖異，其爲游民則一也，其爲食人則一也，乃至一切法制與法治國同，一切名目與法治國同，而在彼則爲政客爲官吏，在我國則爲游民者自若也，在彼則爲自養而養人，在我則爲相率而食人者自若也，何則？彼之官吏與政客大都生利者也，在我則大都食國家將亡之唾餘，不生利者也。游民唯一之希望在於官，故自古皆以做官爲唯一不二法門，謂官愈多者食人則愈多也，以平民之無識，雖更百年或數百年，以不堪於飢餓之故，乃不得已而革命，然至改朝易姓，不過去一班舊食人者，而換取一班新食人者。

以喪亂之後、人物凋喪、百姓得稍休息、即亦不與此食人者爲難、故每一革命輒少得百年休息、或數百年休息、及至不能休息、則又復起而革命、故傷心人之言曰、吾國之大、乃其人物不過盜與丐之二種、二十四部歷史、則盜丐與盜丐相斫之歷史而已、若夫今日民國義士之起而革命、則其微言大義、與古懸絕、宜其國本大定、面目一新、然以歷史之根性太深、而義士之主持者過少、遂令今日乃有社會革命之說、夫社會之革命之說、何自起、以革命之目的、本在除去貪官污吏、即一切之爲盜爲丐者、而今則官僚之侵蝕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且有發生一種政客階級、尤爲不驢不馬不盜不丐、法紀蕩然、風俗凋敝故也、革命之目的、豈徒曰去皇帝而代以大總統、去督撫而我代爲都督、去親貴而我代爲國務員、去軍統標統而我代爲師長旅長、去舊日之司官而我代爲主事僉事、去彼之所謂藩台臬台糧道運使、而我代爲民政長財政長司法長及種種長、去彼之所謂翰林舉人進士者、而易以理事參事幹事乎、然吾視今日之現象、不過將晚清末年奔競豪侈之習、與東京留學生會館放縱暴亂之狀態、磨摹一副寫本、而即爲今日之現象、以此言治、諸君諸君、亡國之罪非他人矣、此無他、游民政治故也、夫以數千百之官吏科舉之毒、固已驅全國爲游民矣、自國人粗解維新二字以後、士習益浮、風俗大壞、游民之變相、有一種人號曰新黨、昔之立憲

黨者、其中能自樹立、及作官而有廉能之聲者絕少概見、其多數則高談闊論、暗進無恥、騙取不義之財、運動無名之祿、談佛吟詩、卽爲利藪、巧取豪騙、負爲天才、最近十年來之被新學家之毒者、遍地皆是、至如革命黨、宜若不飲貪泉矣、今年上海反對□□黨、攻擊□□陰事、事當不實、辨自有詞、而袒□□者乃爲之辨曰、往年革命黨騙取滿洲大官之錢、自是常事、庸足齒數、革命黨應否騙錢、另是一問題、而其詞氣之流露、乃覺革命黨遂不必講廉節者、夫吾國之以廉節爲廢物者已多、奈何復揚波而助流乎、袁總統者天才乎、閱歷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在滿洲時代得勢以來、卽慣以收養游民爲得策、雞鳴狗盜之士、天下以袁門爲最多、頑固黨相聚而語、輒謂鴻章之用人、不過下及買辦市儈、袁世凱之用人、乃並男盜女娼者而亦用之、此言亦自有半面之真理、故袁氏盛時、感戴其恩德者、滿坑滿谷、民國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爲天下之人、殆無有不能以官或錢收買者、故其最得意之政策、在寵人以勳位、以上將中將少將種種、其他或以顧問、或以贈與、或以其他可以得錢者之種種、今袁公之策驗與不驗、吾羞言之、竊謂此種政策、卽明効大驗、固非國家之福、抑決非袁公之福、夫袁公之意在消納反對、試問反對消納之後、袁公之意果欲何爲、且此策利用之於滿清時或可、利用於今日民國、謂遂能相率爲袁氏之徒、吾不信也、故吾人

一方面警告袁總統勿慣用此等惡辣政策、一方面在警告今日社會之賢者、勿自甘爲游民、而爲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獨立之生計、而後其人乃能獨立自尊、然生計之道、在勤儉而寡慾、故夫哲人有言、寡慾者改革家之要素、今之社會、第一當去奢存樸、第二在獨立生計、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獨立自尊、今之高談以實業養民者、且先自自立生計始、今之高談改革社會者、請先自獨立自尊始、

我意今尙非高談建設之時

建設建設、聲既高矣、何謂建設、猶言土木工程而已、今以造屋爲比、無論主人欲造何屋、第一必有造屋之基礎、第二必有造屋之資財、至如工師材料、則遍地皆是、無庸周章也、今有陷谷窪地數百里、颶風遮天、海水洶湧、盜賊出沒其中、爲問此屋從何造起、又今卽有沃田廣數千畝、天行與人禍一切無有、而主人除此田畝外並無長物、爲問此屋又從何造起、今卽有世界之著名建築家、必先曰爾今且將造屋之基礎固定、俾其無害無虞、令我植木塞土、而風不至拔木、水不至淹土、盜賊不至殺我工人、且計工課值、先貯若干資本以待、此不易之理也、於是此主人之家必聚族會議、先定代表一族之人而督責之、全族會議、子弟勿闕於內、傭工僕隸勿侵蝕盜賣於外、生聚教訓、休養數年、俾去此或避此建設之障礙、並蓄

貯建設相當之資財、而後再造請大建築家而問計焉、未爲晚也、若今有大建築家、不復慮此、惟自詡其心匠之富、游覽之博、曰我能造爲一種新式房屋、我能造爲種種華麗之美觀附屬品、我並能不名一錢而成此、此雖大愚、不肯信也、今吾國之國家則何異此、今欲建設、則必先去此建設之障害、及貯此建設之資本、曰統一國家、曰鞏固秩序、曰休養財力、皆以去障害而貯資本者也、三者皆宜急不宜緩、宜簡不宜繁、宜實行不宜空言者也、而外患之迫、猶颶風海水之來襲者、然尤不宜不思根本解決之法、若苟安旦夕、日日如大患之將至、而喪其安居之心、此尤建設之大害矣、夫外患與內政相關係者也、故我若能上下申儆、知國亡之無日、而有統一國權、鞏固秩序、休息財力之決心、則國際必亦改觀、然大勢敗壞、既已至此、亦非旦夕之所能挽回、余意今政府及國民、果有戰亦亡不戰亦亡之決心、則寧背城借一、以一賭國家之運命、若曰今非其時、則與其日日搖搖於生死不定之中、不如斬釘截鐵、去其手腕之毒、而速圖腹心之大計、此中轉圜、必非無法、今亦不能深言、惟吾國今日對於外交、當有一絕大決心、卽順今日外交大勢、吾國當尙有幾許之運命、此大勢之來、當由何種形式、吾人果用何法以延長此可哀之運命、不能不有根本政策、若曰俄來則對俄、英來則對英、日法來則對日法、則彼等相繼而來、又何待今日、乃能知之、嗚乎、吾國忍哀泣

血、臥薪嘗胆、今其時也、此對於外交、吾人當先謀去建設之障礙者也、其次對於內政、記者以爲統一國權之法、與聯邦或非聯邦無關係、苟大多數皆主聯邦、則聯邦亦可也、要之無論聯邦與非聯邦、國家必有相當之權力、中央尤必有相當之權力之分配、中央之對地方、必於一定範圍內、有相當之干涉、而記者認以爲今日統一之所最急者有五、(一)軍事之統一、(二)外交之統一、(三)司法之統一、(四)財賦之統一、(五)警察之統一是也、軍事外交財政姑置勿論、而司法與警察、則記者認爲恢復秩序、伸張國權之基礎、在他國有以警察歸之自治者、而吾國無論如何、不可不歸之於中央、綜言之、記者之意、在勤強扶弱、去私扶公、令軍與之後、瘡痍恢復、民安其居、而有二者在手、則參議院衆議院所定之法律、及中央之教令、有機關足以爲之實行、若如今日袁總統日日以文告爲治、而實際猶無彈之礙、聲響寂然、此則任有千百之華盛頓不可爲治也、夫今日地方何有、官與官之爭、黨與黨之爭、後生小子、相起作鬧、豪彊大猾、連峙爲奸、可憐之平民、可憐之農工商、則仰屋坐嘆、鬱苦不可終日、今吾人必稍超然於官與黨之外、而稍盡心於地方之治安、人民之生業、而後乃有建設之可言、今所謂政府及政客、視此真正之平民政治之基礎、渺然不屑置意、而日日高談建設、官僚派則相語以維持現狀、建設勿多道、吾不知彼之所謂現狀者、乃以何者爲

範圍、現狀抑既日以破壞、維持之何有、其意若曰、維持現狀者、乃聽天由命之謂耳、竊望高談建設者之一念此也。

新年所感

民國二年一月廿七
日金年中國號誌

凡人於一年肇始、例必致其慶祝之詞、卽其在己亦必有一種新希望、以醉悅其胸襟、同此人情、吾人之欲得此新希望與慶祝者、亦何以異於人、然今茲之民國二年之開始、乃令吾人踧踖悲寂、若大禍之迫於眉睫者何也、此初非不祥之言、欲知未來視已往、今以民國二年前之所經過、及其目前必現之結果而綜覽之、知吾人之悲觀、良非無故、且吾人非徒欲以悲觀自暴白也、欲令海內同心急起直追、振吾人之運命、與此民國之運命於一二云爾、今以外患言之、諸君亦知民國元年以前之歲抄、吾國之悲慘歷史爲何如乎、蒙古問題未了、西藏問題未了、鴉片交涉未了、姑都不論、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外交團會議中國要求賠款延期一節、俄公使首倡反對、謂照千九百零一年條約、中國如不能按期付款、卽可將所抵之鹽稅等項差押、差押云者、猶抄追也、法比兩國使臣皆和之、因未決議、至民國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國公使會議、(一)大借款條件所言監督權、如中國不能實行、則六國須用國力干涉、(二)除賠款外、所有內外到期各外款、均須由借款項

下扣撥，(二)革命以來，外人所受革命及兵變之損失，亦須由借款項下扣撥，三十一日，由日法兩公使代表，赴外交部聲明此意，蓋去年年杪之四日間，吾國國家幾以欠人錢債延期不償之故而被抄追，及抄追之議暫懸不決，而財政監督之禍，卽以此數日間確定，吾國家蓋經此一大巨創之後，而乃首尾狼狽，以歡迎此新年者也，吾國舊俗除夕與元旦之間，大門之上，一面書閉門大吉，言除舊穢也，一面書開門大吉，言迎新祥也，又新年之間，例不得言不吉祥事，今乃閉門既大不吉，開門復大不吉，而此種種不吉祥之事，乃雲疊波起而來，蓋號稱一國，而傾家敗產之事相接於門，令吾人區區之慶祝與希望，皆瞠不能聲，悲咽而不能出詞，哀哉吾儕也，新年新年，未及半月，而禍兆疊至，(一)英國代表不滿意於我外部去年年末關於西藏之答復，至今並未解決，而其國最有力量之報之泰晤士，主張派榮赫鵬一流帶兵入藏，榮赫鵬者，前清光緒時帶兵入藏，與副拉嘛訂結英藏條約者也，識者皆知此著爲英國最後必出之舉，(二)路透電，達賴拉嘛已派達拉嘛赴庫，聲言將謀庫藏結合，仰英俄之後援，(三)俄使館參贊代表其公使，於初五赴外交部，聲稱奉本國訓令，不能承認中國所提出之六條，且稱俄蒙改結協約，俄國卽有保護蒙古之義務，中國何得要求仍沿前清之舊，俄國在勢亦難取消協約，俄蒙協約以蒙古已經獨立諸地爲範圍，中國何

得屢次聲言以庫倫爲限，若中國不能從速解決，則其最後之責任，不在俄國云云，此等宣言，乃無以異於哀的美敦書。(四)庫倫特使杭達親王已到聖彼得堡，俄國有力者屢次宣言，將以政治上之待遇待遇之。(五)歐洲消息，俄將派統監赴蒙古。(六)俄使於十三日照會外部，謂中俄現勢無睦誼可言，賠款展期一節，萬難辦到，請中國迅將付款日期及方法，確實答復。(七)初十十口兩日，倫敦會議，對於大借款之利息，改原定五釐爲五釐五，又對於原定之八九扣，不能同意，又原定債票未發完以前，不能另借別款，而會議時則必欲仍定爲五年間之優先權，又以巴爾幹會議情狀日非，恐戰禍仍爾延長，故對於付款之批數及期限不能斷定，因是種種大借款之成議，乃致延期。(八)日本內閣總理桂太郎宣言，謂中國今日爲極可憂慮之期，因中國情形極不安定，且極危險，其責任全在中國，其關係所及，雖在列強，然非列強之過，尤非日本之過，且對於承認中國問題，不願發表意見，蓋民國二年之新年未及半月，而此等悲慘之報告，以吾等謝陋之見聞所及，已有如此者，而綜其危象之結果，不外二語，曰瓜分邊境，共同監督中國本部而已，英藏俄蒙日滿，於事實上已經確定，則法之於雲貴，德之於魯，將有不能不均勢之勢，龍州一帶，法兵如林，事實上已佔領，最近新疆歸客所述，喀什噶爾俄兵二千，大礮十門，印度兵千名，伊犁俄兵步隊五百

名、馬隊二百名、礮兵五十名、大礮四門、迪化俄兵百名、塔城俄兵八十名、則新甘之間、又同歐脫、所謂本部者、蓋幾希耳、據外人所傳消息、巴爾幹會議解決之期、即六國對待中國宣言一致行動之日、今其消息亦已漸著、事實上亦已準備進行、民國二年之一、吾國家未知將葬身何所、吾人將未知葬身何所、當道及國民乃猶不之悟耶、使其悟也、則今日之內政抑何至此、民國元年之成績、吾人今不忍具述、但以民國二年論之、以外交現狀之惡劣、至此、國運之岌岌至此、竊料當局及世間有權力者、除號呼救亡一致同心以外、無他事矣、乃風雨之飄搖、蕩及巢屋、而燕雀之嘯傲、坐忘刀俎、百官謁賀總統、總統賜宴百官、雍容太平、何其閑暇、議員百十、歸者大半、選舉運動、急於呼吸、開會之期、輒蕭條而不能成立、報章之所論議、黨會之所研究、不外民國二年正式國會、本黨人員額數之多寡、最大者爲制定憲法機關之研究而已、奇怪之大總統、不審何事、心血來潮、輒以教令制定官制官規、遂惹起內外一絕大之爭論、而爲之辯者、曰、是非制定新法、特以劃一現制、今現制上各機關之有無分合、是否一一如教令所云、旣已不然、安得謂非違法、且命令者命令得以廢之、法非經久、何能定此遠謀、且將來事實無論如何、要之袁總統之臨時期限、至正式國會成立後、卽爲滿任之期、以形式上瞬屆交卸之官員、何故忽爲此悠久遠大之成規、而對於目前之

危亡問題、未聞有所警告及布置、此真吾人百思不得其解者、綜之亡國之運命、猶急箭相催、一發將中我肺腑、而謀國柄政者所作所爲、乃無一與此針鋒相對、謂彼不知、容得昏愚至此、謂彼知之而不爲、容得喪心至此、眼睜睜看他亡國、豈稍有血氣者所能忍者耶、吾人今日無冤無親、無恩無怨、惟望有救亡之豪傑或團體者出、以生國民之新希望、而得致其慶祝之詞、邦人君子、尙幾有念亂而怵亡者乎、

官迷論

民國三年一月十七日
少年中國週刊

社會心理病之一

今吾國上下、中一痼病、劇至以此亡國、卽亡國之後、而猶不可解者、則官迷之病是也、滿清時代之科舉捐納保舉、紛紛以爲利藪、民國時代之內外紛紛以爭權奪利爲詬病、爭者何權、官權是也、奪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爭者、有間接而爭者、有用舊勢力舊資格而爭者、有用新勢力新資格而爭者、是皆無足道、吾所欲論者、則此官迷之歷史及心理與今日官迷之過太者而已、以數千年專制之毒、世主旣以官爵爲唯一羈縻之具、而全國職業、勞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旣莫如官、則全國之爭趨如鶩者固已宜矣、於是實官不必得、卽得一虛職已爲大榮、本身不能得、乃致以其祖父子孫親戚朋友之銜名、爲追贈及餘蔭、且並

實名實利亦不必有，並得一虛排場者，即爲大樂。盛宣懷當去官後，猶用手諭銜札，諭其廚廁出入時，猶令廁僕站班，相傳某達官退職後，忽大病幾死，百藥不愈，其親信某自謂能愈之，遂令繕寫官吏參謁手本百十枚，以其役示之病床，曰：某某真安，某某道賀，數日而病大瘥。前清開府大官，免職居家，則必資緣爲鐵路總辦，或學堂監督，或國防會辦等等，此其意不必盡在得錢，蓋一日無官之排場，則一日不樂而已。以是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妻勉其夫，皆以官爲門楣家訓，遂成一種社會心理。民國成立後，此心此理，謂稍有以愈於前清時代乎？竊知其不然也。彼直接以爭一官者不具論矣，乃至組織政黨，彼之視一黨之幹事參事，猶之官也；勳位勳章，上將中將少將，有辭之而不屑矣，然不得而怒者，抑已多，且寧可與之而辭，不與則怫然之色見於面矣。今中央之所以能維繫地方者，亦豈有他謬巧，曰官非中央任命者不尊，故中央之號令可以不行，而中央形式之任命，則仰承恐後也。此等惡劣心理，既瀰滿於上下，故一切皆以官式行之，國體既變，而專制之官樣文章，則愈接愈厲，故專制可革，而官之命不可革也。夫戲劇之有神仙，蓋可謂理想中之妙境矣。演神仙者將必舉俗界而神仙化，而吾國戲劇之演神仙者，乃以神仙而俗化，神仙之有百官，有儀仗，有一切種種官樣，無異於俗界也。蓋其毒之深如此，吾人敢爲不敬之言，今袁大總統之爲總統，則

亦以官權行之而已，彼既數歷內外，囊贊樞密甚久，故一切不能脫滿廷之舊，總統府之秘書，蓋無以異於大拉密小拉密，其命令蓋無以異於上諭也，論者將以爲此形式之偶同乎？吾人竊以爲此乃心理上之關係，用此心理，演爲政治，將無往而合於共和原則，共和國之百官，有如往日引見故事，分班謁見總統，領受訓辭者乎？於元日有分班赴總統府朝賀者乎？有總長被部員呈控，著令明白回覆者乎？進一步言之，比者何爲以教令發表官制官規，以吾論之，蓋政府中人，心目中祇知有官，所主管而綱維者官也，所必須整齊而畫一者官也，對於官爲直接主管之關係，其他種種理由，皆爲間接附加之關係，以故不必如此不可如此之事，而政府乃以爲千鈞一髮所在，不憚盡臨時政府最短之運命，而與上下以此一問題爲決戰，蓋違犯約法，係何等重大問題，而政府犯罪之理由，則情狀至可酌量，總言之，不外官迷二字而已，有以吾言爲誕者，必其不知官場心理者也，更進一步言之，如各省都督民政官之必由中央任命，吾人固亦以國家之統一關係而主張之者，然政府之所以主張此者，則表面之理由與吾人同，而內部之心理，初不必與吾人同，蓋其意以爲中央不能任命地方長官，則中央之威嚴皆失，中央政府之爲中央政府，遂同虛設而已，推之內務部之所以爲內務部者安在，以得放巡警道也，教育部之所以爲教育部者安在，以得放提學

使也。雖謂其他各部莫不如此，非過言也。雖謂吾國大官之心理莫不如此，亦非過言也。蓋此官迷之心理既大發達，則一切道德心、廉恥心、名譽心，乃至一切功名心、（建功立業之野心）皆爲所刻削而無餘。今國勢至此，而爭權利之心不衰，此可見亡國之後，則其熙熙擾擾而爭此虛榮者，必不下於今日。南洋僑民中，蓋有以得一甲必丹爲榮，而以奴隸吾同胞者。往者吾遊滿洲之安東，見附郭數十里，皆日本人居留地，用日本風俗，用日本法律，不知其非日本也。安奉鐵道之終點，在安東鴨綠江一葦可杭，其時方築堤工，對岸之韓人，與此岸之吾國人，皆吁嗚作工於泥淖之中，兩岸上之華服而驕視者，皆日本人也。其他以吾所聞見，滿洲之現狀，外交權之陵替，蓋非復人間羞恥心之所能堪，然而滿洲官吏之耀武揚威者自若，即此安東縣區區一縣，有道台，有道台以下大小百官，其揚揚者亦不下於內地。往日日人有賀長雄著滿洲統治論，力主滿洲之當合併，謂或有以留學生反對爲慮者，其實此節大可不慮。蓋今只月以數十百元，予滿洲所有之留學生，給以位置，必能爲日本之用矣。蓋其窺我之深至此極也。蓋官迷之毒之所由來，一以虛榮心，一以貪心，其原因皆由政治腐敗，令官吏爲一種特別階級，特能多取不義之財，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極喪盡其廉恥，與者乃極肆其驕倨，而惡劣之心理，遂影響於一切政治，夫文明何物，立憲何物，謂一

國之人皆有人格，此人格各有獨立平等之價值，而各以勞力於社會上受相當之報酬耳。今有官迷則社會之人各欲奴隸人而魚肉人，則其去政治之軌道也遠已，故夫有人心者，不可不去此陵人與劫人財之心，二者官迷之毒所由生也。

袁總統此後巡迴之徑路

民國二年一月二十日
六月廿九日

正式大總統之爲誰何，在今日若已不成問題也者，全國政界之情力恐懼心倚賴心爲之也，種種原因，有袁總統自造之者，有諸革命偉人造成之者，有各政黨造成之者，有內外一種形勢造之者，吾人今亦不欲於此問題，多所置論，但有一誠直之言，以告袁總統及國人曰，共和國最高之位置，必當以國民最高之信仰心得之，而後爲福利，若以國民之倚賴心恐懼心及其本身之情力得之者，則其可憂慮，不只個人已也，故吾人所希望於袁公者，惟望此後對於國家，能發生國民一種之最高信仰心，則袁公之地位固，而國家之地位亦固，否則袁公與國家，同在此一種不可思議之現狀以下，將必有一朝破裂之日，則袁公敵而國家亦與俱敵，吾亦知袁公之威望隆重，其自謂我之於總統公職，特時勢上之無可如何，而姑受此奉託者耳，有年少氣盛而欲代我者，請自取之，謂袁公之必欲以勢以術而取總統，則袁公必不任受，建言於袁公，謂必如是發生一種國民之新信仰，而後公之地位與國

家之地位同受福利，則袁公亦必怫然，謂此自是四萬萬人付託之重，我誠何心，必須因此位置爲記者，則請爲公更進一言，公卽不爭總統，亦更無誰何敢與公爭總統，然在吾輩之爲普通國民者，則固任是誰何爲總統，亦必以相當之責望期之，能如是者，則信仰之，不能如是者，則不信仰之，民之所廢，其誰能興，一國之所以立，以有民之所廢者，卽有民之所興者，以爲代耳，若所興者，非民之所欲興，而又不敢言廢，有一人焉，自料民不敢廢，而亦不審民之意，而奉行其一己之意，則國家既不能以民力立國，又不能以所興之力立國，此恐非賢明之袁總統所欲出者也，在現狀既望袁公有以立國，而袁公當亦自料國之現狀，與己之現狀，一時莫能易也，爲問國之現狀，此後日以墜落，當至何時爲止境，故今日吾國國家，非有一番之根本覺悟，其現狀斷不可保，吾人亦不願國家仍此現狀而日墜，故亦不願中國第一能維持現狀之袁總統，僅僅保持其現狀而無進化，故以國民之新信仰說相進，若曰我意必如此，天下其莫如余何，則固必非袁總統之所願出者也，常民之情好，苟安隱忍以爲治，然及其一朝破壞，則大局瓦解，此其機緘所在，不僅屬於一二虛望家及一種特別階級之人，要知滿清亡時，洵濤慶那外，而其親信之督撫方鎮，固赫赫有重權者也，凡大政治家必能察內外之勢，而決定根本政策，以毅力行之，其初或有一時之蜩螿鼎沸，待其功

漸著，而物望歸之矣。此固非瞻徇敷衍可以爲治，亦非雷同附和者所能爲者也。今舉國之期望袁總統者，當共分三派。其一派，則願袁之端居無爲，一切政權操之於內閣之手，對於地方純用不干涉主義，謂如是乃足爲實行共和。此不特削足適履，事勢上所不能行，以袁公之性情，不可以無爲，其才略亦可以有爲，且吾國民推袁之歷史，尤與普通太平之共和國特不同，惟深望其撥亂反治，轉危爲安，大有所爲，而因以舉之，奈何既信任之，復束縛之，而強爲個人立此不可行之法，至今日吾國政治，尙未達於放任程度，必當用保育政策及干涉主義，尤爲事實上所不能不承認者，必謂如斯坦氏所謂法國總統僅有節制權爲一種虛飾品者，乃合共和，將美國總統之爲行政首長，卽不合共和乎，必謂聯邦爲合共和，則非聯邦之法蘭西，遂非共和乎，故必謂徇此一派之議論，遂足得多數之信仰，此必不然者也。其第二派，則絕對相反，謂必以大權集於總統，一切用于干涉主義，文告不足，則不妨以兵力賞賚不足恃，不如用誅戮治亂用重，一切取督責嚴厲爲治，並足以馭今日之紛亂，而收拾天下之心。此說或亦鑑於時弊立論，不得不然，然其爲說之陷於皮毛，而其不可實行者，亦與第一派相等，蓋國家無論共和，無論非共和，要必不可無威信，無法律，無論治平之世，或非治平之世，其不可無威信無法律者亦相同，且必謂聯邦破統一，非聯邦卽足以

統一，尤爲皮毛之論，蓋德美等爲聯邦，而決不能謂德美之不統一，前清決非聯邦，而亦不能謂遂已統一，無論總統制，或內閣制，要之凡爲國家機關，必各有相當之權限，臨時政府成立以來，於約法固儼然內閣制，於事實上實已總統制，於約法固主權在於參議院，於事實則政府實爲所欲爲，其所以威令不行於地方者，決非約法之過，決非今日各省事實上已成聯邦之過，蓋以今日政府之徇私弄權，無異前清，故一切法定機關，皆同虛設，又以其因循疲軟，綱紀不立，故對於各地方之威令不行，又同於前清，以如是之心理及手段，內閣制固無效，總統制亦決無效，聯邦制亦決無效，放任政策無效，保育政策，干涉政策，亦同等無效，袁世凱作總統固無效，袁世凱即有人推戴作皇帝，亦決無效也，今舉一例以明此說之誣，有如地方都督跋扈，豪強奸蠱，無惡不作，此固非干涉不可，然如中央百鬼畫行，萬惡皆聚，私蠱圍塞，危亡在前，而不爲動，則有何種資格足以干涉人，且彼反對中央者，反得因是藉口，謂惟如是，吾儕乃不能自保以保吾國也，又如各省肇亂，輒議派兵，然如今日管軍大將，能否鎮定秩序，秋毫無犯，而以治民之責，一歸有司，不效某省之驅逐民政長所爲，果爾則以暴易暴，又復何取，故吾敢斷言，袁總統者，生平行事有一定之逕路，若不改轍易軌，則任是何種法制，何種政策，無一可行，其結果，則袁總統恃國民之恐懼心

倚賴心及其本身之精力以保現狀，而乃日以墜落，日以渙散，國家又恃袁總統之階力以保現狀，亦日以墜落，日以陵替，其間搗亂者有人，維持者有人，而皆無補於大計而已。今日袁總統所最宜根本覺悟者，第一當稍緩其對內之心，而移以對外，各省都督如何敷衍，國民黨如何敷衍，共和黨如何敷衍，其他各黨如何設法歸之直系，上海歡迎國會團如何解散，不如且整頓心思精力，問英之於藏，俄之於蒙，日本之於滿洲，如何對待，於外交上立一根本政策，第二則於財政須有一定計畫，且必須期以實行，第三則既持祇問才不才，不問黨不黨主義，則目中既無國民黨共和黨等等，必須亦無袁黨，第四則稍紓尊降貴，開誠布公，勉力輪進世界新潮，勿以海內皆孺子，一切莫乃公若也，第二為國家之根本大計，後二為袁公之政治德操，蓋記者今日可以預言者，其在國家，必以外交或財政亡國，其在袁公個人者，將必以官僚之毒，布遍內外，而四者，皆袁公已往所經行之逕路，不能發生國民之新信仰者也，大抵今日之崇拜袁公者，開口動云「老袁了不得」，或曰「老袁必有主意」，袁公在今日已號稱偉人，記者誠不敢妄為菲薄，然此二語之意義，以記者之解釋，不外能操縱牢籠內外之人士，而顛倒左右之，令其人漸趨於袁氏旗幟之下，或亦不敢為袁敵，而於其間剛柔雜出，鎮定不撓，以經事多而閱人深，故其對於此齷齪猥瑣之社會，

所謀輒有奇效，而其患害之中於國家者，則在急對內而忘對外，壞風俗而墮士氣，且國家財政及百有司之機關，陰受其敗壞，要之，任有何等人稱說袁公偉大，而以事實上論之，其於外交財政無經緯，則萬不可諱，外交則稍以經歷爲物望，財政則尤以揮霍爲魄力，前者既比李少荃爲遜，後者則尤合張香濤端午橋等爲一身矣。夫以今日之外交財政上之狀態，而以袁公之道行之，竊有以知其不能救國也。袁公之有外交上之令聞也，有二原因，第一則庚子時代，力主勤殺拳匪，爲西人所感，教士等之歸自中國者，莫不頌述其恩，第二則爲外務部尙書時，承諸人因循延宕，積爲外人所厭，之後，袁公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館人大感佩，又以其時威權赫奕，敢作敢爲，遭滿廷斥逐，攝政時代之晚政尤敵，內外遂益思項城項城，其聲聞益高，載濤載洵等之赴歐也，歐人羣口相謂，謂中國至今日，奈何尙不用袁世凱，夫以滿洲大官論之，蓋無有比袁公勝者矣，然以袁公外交上之經歷論之，則其對外之純以經歷勝，對於今日中國，應決定何種外交政策，而以深思熟慮出之，竊有以知其須待之最近之將來，而目前則且稍緩其對內之心可也。吾國人之最可恥者，以嗜利聞於外人，而好諱言利，以理財爲大戒，此毒數千年不改，而與今日之世界經濟政策相遇，雖極富之國，未有不败者，况在中國，今日袁總統對於財政，可名曰自己不要錢，而不能不稱爲太會。

用錢、自己雖會用錢、而卻不管國家之錢從何處來、至經濟與財政相關、財政與中國今日危亡、有何等之關係、則袁公是否知之、是大疑問也、夫今日理財、在勢不能不量入爲出、而滿清積弊、尤在好設冗官冗職、其出入皆有不可告人之處、民國既建、非首革此弊風、何能建立威信、令地方信賴、而肯以其盤踞之財權歸之中央、今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於冗官冗職外、且更有無名之官、或無名之職、或無名之贈送、家無所出、而乃借債以給之、於是中央之爲中央、遂同一瓜分贖賄廣招盜賊之本店、而賠款催索之困辱、破產厄運之危急、以有袁總統鎮定於上、上下皆無所動心、國之可哀、蓋亦甚矣、夫借債政策、蓋經六七變矣、此爲何等大事、而乃舉棋不定、自取危亡、今日大借款、明日復小借款、今日小借款、明日復大借款、但能有錢到手、供旦夕之揮霍、則其爲醜爲恥、不暇問也、國之爲國、乃同蕩子、此其責宜誰負之、袁總統蓋不能不有十之五六矣、第三、則今日政界袁黨之一名詞、是否應認爲一種藩閥、此當憑海內人之良心斷之、此中有舊管有新收、而袁氏之直接系統、尤在舊管、而不在新收、至如翩翩政客、洋洋大言、亦自謂袁系之一種、然其寵薄交疏、當可作長門之一哭、蓋以政黨論、中國今日誠可謂無黨、以朋黨論、則各黨之勢力、蓋未有及袁黨者、袁黨之中、軍閥最多、其次乃有官僚、有清客、有名士、最下者乃至有雞鳴狗盜、未嘗不有一日之長、

立效馳驅之生命，然今日政界，在袁公灌納一種新空氣，以發達新人才，而涵育舊人，使之同化，不當以舊人同化新人，而益敗壞空氣，機械所在，在一舉手之間，而袁公乃苦苦不肯放鬆者，則私心及膽小爲之也，以袁公爲膽小，論者當斥記者之大言，然袁公之實是膽小，無可諱也，第四，則袁公之不肯容納新流者，尤有一根本弊病，以此弊病，不特袁公之不肯也，卽肯，而真正清流，亦必不願爲所容納，其根本弊病維何，在其平日能容頤指氣使之，而不能容師友及平等之人，故能進規隨之談，而不能容忠諒之士，故夫巧謀雜計，其所喜也，直言新策，其所怫也，自以閱歷深，氣魄偉，平生歷史宏富複雜，舉世無二，除左右馳驅效死力者外，皆以豎子視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無敢進言者，諛言日至，而忘其非，忽帝忽天，而不審大局之將不可救，故其直系之黨益多，而其舉動將益自蹈於根本背謬之地，世有以袁公此後將大有爲者，某亦以爲然，特恐其所爲，無利於國，並無利於身也，某誠自信齊人莫如我敬之之義，故縷縷道之，亦冀荃蘭之一悟也。

死門開而生門絕

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中國通訊社

論者頗有以余之歷陳危亡之急，及政治社會種種之失望爲悲觀者，夫戴黃色眼鏡者，所見皆黃，戴綠色眼鏡者，所見皆綠，謂我爲悲觀者，必以我之心中先有成意，其所云云，皆爲

幻相、非物之真、然今卽任有一喪心病狂之人、其能謂今日更無危亡之禍耶、蓋事實具在、不可誣耳、竊謂今卽以記者之說爲悲觀、然悲觀與消極異、今必宜根據事實、令全國之人所感於「大禍迫於眉睫」之程度、略略相等、而後乃有治法之可言、譬如醫之治病、卽非良醫、亦必確審病人之病、已至若干程度、且必令其家人知之、而後乃不至急症而緩治之、卽以醫而得死、然以當死之人、而服萬一可生之藥、則死者與生者皆無憾矣、今中國之病、已到九十九分、而舊醫尙以爲痼疾難死、種種斲喪之、新醫尙高談醫理及衛生之法於其旁、而不知一刻千金之可貴、更有其家無知小輩、萬死奴僕、明知其家主人之旦夕絕息、其家之瞬刻淪敗、而歌舞嘈噉、萬戲雜作、雞偷狗盜、得間輒發、此則吾人所爲悲觀者也、論者詰曰、國之死期、吾亦知之、特將用何法爲治、汝旣無法、而徒號呼奔告曰、將死將死、其爲無聊與我等耳、余今請進一言曰、公等今姑勿問有無治法、（第一）須先問君等之願、否其死、（第二）若旣不願、則君等且勿問有無生法、君等且勿益增其死因、（第三）君等若須問有無生法、則君等明知法之無救於死者、且勿紛進雜投、而先以「其人將死」爲前提、而求一孤注一擲之劑、所謂救死之決心者是也、今大眾明知國之將死、而不肖者必故增其死因、賢者亦益紛進雜投、無救於死之法、此何可耶、向者余鄰之病垂危、以余恆人視之、不可

三日，謂宜罄其家所有，延一國手，下一單方治之矣。而其家人顧不之省，僕嫗四出，紛延巫卜，叩求木偶，謂爲神方，箋云大吉，全家狂喜，僧道祈禳，鐘鼓喧闐，鬼語神降，空巷觀之，病者神經大惱，沈吟四達，余悲其聲，獨坐歎息，微聞其家兒女戚戚，又似聰慧，亦知此老無救，竊私擬處置遺產，掩負潛逃之法，神鼓未終，此老奄化，靈柩方舉，室主已易，哀哉哀哉，天下顧有不顧其人之死，而其實乃無異竭全力以寸割之者，今日之中國是也，夫此增加死因，與夫故進不救於死之法者，其人其事爲何，讀者諒亦知之，以此等固非吾輩鄰人之事，乃家人之所作也，今中國死因，充塞不可縷指，（第二）則衆所共知係屬外患，外患誰致之，吾人自致之耳，大借款忽成忽變，我既已盡全國財政權鹽務權所有，以易此二千五百萬磅，以求度此六個月之餘睡矣，而忽然倫敦電回，巴爾幹事急，提前交款，難以辦到，於是又聲明另借，另借之局未定，忽而倫敦又來告曰，巴爾幹事既稍住，無妨提前交款，又似爲之一蘇，提前交款之目的而達也，不過以償賠款，以償革命損失，以償內外到期之外債，過此六月，又將如何，提前交款之目的弗達也，則賠款無著，內外債款無著，革命損失之賠償無著，於是俄國已有差押北滿森林金鑛之說，其他各國將復如何，於是有唯一之主義，曰另借，折扣之爲八十五，或八十四，不計也，利息之爲七八釐，一分，或一分以上，不計也，盡國之所

有以爲抵押、以爲借此印子錢之用、一朝算結總賬、則固將不待大借款、而財政監督權將斷送已、今無論大借款之成否、及大借款之與外交問題、有無牽連、但俄之必欲得內蒙古、滿英之必欲得西藏、日本之必不能不取南滿及外蒙、固婦孺知之矣、於是美即不須有所得、而法德將如何、法德既無得於邊疆、勢不能不及我內部、法德既於內部略有所染指、則英日俄之均勢問題復發生、又不能以僅得滿蒙藏爲已足、又將染指於本部範圍、故今日吾國之運命不出二途、一曰邊疆瓜分、而共同監督本部、一曰因邊疆而牽及本部、遂成爲全國之瓜分問題、夫人之將死、不待其斷氣而後知之也、視其神色、脈息而已知之矣、今視吾國之神色、脈息、亦豈待六國之共同簽押、而後知國運之亡、此等神色、脈息、何待記者知之、全國之人、蓋莫不知之、然而饑嫗四出、紛廷巫卜者何也、叩求木偶、謂爲神方者何也、僧道祈禳、鐘鼓喧闐、鬼語神降、空巷觀之者何也、竊竊私議、處置遺產、捲負潛逃之法者何也、不肯延國手以單方治之者何也、腐敗秘密、紛紛擾擾、高談闊論、淺斟低唱者何也、嗚呼、此未可謂爲知死活者也、故吾人理想所希望者、先求吾國上等人士知死亡之無日、而有愛惜死者之心、一切增加死因、與夫無救於死之法、皆勿進、而後乃有治法之可言、今其現象所迫、又不爾爾、逆料正式國會開後、憲法之爭、組織內閣之爭、黨派之爭、皆將驟至、而革命

以後，所蘊積之各種毒苦，將一一暴發，若中央與地方之爭，若中央與地方財政之恐慌，若經濟上之破產，若土匪之突發，皆無一不將循環而迭起，救之之法，第一在今日國家之中心人物，及自審在社會能發言者，皆有犧牲種種，以救危亡之決心，必令旬日之間，令天下耳目精神一變，而後乃有可爲，縵而言之，必令當世人物，有愛國心，無利己心，而後可耳。

告陸總長及周總長

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陸軍部呈列

陸總長周總長聽之。今日中華民國之運命，在外交與財政，二者懸於二君之手，此運命日以變化，則二君之責任益日以加重，二君非有犧牲一切之決心，處置一切之勇氣者，則一君職居其位，卽爲亡國之罪人，二君知之否耶？陸總長君之於外交，負盛名，故全國倚信，以爲君必能了今日事也，夫今日事之難，及欲了事，則國家不能不有所犧牲，此當爲吾國民所了悉，故以君之既罷總理，而議會復起君以長外交，受職兩月有餘，而雲霧及其他交涉未聞有眉目，全國亦無責言之至者，國人待君，可謂厚矣，君之所以報國人者，將安在？聞君初回國時，私語所親，謂國事必無可爲，其所以然，以號稱共和國家，而國民對於政府之態度及議論，何無以異於前清之舊，橫逆四至，左牽右掣，難以有爲者必矣，吾人聞之歎息，以爲君之知言，及君任總理未旬日，輒以演語之誤會，遂相抨擊，吾人尤不平之，然暨其後君

卒以留任，而君其時兼長外交，蒙藏之事亦既在旁午之中，而君未聞有所補救，任總理數月，輒無故以疾辭，既辭而復允任外交，吾人雖一方面頗佩君之能自任，而一方面亦不能無疑於君之無定見，夫自任與定見二者相連，有定見而自任者，謂之智勇，無定見而好自任者，則兒戲耳，以國事爲兒戲，必非君之所出也，然君若有定見者，則記者之愚，誠不忍過責君以蒙藏之事爲問，以君之賢明，當知今日外交關係之相牽連起伏之故，蒙藏事不了，其結果之影響於全國者將何如，蒙藏事既了，其結果之影響於全國者將何如，繼蒙藏而起之外交之現象將復何如，綜而言之，全國之外交運命將如何，君是有綜覽全局之計畫，即無此計畫，已否有洞見全局之高識，此吾人所欲求教者也，夫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此乃中國之惡習，以君深入歐潮，決無此想，奈何吾人所知，公之長外部也，亦不過與各使一去一來一問一答，至其結果無似，則亦聊復置之，比者以大事日益棘手，則又微有退志，夫中國外交之棘手，君豈至今日始知之，前十年當早已知之，即日久居於外未深識也，則君第一次長外交時，當已知之，奈何忽去而忽留，昨受而今拒，責任心之薄弱如此，決非君之所宜出，此固吾人所不忍信者也，今日外交之全盤計畫之難，吾人亦固知之，惟國人之所須於君者，正復在此，竊以爲君既長全國之外交，當不僅局趣於外交一部，竊以爲君當於

國外之外交大有所活動，則其著手須在各駐使之改造，以爲君之耳目手足。然君受任後，所推薦之各駐使，用意安在，則竊所不解。胡維德豈非以公之故交而薦者耶？王廣圻豈非以隨君左右甚久，久欲甄拔者耶？魏宸組豈非以爲大黨幹事，思位置之耶？顏惠慶豈非以與君平日積不相能，故外出之耶？是數者皆良不足爲病，然君是否有改造駐使，整頓國外外交之決心，而用爲心腹手足者，竊不能無疑耳。某竊願君恂恂之容，休休之量，更益以全局之眼光，犧牲之魄力，不然，無故而進，復無故而退，男兒區區浮名，誠何足惜，所難堪者，清夜自問之責任心耳。唐突多言，死罪死罪。周總長君之初入內閣，海內紛紛以爲過當，及其數次出席議院，發言論計，輒多精核之談，於是議員大喜過望，悔往日之不相知也。某於二者皆以爲過，蓋君固出身於閩族，又久浮沈於官場，故閱歷特深，又有條理，且謹慎小心，有先輩風，顧其所少者，精密之對外眼光及魄力，又以浮沈既久，實不能不爲舊習所縛耳。故輿論之毀譽皆復過情，以君之才識，爲往日戶部度支部尙書，其視閩文介之流，未知孰勝。至以今日而長財政部，對於譎變萬端之六國借款，及複雜隔閡之各省財政，能否以大力舉之，則吾人始終以爲疑問。君之力主六國借款，深識其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之關係，在國勢雖已稍晚，然君之宗旨良復不誤，所誤者必改六萬磅爲二千五百萬磅，得不償失，而

於永久之財政計畫，絕無所措施，君意豈不曰我之通令各省，實行五項政策，及設國稅廳，將以中央統一全國財權，無待外款也，顧此著必之首，以中央稅與地方稅之劃分，及得各省之真正允服，而後可致，今則尙無把握，試問借款即成，過此六月，而君理想上之財政統一，卒不可得而實現，則君將如何，若曰，此非臨時政府時事，周學熙至此時已不在財政部矣，則可謂罷了，周學熙自身事，不可謂罷了，財政部事者也，國人待君，可謂厚矣，往日極全力以反對財政監督，致唐熊皆不安其位，於君則獨恕之，時移勢易，君乃獨受其成，而君於此乃不能立一深固永久之計畫耶，又君之對待六國團也，亦似過於忠厚，屏一切部員不用，而用梅雪爾爲翻譯，故六國團甚稱君能，然條件已訂，而倫敦一電，破棄墊款，則全盤瓦解，君乃於事先未曾得一言質問，而任六國團者爲天之驕子，欲如何便如何耶，今雖倫敦有電復活，然此中外交關係複雜，有前日之暴變，安知今日之復活爲可恃，竊願君眼光速而魄力雄，毋爲六國團所舞弄也，某竊有望於君者，今日財政祇有兩大計畫，其一則利用外債主義，除賠還積欠外，以之改革幣制，整頓實業，期以十年奠此基礎，此策不行，則其二爲實行減政主義，籌量中央及各省歲之出入，實行財政之自保，空言計畫之不行，以中央權力干涉之，權力干涉之不足，則君不妨宣布政見，以輿論之公力決之，要之敷衍苟且

爲旦夕之計、及一朝破壞不可收拾、則君之罪大矣、夫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今籌設國稅廳、委員四出、將以統一號召、其爲規模闊遠、決非尋常位置私人者可比、然道路頗聞所任廳長、及海關監督、多非物望、且與君昔日在農工商部同事者、多吹噓而起、則君并失平日之所謂謹慎者矣、乃若鹽政改革、爲今日要圖、而外間揣測、君實有私於營業及商人、此甚足爲賢明之累、記者深望其不確耳、財政、外交、爲今日亡國之媒、故某願縷縷爲二君述犧牲之道焉、

政黨安在

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少年中國通訊社）

最近程德全君發表政見商榷會意見書、極言今日國勢及人民程度之不可有黨、謂宜合力研究國是、一致進行、俟意見成熟、分黨不遲、其詞宏遠醇厚、蓋今日政客之所宜書億萬本而百回讀者也、聞執筆者爲章君行嚴、章君向持毀黨造黨之論、大得時謗、而章君力持其說不變、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某向者亦頗懷疑於章君之說、謂黨勢旣成、毀造當非時勢所能實現、今乃自悟向說之謬、蓋今日之所謂黨者、是否名實相符、若名與實大戾之黨、則其病國病人才爲何不當毀、旣已當毀、爲何復問可能不可能、旣并消極之毀黨而不能、則所謂積極以改良其黨者、更安有望、今日之黨、正如屯垢積污、造爲種種象、非團團打破、再

控再作，更無下手處也。蓋吾儕固明知政黨爲時勢之必需品，然正以必需，當更精心造作，以求合於利用，決不當草率塗附以欺飾耳目。今日無論何黨，其可運用之機關安在，其所相率以爲共同之職志者安在，其所研究以求必達之方向者安在，其所指斥異黨，不遺餘力，而自返而無忤色者安在，稍有良心者，當自知之耳，自知之而悍然不復反顧者，則以物類之不齊，其爲情各殊。（其一）則以向日政治運動之派別各異，不肯犧牲其感情意氣者也。（其二）則以既戴一黨，飲食奔走於是，猶家奴之爲主，不問主之是否者也。（其三）則以地方之關係，以平日感情之關係，特立異同，而借黨之同異者以爲尾閹者也。（其四）則臨時奔赴，拳旗吶喊，好爲生事者也。（其五）則假借名目，特立小黨，以取媚於有權力之人，而攫取黑幕中之利益者也。（其六）則書癡氣習，好立異同，自謂乃公所爲，爲理想上之團體而不悟其擻沙作飯者也。（其七）則好功名喜議論之人，明知其黨之不良，特自喜爲其一部分之事以爲無忤，即亦不顧其他者也。（其八）則消極沈廢，不願更張者也。此八類者，雖賢否智愚，程度互異，然相合以造成今日政界之不良現象，及其不合於黨之生存者則一，即不自毀，亦必有他動毀之，即自動他動皆不能毀，而必隨國家以俱毀，則無可疑者也。內外之選舉現象，言之傷心，然無論何黨，必不能曰此惟彼黨有之，而我黨則無也。投票選舉

者、投本黨黨員票、則賣百元一張、投他黨黨員票、則百二十元、此其人尙安可與之論黨、又入黨者、輒以選舉之事務所之供帳適意與否爲去留、亦更安有黨可論、彼黨勢盛、則冒爲黨員、以求當選、既當選、則又脫黨、何從以黨德黨綱約束之、故事在今日、黨之一說、爲良心上之苦痛、其忍此苦痛而不肯服從毀黨之說者、則甘爲官僚盜賊、土匪奸民、及一切無意識者之傀儡、斷送國家之罪人而已、無黨之時、尙有是非、有黨則無是非、無黨之時、尙有一致之輿論、有黨則必故立異同、此蓋非黨之罪、乃當時本未有黨、吾輩必欲傳虎以翼、指鹿爲馬之過耳、今日毀黨有二至捷之法、其一則當世之中心人物、並能捐去宿嫌、而一新政界之空氣、其二則當世之自命爲有意識者、一一脫黨、而專提倡清議爲目的、一年之間、謂國風不丕變者、吾不信也。

無恥之由來

社會之病二

某君書來盛稱少年中國、譽揚過當、愧不敢當、書中又發憤申論國人病根在無恥、屬記者抉發其病根之所由來、其言絕痛、記者本意欲將其大著、實之本報爲光寵、不幸遺失、深感其言、寤寐論思、而有此作、以復某君、求相發明、並求國人之一悟也、嗚呼、同屬國人、焉忍以

此極可傷心之惡名，以加之於他人之身，然吾國人少數之有此病根，則無可諱也，權勢所在，性命以之，嗜昔之宗旨不之計也，人格名譽不之計也，孔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今之世，蓋求久要不忘三日之言者，固已希矣，推義和團時代，競爲團匪，聯軍時代，競稱順民之心理所至，則何在而不用其極，謹語國人，此非細故矣，夫國風之良否，關係國羣之存亡，至以無恥爲國風之一，則天下事尙安可爲，然今假定全國中實有此少數者，此少數者之病根，實從何來，記者敢斷言之曰：第一由於國民無道德之根柢，第二由於現代思潮之薄弱而已，夫國民道德最深根柢，莫過於宗教，宗教種類雖不同，要其薄現在，崇未來，賤苟儉，重信仰則一，吾國既自古無宗教，孔孟之說，高尚而不適於民情，而莊老楊子之糟粕，乃綿延於世，其說既以虛蛇委縮爲我爲宗，世風乃益趨於儉薄，及奔走嗜利之途，利之所在，見金而不見人可也，故數千年以來，皆以仕宦顯揚，魚肉人羣爲學說，及歐風東漸，莘莘學子，於新舊道學皆無根柢，惟浮淺之曲學，及體魄之慾望，乃大發達，故簡單言之，吾國乃兼中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二毒，唯心者言其無所不可爲，唯物者言其爲之必以利，今世界各國，其國民皆有淺薄之共同理想，其對現世則曰愛國家，其對現世以外，則曰信仰其國教中所奉之神，以是於現實主義以外，尙有將來，於利已主義以外，尙有他物，以增長人

生之趣味、而維持國羣、今吾國則固已無之矣、固已無之矣、意者此無恥之病之由來乎、愚見、幸有以教我、

爭總統說

民國二年二月四日
少年中國週刊

近見各報載黃興氏有與袁爭總統之說、又有載有人勸袁勿作正式總統之說、又有載黃興氏不願爲總統之說、夫拒絕選舉之候補、誠文明國所常有、至於與袁爭或不願爭云云、則記者以爲兩皆失之者也、總統爲民國公僕、非一姓一人之私產、以黨派之多數者得之、黨何以能得多數、非以金力、非以武力、民意向之云耳、故在共和國、公然以候補總統資格、出而與其他候補者、爲政治上之競爭、決非醜事、決非可厭惡之事、亦決非可排斥之事、更非可忌諱之事、願爭、決不爲無氣節、決不爲搗亂、不願被舉、亦決不爲何等高尚、自信、身關係國家存亡、國家非我不可、正不妨明揭旗幟、公開演說、以其所信之政策、求國民之同意、被舉者安然而代之、不被舉者安然而去其位、凡以民意所向背爲從違耳、至如以本身關係、不願當政治上之衝、亦不妨明言謝絕候補、正不必爲若茹若吐之詞、此共和國之常、則孺子所應知之者也、今選舉正式大總統期近矣、國內偉人未聞有發表政策、以求國民同意者、亦未聞有公然謝絕候補者、惟此爭總統與不願爲總統之說、洋洋盈耳、此真吾

國特別現象，往者一方面有讓總統之說，故今者一方面又有爭總統之說，一似共和國之國家，在彼數人掌握，彼若願讓，則第一把交椅即屬於此，此若不願爭，則第一把交椅即屬於彼者，有今日之願讓，故有異日之種種報酬，有今日之若吐若茹，似願似不願，則有異日之種種推諉，種種口實，俗語有云，不成體統，其今日之謂乎，袁世凱吾願其爭總統者也，黃興孫文吾亦願其爭總統者也，黎元洪吾亦願其爭總統者也，四萬萬人中，有自信其政策可以救中國得多數者，吾未有不願其爭總統者也，記者自信無此政策，無此信任，故不爲也，非不爭也，吾人所希望於中國今日政治現象者，惟此公開之競爭耳，不爭之說，非所願聞，亦不祥之語也，今敬告袁總統，公若不願爲總統者，向正式國會聲明謝絕當選可也，公若願爲總統者，請公發表今日時勢相應之政策可也，區區上海之歡迎國會團，可勿問也。

土耳其之政變

長國二年二月四日
（參見中國週刊）

土耳其既以青年革命黨之力，運動軍隊，革命成功，廢專制而建立憲，黨人執政未久，而以激烈及跋扈之故，不安其位，乃至不能不授權於舊黨，舊黨執政，乘內外分裂之後，兵禍連結之秋，意戰既敗，藩籬旋起，乃不能不屈辱以與意和，而與其屬四國者戰，戰又大敗，都城岌岌不保，乃復議和，爲列強所威脅玩弄，和議日在於漂搖風雨之中，而其結果乃僅有二

著、(一)歐洲之土耳其爲列強所分割、(二)卽不分割、亦僅能退保至君士坦丁爲止、至其藩屬之各自獨立、又不待言、於是青年革命黨大憤、大起示威運動、舊黨內閣乃不能不辭職、乃未經辭職之先、而總司令官南金姆巴霞、卽被示威運動者所殺、全體閣員被逐、新閣成立、據黨人所宣言、無論如何、必不能割棄安得利安納勃爾於勃牙利、並須恢復各敵人所占領之土地、和同因之大梗、列強皆以爲戰爭必將繼續云云、夫國在圍城之中、而猶起革命之師、此誠萬國史上所希有者也、土耳其雖弱國乎、然歐洲固有用以爲歐脫、不願其分割者、而今者在勢則將除瓜分外、無第二之運命、誠不待言、今以他國人之眼光視之、土耳其國中之紛紛擾擾、無論革命黨與非革命黨、此時猶待割之牛羊豬狗、自爲鬪於圍堞之中、最近之將來、不過一刀同盡、今日喧拳攘臂、誓同不共戴天、同國之讎仇、異日者將求一啣沫相煦、歌哭相聞之地而不可得、此誠歷史上之陳迹、古今同蹈之覆轍、逝水來波、吾人方不勝其痛恨、今以功罪論之、青年黨之發憤救國、起而革命、豈非一片之義肝忠膽、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慚其義烈者、奈何革命功成、驕逸跋扈、其所措施、乃無一不拂於民情、卒至士民憤怒、藩屬離叛、爲舊黨所藉口、而乘機起而代之、彼舊黨者亦不悟屯垢積污之不可以立國、妄愆已覆之鑿、而斷三食之炊、一意一心、只思排斥異己、固置黨援、官僚與黨

人乃始終成爲水火門戶之爭，而疆場上之兵爭，反遜其壯烈，卒至軍人習於驕蹇，帷幄淫於貨財，摩訶默德在天之靈，不能佑其子孫之不肖，兵戈再接，喪挫隨之，青年黨雖謀國不臧，而愛國之心，固勝於老朽，不堪於辱國喪師之恥，遂奮起以野戰破敵之砲，而殲其國之國仇，此寧非世界中一悲慘義烈痛快淋漓之舉，然推其結果所歸，蓋不外官僚與革黨，互騰湧其亡國之波瀾，而同演亡國之悲劇，雖其節奏角色有異，要同爲亡國劇中之重要悲歡人物，罪魁禍首，各有應科之罪名，夫悲歡則可聽之過客，功罪亦可付之不論，但革命黨無論矣，即彼所謂官僚派者，豈無二三愛國而強有勢力之人，奈何不察時勢，而甘心合演，此等無名之悲劇乎，在彼當事之人，身首異處，猿鶴同盡，誠爲自取之尤，爲問數千年以來，回宗之靈蹟，亞細亞人之故邦，勇敢好戰，堅僻守舊，無辜之人民，誠復何罪，而遂令其聲沈響絕，瓦解魚爛，一至於此，嗚呼，成敗之蹟，得失之林，非難知也，昔者中國閉關自守，成敗興廢之跡，遠睽數百年，近亦百數十禩，常人耳目所蔽，誠有難知，至於今日，則隔岸之毒火方張，鄰軍之覆轍未遠，而革命派與官僚派所演之劇，誠與土耳其近事，無黍禾分秒之不同，吾輩所願剖腹泣血，欲爲國人告哀者也。

政局之險惡

民國二年四月四日
少年中國週刊

一國之大患，莫大於其全國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競爭之軌道以相與進行，而各含有不平之意思以相齟齬，此意思者，互相隱忍，互相彌縫，則幸得一日之小康，而國家正當之職務，亦絕對不能進行，及至一朝不能隱忍，不能彌縫，則大患至矣。乃若中國之所患，又非僅國之有力分子各有不平之意思已也，此理乃互有絕對不能相容之意思，實言之，即猶物理學上所謂同一位置，不能同時容兩種之物者，然此兩種之物，將如何安放，此乃中國存亡之根本問題也。夫善於競爭者，同時為伸張自力之主張，即同時亦尊重他方之人格，猶之博奕，敵愈高者則下子愈有趣味，此惟善於奕者之程度有之，若夫本非棋手，勉強局面者，則其用心全不於局中著手，只欲於局外擾亂破壞，以冀一己之不敗，此所謂兩方面之分子之絕對不相容也。今以政黨論，則共和黨與國民黨各有主張，亦何妨和平進行，乃據兩黨之口吻，皆欲取消其異黨之人格而後快，覺立黨之資格，惟我黨所獨有，彼黨何能與於此者，以我論之，兩黨皆非有意著棋者也，皆不欲於局中求勝也。今有博奕於此，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則其能勝者幾何，況於此輩之博奕者，其意不僅以為有鴻鵠，乃希望有蒼鷹突下搏殺對手者乎，故調和黨爭云云，在外國政界為無意味，在中國則有深厚之意義，存乎其中，所謂息黨爭者，乃欲止其搏殺也，於兩黨之外，有一種偉大勢力者，豈

非袁總統，以理想論之，政黨局面如此，吾人當愈希望有超然局外者，主持局面，勿任黨人之自相搏殺，而徐圖和平之進行，然以袁總統能於政治上恢充信仰鞏固國基，則始足以與此，不幸袁總統於其歷史上既有無數政敵之與不相容者伺於其旁，而其政治上之措施，又能增加非政敵而與之絕對不相容者出現，以灰心短氣於其間，今以公平無私之人之眼光論之，欲全贊成激烈派之割據獨立遷都南方者之所為，吾知其為國家故，必不忍也，然今欲反對此激烈派之所為，則必須有一種光明正大之旗幟，足與為壘壘之對峙，今以袁總統之所為若此，其足以鞏固國基，維持信用者安在，將欲驅率政客效□□□□□□□等之所主張，吾知其良心上有所不許也，若令政客之良心，係一種特別物事所製造，而竟許之，則天下者亦非區區數百數千數萬輩政客之天下，民信之所不孚，其為瓦解也必矣，故惟袁總統有瓦解之勢，而後排袁者有鼎沸之機，若國會歡迎團之所為，若絕對排袁者之口吻，吾人誠有所不忍贊成者，然吾人敢公言之曰，袁總統真正政治上之公敵，及國民真正對袁之心理，尙未發表，若至一朝忍無可忍，諱無可諱之時，則袁總統瓦解之日至矣，即中國之糜爛之日亦且至矣，而在今日言之，彼排袁者固將以我言為黨袁也，彼黨袁者又將以我言為排袁也，國民之公意，無所謂黨袁，亦無所謂排袁，排袁者聽之，公等何妨

稍弛其事實上之感情、武力之解決、而用政治上之正軌以與爭乎、黨袁者亦聽之、公等亦何妨去其偏私之意見、勢力之根據、以及一切詭謀、而用政治上之正軌乎、若二派者皆不見聽、則我等公平無私之國民、亦只有束手待命、以待玉石俱焚之天運、蓋今日國勢、固不容我等濫用暴力、別樹旗幟、以與此二派者爭短長也、最近總統府之所爲、乃益荒謬、以意識斷之、斷不須急於發布之組織令、而彼等乃強附法律、以喪失天下之人心、以意識斷之、與國會組織法根本反對之編纂憲法委員會大綱、而彼等乃急提出、違法之聲、雖祖袁者無以爲辨、夫袁總統則何知有所謂法律者、亦其左右二三好事者之徒爲之而已、當斷者不斷、不當斷者而乃勇斷非凡、蓋彼中雖包羅萬有、而能識今日之潮流及機緘所在、以勇於建言者蓋亦鮮矣、故政局之日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爲之、乃袁總統之自爲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運命可以一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國之大勢亦有二言可決、曰對外則爲土耳其、對內則爲墨西哥而已、此豈袁總統之所欲乎、抑豈共和黨或國民黨者之所欲乎、

論自殺

閩人孫君秉義蹈海死、時事新報亞雨君、執自殺有刑之例、以明死者之不當、從社會組織

立脚點言之也。亞細亞報微中與哲維君皆哀之，而推究其原因所在，以明社會之罪惡，特其立論範圍稍殊耳。以彼死者沈憤積憂，一往不復，其實已超過於人生範圍以外，其心情亦決不求諒於吾輩悠悠之操觚者之口筆，吾人試驗吾黨之未死者，是否與孫君有同種之苦痛，若其有之，則死與未死，特一皮囊之別，誠何足道，若其無之，則吾且問亞爾君等，若與孫君有一日之雅親，見其沈憤積憂之故，將有何說慰其哀思，而蘇其慶生之望，若曰國有常刑，君不宜爾，則彼之蹈海而自絕者，本以求死，何懼刑乎，蓋吾人接此悲聞，惟知今日吾國人類之可哀，及吾輩心情之不泯，抑不復能哀此死者，至如更以俗世之空文相責備，則其去人生之意也遠矣。夫自殺一大問題也，至如吾人今日尤為一切身世重要問題，綜言之，即為吾輩商量處置身世之一種法門耳。自殺之事，文明時代，多於野蠻，畸人蹈之，易於常輩，統計具在，斑斑可考，大抵今世文明時代，自殺之原因，有原於哲學家之厭世者，有原於戀愛失望者，有原於生活困難者，有原於避絕其他苦痛者，此皆非下等動物及野蠻人意境所到，即以戀愛論之，野蠻人初無高尚之情感，其云戀者慾也，非戀也，戀可永世而不移，慾則易動而劇變，且野蠻之人，慾不得遂，常出於械鬪搶奪之舉，而文明時則良心上天，然不能滅，其視自殺也，實有一種光明娛樂別種之將來世界，為其靈魂所幻想，此其

幻想、決非尋常宗教家輪迴及上帝降罰云云所能抑治，更非區區世俗之法律足以挽回。此境決非淺化之民所能到者也。又如生活困難，爲近今自殺種類之一大原因，然世間曾聞畜類有以乏食而自殺者乎？吾國之以此因而自殺者亦希，豈緣於吾國之家給而人足乎？蓋自殺者雖程度不同，然智慮所苞，必有決絕或想像未來之一境，而斯二者都非常虛所有也。近哲思潮，日復日活，程度日高，則自殺之事益往往不絕，日本尤以情死之多，著名世界，蕩婦浪子相悅無極，則飲刃蹈崖，視死不二，此其風俗，誠於社會組織，未可爲訓，然頗有哲學家規國之談，謂此情死之風，實發源於武士道，觀其厭絕塵寰，以死殉情，事雖猥細，何可鄙夷，蘇滬之間，桑間濮上之行，等之茶飯，然情死之少，抑何故也？足見自殺之與文明人智之比例，實等連環，至如若孫君蹈海之流，又非此比，誠如哲維君所論社會殺人，徵中君所論國士之自殺者也，彼逝者決絕如此，離絕私緣，憂國憤世，是其人格之高，志慮薄弱，不堪奮鬪，是其所短，今舉世塵污，而有此泥淖不染，孤芳自好之士，此正國家之珍寶，社會之明星，吾儕生者得此哀聞，正須激發良知，滌瑕蕩穢，以求相與安樂生存之道，安忍更復以志慮薄弱相責，蓋醉生夢死，屯垢積污之徒，四萬萬人中恆河沙數，未能誅伐，乃責高明之士之自絕，則社會對於同類之感情，不已薄乎？至謂恐以獎勵自殺，則今人之甘於奴隸

而死者至多，固無此慮也。夫自殺者非徒孫君也，楊篤生、萬福華諸健者，以其高明，故奇迹播於人世。即近者有天津某君之自殺，與孫君先後而死者，有粵人某君之自殺，記者沈冥健忘，不能舉其姓氏，且自殺者形也，其不自殺而遁於厭世消極、心煩慮亂，或慄然不能自安其生，或遂夭折而死者，吾師吾友，以及吾儕不相知之人，天涯海角，誠復何限。正緣社會積惡、陰霾四積，而此空明清潔之空氣，及光綫，皆消滅耗惡以等於零，以至白晝鬼行、魑魅肆散，吾儕得類似於孫君者之哀訃，勉為闡揚幽德潛光，以勵薄俗而警生存者於什一，或其可乎？感於諸君之偉論，發表私說，以求讀吾報者之一省也。

內國之機會均等主義

民國二十二年

列強之謀我也，輒利用機會均等主義，此語華譯輒譯作利益均沾，然利益均沾云云，殆不如機會均等之確切，蓋不僅利益須均沾，即「利益因以發生」或「利益可以發生」之機會，亦須均沾也。今吾國新式文化，殆無一不仰外人之教，外人以自由行動對我，於是我國中，即有無數人之自由行動之肆行於國中，外人以機會均等主義待我，我既無如外人何，則以機會均等主義自相對待矣。中國道德向習於保守退嬰，自權義對待之說大昌，於是對外用「保守退嬰」之舊道德，對內則用權義對待之新道德，權義對待，非惡德也，而吾國人

乃一轉而成爲機會均等主義，則殘殺爭奪之禍大作矣。今之選舉總統，一機會均等主義而已矣。爲問孫中山君之鐵路全權因何而來，則豈不以讓總統之報酬乎，袁得總統之大利益，故讓總統者，乃不能不有相當之利益，革命元勳既已手創民國，乃不能不問管有國民利權者，各各得一相當利益而去，皆同此例也。今者正式選舉將屆，吾人心目中無袁無孫，無黃無黎，惟望以相當之政策，爲公明之競爭，得國民之最大多數者得之而已，乃其內幕決不許之如此，一方面必有千迴百折以得總統者，一方面必有千迴百折以得與總統相當之利益者，其資格下於此者，則所得視等差爲殺，今方在千迴百折之中，而其結果殆不出吾人所意料，一國之政治舞台，乃有暗幕，而無明幕，內政問題，幾如外交風雲之不可測度，識者即此一端，已不禁灰心短氣已，夫共和國之要素，在無階級無等夷，人民各立於平均之出發點，以爲相當之競爭，是以聰明才力之用爲可貴也，此義亦可謂之機會均等，至國際上之機會均等，則爲弱肉強食之義，決不含有公平競爭之說，故於機會均等之外，各有其勢力範圍，在此勢力範圍之中，決不許機會均等，若日之於南滿，俄之於北滿是也，吾國今日之政黨亦正如此，廣東湖南爲國民黨之滿洲，貴州爲共和黨之滿洲，在此等區域之外，則能力能進一步者，即減一步之機會均等，若能力相等者，則機會均等主義出矣。

故於山東兩黨勢力相若也。所謂周都督者，則平均一省之利權，爲之五雀六燕，甲派有所利，乙派亦得之，乙派有所利，甲派亦得之，如此者，號曰政黨之競爭，此猶爲平和之好現象也。下此者，乃至濫用武力，拘捕異黨之可當選者，俟選舉後，乃釋放焉，則列強之待土耳其及中國，是不過矣。嗚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竊望今之政客平心思之，此等政黨現象，諸君之良心能忍與一日居乎？下至於袁總統之授勳，亦用機會均等主義，夫勳位之爲無名，固不待論，乃卽其授勳之次第，亦儼若有機會均等之義存。馮國璋段祺瑞之授勳，所以示均等於黃興孫武也，各部曹司之授章，所以示均等於南方無數之中將少將也，昔陳平宰肉，如治天下，袁總統可謂善宰肉者矣，善平天下者矣，自民國成立以後，其最可快懼之現象，在人民愛國心及同種之感情更薄弱於往日，而此根性，決非吾貴重之民族所固有，其根源實自此機會均等主義發生，蓋同仇敵愾之美誼，不以用之對外，而專以用之對內，此可哭耳。

最近之袁總統

民國二年一月二十日
少年中國月刊

本報之於袁總統，言亦贅矣，總統府人，頗有指本報如總統府之都察院者，果爾，則敢言直諫，屢批逆鱗，而不見責罪，未始非總統之賢明，然本報暨他報之責望於袁總統者，其聲益

高，而其言復置不省，果爾，則晚清厲行留中不發之制度，復見於今日矣。記者誠不憚其言之贅，敢爲最近袁總統一言也。(一)憲法編纂委員會之設，記者誠不解其是何居心也。夫其第一次提出之案，顯與國會組織法二十二條相背，府中亦不乏明法通理之人，安有不知知之而欲以隻手掩天下之目耶？及第二次乃提出修正國會組織法案，則自理自掘，又復何爲？今於此等手續之拙劣，皆置不論，獨問參議院即俯從大總統之盛意，爲之通過，所謂憲法組織委員會者竟以成立，此委員會者遂揮其如椽之筆，草一開國垂遠之鴻文，其最後之通過，仍不能仰之參議院，議院不通過，將更有何法？此一篇鴻文者，亦即取以覆瓿而已。况以今日黨勢現狀論之，委員會之案其爲不能通過，即委員會案通過矣，而其起草之憲法，決不能以拘束將來之衆議參議兩院議員，又無可疑。然則何復爲此庸人之自擾也？事後決無結果之可言，而乃必爲此紛紛以蹈弁髦法令之謬，以速海內之疑懼，爲總統之本身政策計，亦有何利？袁總統號爲大野心家，顧其所爲，乃專爲有損於己，無益於國之事，誠記者所不解者也。總統府人之言曰：是乃各都督所請者耳，姑無論各督請此之動機安在，第一須問總統係自爲政，抑各督爲政？第二須問總統之意，豈以今日都督，尙猶前清時代，督撫凡受治其下者，無有不服從之理耶？此亦可謂不識新潮流矣。(二)袁總統答復

四都督之電文，最表示決心之電文也。意在遏姦止亂，此等決心，無論何黨料無反對之理由，但中有一種語意，爲袁總統所慣用者，某以爲乃大失政治家之態度，若曰：「世凱病廢以來，無意世事，時勢所迫，乃爾出山。」若曰：「某本有田園之樂，初無出山之想。」此等毫不相干之言，而言外乃以見推諉軟弱之意，某甚爲總統不取也。袁總統須知既爲民國偉人，其本身之動作進退，本身當自有決定，自負責任，決不可委責於人或時勢也。此語雖近似吹毛求疵，然真正之政治家，決不出此言也。（其二）對於江西李督之辦法，記者不復置論，但國務院鑿電中，有令議會歡迎汪瑞闓一語，此語實表示國務院不知省議會爲何物，卽令國務院通電中全體無誤，有此一語，遂爲反對者挾持之利器，令人益輕中央無人，此等通電，袁總統之所主張無可疑也，或曰：是乃黎副總統調停語，國務院特轉錄之，若示中央不負責任者，然吾輩新聞記者轉錄他報之語，亦必負報律上之責任，况政府乎？政府並此等機緘亦不之悟，則吾知其不能了天下事矣。（其四）袁總統近頗語人，謂已之一身，等於孤立，大衆不肯幫忙，而咸相責難，以共和黨對於某案爲例，袁總統須知凡政治家有正確之主張者，決不患無相當之信仰，既無相當之信仰，徒恃情力積威，或情意投合之手段，則其爲效亦僅矣，宜人之不肯幫忙也，夫袁總統初受任時，傾心願幫忙者必不乏其人，今

則頗有離心離德矣。此等可懼之潮流，南方之清流益甚，此皆袁總統政策不確定，不肯犧牲一身，以試國民之同情，而日日敷衍調停之效也。共和黨國民黨何足道哉。（其五）讀共和紀念日所發布之勳位勳章授與令，而不喪心短氣者少矣。此等物事，在今日已同前清同治咸豐時代之黃馬掛記名提督藍翎功牌之列，竊不解袁總統之以嶺上白雲自怡悅者，一至於如此。彼受之者之面無慚色，則余亦不敢過事誅求矣。袁總統閣下，今日為中華民國一髮千鈞之時，即為公一髮千鈞之時，望公之益為國自重耳。

日本政變之趣味

自桂太郎氏代西園寺氏為內閣以來，日本國民憤於藩閥之專橫跋扈，乃萃全力以攻之。桂氏欲另立政黨，以與政友國民兩黨戰，而卒以國民之多數憤慨，至於不能不辭職。此次政變之騷動，東報載稱日比谷燒打事件以來未嘗有也。余於其正（國民黨派）負（官僚派）兩方面之行動，皆感有無窮之趣味焉。所感一、藩閥階級之由來。凡一國中有一種團體之有勢力者，其間必有成立之理由。今論者殆無不有祖民黨而攻藩閥者，此自大勢言之耳。實則日本之藩閥派，及其系統之官僚派，必僅以吾國腐敗之官徒，及歷史上所載君側之奸者比之，則甚非事實也。藩閥之由來，蓋由日本廢藩勤王之方，以長薩二藩

者功最多，故自明治以來，掌握政權者，多一藩藩士，乃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松方正義之流，亦並非吾國之老頑固派可比，彼等皆曾飲酌文明之新潮流，於政治上有一定之主義及手腕者，自以輔弼王室，其功最多，忠君愛國之心，非全國之政客或青年可及其國君既重其喬木，故此輩亦自以老臣謀國，未許卸肩，自其惡之一方面言之，則爲盤踞政權、阻塞賢路，自其善之一方面言之，則爲以身許國，自信太深，論其功績，則日本之有今日，藩閥之功，亦何可廢，論社會之大勢，則此等貴族政治，雖不容立於平民思想發達之下，然在文化初進之國，則有此一重大之屏藩，爲國民儀表，而持漸進主義，故其國基礎乃日益鞏固，英人今日無不惡貴族政治者，然其國之憲政之完美，乃實由貴族政治，循序漸進，以有今日，此故家喬木所以與國家有關係也，彼日本國民今日之以藩閥爲萬惡者，乃今日進步時代之激言耳。

所感二、桂太郎氏之態度、日俄之戰，桂氏實始終其事，其於國不可謂非功臣也，勃茲墨斯之和議既成，全國憤怒，急攻桂內閣，然其時其勢，日本之不能不遷就和議，今其國人亦既了悟，凡政治家以能冒國人之不韙，而爲其國決定大計者爲最偉大，桂氏於此，誠爲偉大之政治家，決非吾國之瞻前顧後，孳孳爲利者可比，西園寺第二次內閣中，桂氏宜鑒於伊藤博文氏、哈爾濱之慘禍，優游養望矣，然卒不願暇逸，以重臣

而歷聘歐俄、將以決定東亞大局、則日本之所謂元老者、乃華爲國之元老、非華爲利之元老也。明治既沒、倉卒而歸、桂乃忽以重臣而入宮、又忽以宮臣而繼相、因是全國騰沸、謂爲混亂宮府、盤踞政權、桂之自誓、則謂際其國新難、非自任其事不可、其心情尙未可知、其舉動實嫌粗率、且有自食其言之憾、然及其代相以後、其意思之強固、態度之光明、實記者所深崇拜、要知俯順輿論之政治家之賢明固可欽、對抗輿論之政治家之貞毅尤不易爲、桂氏當全國騰沸、聲言擁護憲政之際、而發表意見、組織新黨、以身當萬矢之衝、而無作色、其魄力決非一卽推倒之西園寺君者可比、在日本輿論、雖指桂氏停會復停會爲違憲、濫請詔勅爲違憲、然不幸日本之憲法及先例、決不如愛國之日本人之所言、桂氏既歷經艱屯、乃知大勢之不可抗、而束身以讓山本氏、此不可謂非有政治家最後之覺悟者也、凡民氣以反動力而益盛、然反動力之所由作、以其國有強有力之政治家耳、強有力之政治家、有善有惡、卑斯麥其善者也、梅特捏其惡者也、桂氏之善惡、今日尙未能斷定、然要之不失爲強有力之政治家、若如吾國之所謂政治家者、則不倒翁之政治家耳、皮球豬脬之政治家耳、琉璃蛋之政治家耳、此等不倒翁、皮球、豬脬、琉璃蛋、之政治家之所爲、其能力乃率全國於腐敗黑暗、決不能生政治界之潑酵力、然則桂氏者卽爲元兇巨惡、日本國民猶當

戴爲擁護憲政之功臣者也、所感三、官僚派之態度、桂氏墨幕下之各黨、若中央同志會、舊爲大同俱樂部者、此次之贊成新黨、固無可言、獨國民黨中、除大石正己派、向以在黨中勾通官僚著聞、其奔赴亦無可異、獨惜河野廣中、坂本金彌、島田三郎之流、其人自奔走國事數十年、或十數年以來、苦節勵志、卓然爲民黨之儀表、乃亦不幸中道折節、與犬養毅氏背道而馳、誠可痛悼、然彼其心情之變遷、可得言也、彼以政治常軌、論宗旨異同、不論簡人感情善惡、桂氏新黨之新政綱、將以整理行政、改訂文官保障法、實行社會政策爲職志、故毅然赴之、不爲忤也、然綜其所論、亦不過爲桂太郎氏所牢籠、蹈政友會所常蹈之情、意投合之弊、不肯整頓壁壘、協力與藩閥一戰耳、此等無可多論、惟記者並於此等人物、亦有感服之處者、則彼等既已中道變節、猶敢於發表所信、以與輿論爲戰、絕異於蠅營狗苟、調停敷衍者之所爲、每歎政治家有良有惡、然其態度要不可不公開、政界中與其得模稜兩可之僞君子、不如得肆無忌憚之真小人、尙令社會種類得以分明、今卽比河野等爲變節爲小人、然其無忌憚固不可及也、乃若大隈伯者、依違於二者之間、朝暮異態、甲乙異言、視大石輩遠有遜色、此最爲政治家之惡德、此公大言無實、謬得輿望、宜其爲早稻田派所猛攻者也、所感四、官僚派新聞之態度、凡機關報最難作、然亦文明政治界之一流

行物也、其第一要素、在操縱此機關者、有一定之系統潮流、於是爲之機關者、乃能代表之、若彼黑幕中人、本無系統宗旨、惟恃此數輩之文人無賴者、爲之鼓吹盛德、二者意思不相銜接、乃成連篇累牘之嘆語耳、故無統系之政府或政黨、決不足以有機關報、今觀日本自政變以來、所謂官僚派新聞者、步伐節奏、絲毫不紊、就中國民新聞、尤以二十餘年來經驗之效、最不忝於其職、此亦一種程度問題也、夫以上四者、最爲日本國民所疾首者也、卽記者亦豈右之、願自記者論之、而皆有可取之長、蓋局外之論、或較局中者爲公平也、記者之意、尤在發揮此等階級人物機關、雖爲其國國民所號稱爲公敵者、然國民公敵、亦自須有相當之程度者、乃能爲之耳、所感五、日本國民思想之搖動、自明治逝世以後、外人論日本前途者、於其國民思想皆有搖動之懼、所謂搖動者、卽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之分離是也、日本人自稱爲家族主義的國家、神人合一、爲世界最美之政體、然此等思想之必不能持久、殆社會進化之大勢、以吾人論之、日本人之立憲政體、久爲德國主義所風靡、此後若能循序漸進、蜿蜒脫化、以成爲英國式之立憲政體、則君國交受其利、若深閉固拒、必欲持穗積八束所養成之學閥、以鼓鑄其國民之思想、竊恐非人力所能到者也、今茲政變、乃漸證其國民思想、與頑固派思想之衝突、當尾崎行雄氏在議會質問政府奏請詔勅之

責任、桂氏答以不在答辨之限、尾崎氏即問詔勅有誤、將復如何、官僚派議員即奮呼尾崎氏爲不敬之賊、尾崎氏即答辨、謂天皇亦即人類、人類安得無誤、此語在日本前數年發之於議會席上、吾知不論屬何黨員、懲罰問題、殆不能免、而今者輿論則純袒尾崎、此足見日本國民思想之變遷者非一日矣。

殺人論

執人而刺之、射之、毒之、彈擊之、車裂之、如是種種、謂之殺人乎、雖有大戰、終其役不過死數十百萬、乃至千萬、雖有屠伯若白起、項羽、李闖、張獻忠之流、其躬所屠殺、亦不過數十百萬、下此則若歷史所載、酷吏張湯、來俊臣之徒、其所膏血肉、亦已僅矣、嗚呼、此皆有形之殺人而已耳、世人當知有形之殺人、流血伏屍、終有數計、惟此政治之齷齪、社會之穢濁、則厚毒積惡、舉數千年人類之精神及殼軀、及無量億劫人類之精神、軀殼盡枯殺之、而不可以數計、其禍較寸裂爲苦、其罪較屠伯尤酷也、今以吾國今日現象論之、憂患相煎、萬衆惶恐、惟危亡之無日、農工商賈不敢有一日之安其居而樂其業、愁嘆怨對不可終日、血枯脈竭、奄奄無一息生氣、其所殺何止數十百萬、爲萬民而設之政府、其在前清僅以奉一人一家、今則樞密之所論議、議會之所討究、不過以狗權人豪右之私、自臨時政府成立以來、未聞有

爲民生社會之困苦顛連而請命者、裨販之學理政策、皆以飾政客之榮名、飽虎狼之私利、於吾平民何與焉、則其所殺又何止數十百萬、政客者游民之尊稱、黨會者私人之利藪、上下相罔以爲利者、充其量不過百十萬人、而大多數則供租稅仰鼻息而已、章服煌煌、皆膏血所華藻、開府赫赫、皆頭顱之京觀、則其所殺又何止數十百萬、優傑之士類、穎秀之青年、聰明才力、不得有所試、以爲正當之發舒、惟是沈溺汨沒、朝華夕萎、則其所殺又何止數十百萬、亦有發皇蹕厲愛國救時之士、雖其所蘊蓄者未足以表著、然涵濡日進、則才傑者出焉、乃腐心之藥、華服甚於刀鋸、鉗口之方、金錢慘於錐刺、則其所殺亦何止數萬、以數千年專制之遺毒、屯穢積惡、社會風氣之蔽、亦既甚矣、乃當軸權人、豪猾政客、務以虛榮奢華僞薄之道、爲之騰波助流、以名器獎進其私人、以官職遍植其私黨、以權利遍餉其鄉土之選民、於是上下相煽、良心死絕、乃其所殺亦何止數千百萬、因是種種、識微達幽之人、見幾高蹈、熱誠愛國之士、冥心孤往、遂欲一瞑不視、以稍殺其慘戚之無聊、而冀幸萬一之不與於借亡也、則其殺亦不止百千、慘莫大於殺其心、而殺身次之、哀莫大於滅其魂、而族滅抑又次之、大抵今日吾國之權力較大、智識愈雄者、其殺人亦愈多、又不惟殺人、抑自相殺者、也、全國上下日日在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之中、奚以待他族之宰割也、今爲語執政及當今之

政客諸君等、今日且勿復高論吾欲云云、但令爲吾國民求安身立命之地、亦自己爲自己求安身立命之地、則已足矣、

正告袁總統

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少年中國週刊)

讀布告第四號感言

昨日大總統布告第四號、誠飭現在選舉界壞法徇私之弊、可謂深切著明矣、記者前日著論於本報、敬告各黨主持選舉事務之人、望其勿濫用金力武力以破壞法治之前途、寧不知用武力金力以敗壞選舉者、其於刑律爲犯罪、當有國家之法權爲之綱紀、顯記者持論不以綱紀之任責之當局、而乃以戒愼之道忠告各黨者、則以今日地方官吏各徇其黨、豪猾奸靈各奮其私、中央束手拱聽、徒以文告塗飾耳目、綱紀已弛、無復餘望也、今大總統之告令、指情類事、實較吾人所論尤爲深切、若據以錄爲報館之論著、則較之吾輩所作、尤爲佳構、至其於所誥誡者、是否有明効大驗、竊恐諄諄而道之大總統、亦自覺其無憑、是則以總持行政之大總統、而與吾輩率爾操觚者、同爲無謂之文章、以供國人酒後茶餘之省覽、不亦可以已乎、平心論之、大總統亦可謂關心民瘼之至者矣、受職以來、維持禮教則有令、誥誡政黨則有令、收集流亡則有令、慎重法紀則有令、若使大總統令如流水、一一皆有從

風偃草之效，則吾民國豈不已長治久安，願其如誨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者何也，則以法治之國，與父母政體之國大異，往者專制時代，軍國大事，輒以勅諭及告令行之，漢文唐肅，未嘗不收一時之效，然以言服人，其效已僅，至其末造，則亦用以覆瓿耳，必當令出而法必隨，而又有一明肅之機關，足以行其法，否則連篇累牘，徒以墜國家之威信，而令天下之人謂當局者之關心民隱也，乃以文不以實，馴致以土苴視之，夫至於人民有輕國家政令以爲不足輕重之心，則甚非國家之福矣，吾人所以屢屢反對袁總統之命令，以爲有損無益者，非曰其言不足以存也，特謂今日當局者所急，乃在統一司法，及警察之機關，以整齊嚴肅之道行之，而後爲能忠於國家，吾國民亦實受其禱，否則甘言如飴，終無補耳，凡政治必有政治之基礎，機關之能實行其政令，則政治之基礎也，今中央之教令，是否足令地方官吏遵奉而實行之，若其否也，則任有賢明之政策，誠懇之教令，誰與爲治，若曰是無如何，而姑以諄諄者盡吾心焉，則當局者庸得爲能盡責任，嗚呼，袁總統聽之，今民生之凋敝亦已極矣，苦於無法橫虐之下者亦已久矣，選舉之敗壞，特其一端，公而實能關心民瘼也者，則請於本末先後，稍稍致意，若令天下大事，僅三四從容文墨之士足以了之，則世界政治庸有價值耶。

祝之歎詛之歎

（北京）
（通年紀念號）

娶婦生子，周年而賀，吾不知其可賀歟，抑可弔也。呱呱然啼而墮地者，非以人生之可悲哀，壽之不如殤之爲樂耶？弱息纍纍然，翁媪之煩惱日以加多，其可賀歟，抑可弔歟？願生人之情，離奇怪誕，既不知死之爲苦爲樂，而見死則悲，亦既悲其生之不幸，而周誕則壽之一年更新，則又共賀之，彼寧不知年之增與死之迫爲比例也？又寧知死者之更不可輪迴而生也，而一賀一弔，人生遂與賀弔相終始，遂與悲樂相輪環，吁可悲也！人之有生，既爲人生之大不幸，亦卽爲世界之大不幸，於是乃作爲是非，作爲善惡，作爲一切喜怒哀樂之事，作爲種種文明野蠻之別，有所謂報者，文明機關之一也，爲之言者曰：報之發達，與文明之發達爲比例，又有言曰：某事某物之發達，與文明之發達爲比例，故遠生者作報人之一，亦卽文明人也，凡作報者，皆文明人也，凡作文明機關者，一切皆文明人也，何物文明，震撼耳目至此，我等須知，以有文明，而機巧雜出，生業益敝，豪猾恣虐，下民塗炭，以有文明，而風俗儉薄，古道衰亡，以虛僞爲禮儀，以殘殺爲道德，以有文明，而世界乃有強權無公理，萬國之衣冠存者五十，強有力者僅六七耳，以有文明，而朱紫亂目，鄭雅不分，是非混淆，天下大亂，托爾斯泰乃字之曰文明之萬惡，而其爲教曰：僞善無益也，革命無益也，蓋將率人人自食其力

而爲農、嗚呼、美哉農乎、以手足之烈、資口腹之養、飲醴含和、天君俱泰、無罪於國家、而有功於社會、蓋天地之至人、而我輩之芻狗也、余輩旣已遊食四方、而又自爲美譽以贊曰、我將爲社會之耳目也、之喉舌也、物象至繁、耳目至簡、汝之所視、及汝所聽、皆汝主觀、非物真象、况於社會萬有、心理繁複、豈汝耳目所能徧周、汝知盜賊之可誅、而不知其親死在牀、悲苦無告、作善不報、懷才不用、計無復之、乃取大猾豪右之睡餘、而以爲養也、汝知世界英雄豪傑之可敬、而不知黑幕之罪惡、非汝所知也、汝以智周四方、指天畫地、論列云云、而不知童豎之將竊笑於其旁也、子與氏爲書十數萬言、而其言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使子與氏統一天下、吾安知其不焚書坑儒也、汝知漢武之崇尙儒學、宇內彬彬、實利祿之途使之、然則又安知焚書坑儒之不可貴也、吾嘗中夜起坐、歷念生衆、恍惚有物來告、謂爾罪大惡極、當坐不赦、余竦然自念、錦衣美食、妄論是非、而彼躬耕之徒、手足胼胝、不得一飽、吾乃自謂輿論而代表之、誠在坑殺之列者也、趙太后有言、此其人相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之途者、何爲至今而不殺、吾之謂也、北京亞細亞報諸君之忠於其業、非吾之謂也、彼將誠有耳目喉舌之用者也、故及其周歲、同人等旣相與祝之、吾亦祝之、卽其不然、吾友生子、張筵爲賀、吾雖心知人生之不幸、然吾未敢廢賀也、夫人生之事、至難知也、願旣已不幸而有身、則相與慰勉

於賢智之途、吾之爲祝於亞細亞報者亦然、曰、汝將益念耳目喉舌之難能、而愈思懷懼其職責者、以爲豫大豐亨於無窮、斯則他山之道已、

一年以來政局之真相

(論實龍誌)

自民國成立以後、國之上下、咸苦於政爭、蓋欲得一日之息、以爲幸、願國旣已非專制之國、不能以萬衆委命於一人、則政爭焉可得免、且政爭云者、國有兩造之旗幟、分明正大、以求戰勝於輿論、甲造勝則代乙、乙造勝則代甲、今世界輿論政治最盛之國、若英之進步與保守、美之民主與共和、蓋無一年不在激烈政爭之中、非若吾東洋之日本、經一度之憲政擁護、閥族討伐、卽囂然惶恐、若有革命之禍者、更非如吾國兩黨相持、遂同敵國者、然則彼此之同異安在、則以在彼國之基礎已定、其爭持不下之真因、雖不必全部皆爲政治上之主義、絕不含有個人之利慾在內、而在我則純以兩造之勢力、賭一國之基礎、以爲勝負、一切政治問題法律問題云者、皆特藉以爲名目、而利用政黨及議會以爲傀儡、故欣感之相去、乃若此其甚也、

人有常言、國家猶舞臺、政治乃猶演劇、今一國之中、蓋有嗜歷史劇(舊劇)者、有嗜社會劇(新劇)者、於社會劇之中、有嗜理想主義之劇者、有嗜實寫主義之劇者、於是新舊劇派、各

得炫示其角色技藝，以相爲進退於舞臺之中，視客之所嗜好，以爲興衰，固無害其並立，乃若有兩造之人，在各欲爭取此舞臺之主權，而所謂政策之異同，特利用之題目，而其本意初不在此，則社會觀客，永無得親政治演劇之日，惟觀此兩造之強有力者，搶攘詬詈於舞臺之上，其強有力之羽翼，則各欲其主人之得占此舞臺，拚力誓死爲之助戰，則棟折榱崩，同歸於盡之禍，容復可免，故人國之所謂政爭，乃劇本之爭，真政爭也，吾國之所謂政爭，乃非爭劇本之得失，而爭舞臺之所有權，乃個人勢力之爭，非真政爭也。

或有論難之者，曰：劇本之爭，與舞臺之爭，果有以異乎？彼英之進步與保守，美之民主與共和，亦彼此相競，而各欲以其劇本，奏之於舞臺，故他黨登臺奏藝之時，則必盡其死力以倒之，而求代焉，然則爭劇本者，必爭舞臺，中西容復有相異乎？余曰：不然，彼爭劇本者，其意未嘗不在舞臺，願於他造登臺奏藝之時，其本身特處於誠實之批評，及監督的地位，決不若吾國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挾以爲攻擊者，僅針對其劇本（政策）之精粗美惡而立言，決不若吾國之專認已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決勝負也，僅求之於選舉及議會，決不求之於兵力，故二者之相去，昭然可以辨別者也，吾國民喻夫此，則可以得一年以來政爭之真相已。

滿室不綱、革新之說、倡於戊戌、而大盛於庚子以還、潮流既盛、派別遂分、其最著者、乃爲革命與立憲二派、斯二者、自其主義言之、雖有急進與漸進之別、而愛國之本義則同、然略知二派之內幕者、則因其持論之異同不相下、運動進行之各相防礙、在國體未改以前、此二派者已有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勢、顧當此之時、彼此之合羣聚黨、所籌改進之法雖不同、而其對於國家之政治、進行之選路、尙昭然有方略之可言、天厭滿德、義師蹶起、人心翕然、奔赴憲政與革命二派、蓋嘗一時相與翕合、以求合於國民心理之同符、及南京政府既建、舊日兩派之惡感、隱然勃發、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復湊合以與爲標榜、黨爭之烈、已萌芽矣、顧最後政治之勝利、乃既不在憲政派、亦不在革命派、而落於袁大總統之手者、其最大原因、則不外勢力之莫與敵而已、

夫袁之德望才略如何、爲別一問題、要其在前清時、雖爲革進派之先鋒、退隱以還、亦頗與革黨舊人通聲氣、其在吾國新統系之潮流中、自別有獨異之旗幟、綜言之、蓋新舊競化時、一最有權力之政治家、而與新潮流殊其統系者也、臨時總統之席之高拱奉載、既大半日於勢力問題、而此後政治上之選路如何、則兩造皆不遑深究、惟是以暗中角鬪勢力爲宗旨、而以政治主義法律問題云云者爲利用之口實、一年以來、莫非勢力角逐之幻想、而絕

無政治主義勝負之可言，蓋以其出發點之本以勢力爲根據故耳。

夫以新造而基礎未定之國，以吾人之理想論之，此中決不容有絕對矛盾之二大主張，有之則必別有用意，而決非志在國家者也。蓋破壞既終，中間乃收拾整理之時期，決非完全建設之時期，建設有方略異同之可言，整理則拳拳大端，儂指可數，若統一軍政，若恢復秩序，若規復租稅原額，若裁減不急之官司及不急之國用，若厲行法治，綜之臨時政府之職務所在，顧名思義，在恢復殘破以後之秩序，及統一日卽於殘破之國基，此義當無可異同，且既以大勢上戴一人以爲主權之代表者，則於此等遺大投艱之時，當然予以莫大之信任，決不當一方面以民國南北統一第一次之偉人，而戴之爲代表，一面又相疑以專制之魔王，拿破倫之苗裔，而以仇敵防之，坐令一國之中，自生城府，同一統治之區域，而截然若鴻溝，然吾民國政局，不幸乃適得其反，始以勢力不敵而屈伏，繼以屈伏而暗中角逐，復次以調停敷衍之卒歸於失敗，而又欲用武力爲解決，最後則卒以大勢不敵，而武斷派衰將，仍不能不出於敷衍調停，究竟此殘破瓦解奄奄一息之國家，自始至終，僅供此角逐及敷衍調停之犧牲，此後政治進行之逕路，冥冥日墮於黑暗之中，莫可蹤跡，吾國民蓋昏昏焉不知春秋與朝夕之運命，嗚乎是可悲也。

民國之所由統一、既純然出於勢力之屈服、而此兩派絕對不相容之勢力、各不肯求消納與調和之道、惟日以角逐、日以敷衍、則政治之舞臺、固決無整齊嚴肅之日、而暗中國事之墜壞、社會人心之墮落、民生疾苦之加增、於不可億計者、決非此兩造之所顧慮也明矣、吾國政黨既爲勢力之代表、則無固有之勢力、以與敵黨爲競者、勢不能不有所託以自保、兩造各求所託以自保、故其心志所注、祇求破壞他造之勢力、而決不求正義及政策之勝利、故乃有一省以內、不許他黨發生之奇異現象、而一省之內、居然有相率以受拘縛絕無他黨發生之餘地之奇異現象、故政黨爲物、在於中國、乃若往日之天主耶穌、爲姦民之護符、一切之罪惡歸之、特在彼僅愚民所歸、而在此則賢士大夫合一爐而同化、茲爲不同、循此不變、則必以政黨之故、而葬送全國賢士大夫於下流不可復之地、縱容無數之萬惡不赦之官僚、鄉黨不齒之下賤、皆有可歸之壑、而相率以爲無忌憚之小人、此以兩派勢力角逐之故、而成爲黨禍者也、

自哲學家之眼光觀之、凡政治家之活動、皆不免含有齷齪與卑劣之意味、然此自是程度問題、要之一國既稱民主、則其輿論根據所在、自不能不在國會、以其如是、故民意之代表、及其代表機關、必凜然有相當之尊嚴及神聖、而後乃有統治關係之可言、今任最近之文

明國家其選舉之運動如何激烈、國會如何腐敗、以吾人之常識推之、決不至如吾國之議員及議會之一敗塗地至於如此、夫以全國主權發源之機關、而其威信墜落至於如此、則平和之輿論政治將從何發生、推其所由來、豈不以兩派勢力之角逐、但求一朝之勝利、決不顧大局之影響於何如、盡權力之所能行使、金錢之所能揮霍者、而求制勝於此立法機關、盡一切暴亂與卑劣之手段、而求妨害此立法機關之進行、則吾國之前途、豈待逆億、此因兩派之勢力角逐、而使立法之機關信用墜地者也、大抵一國真正輿論之發生、必有相當之智識、以爲之根柢、故政治思想之普遍、則政治競爭、乃愈覺其有神聖之意義、今吾國之所謂輿論、惟是各據一方、代表其黑幕之勢力乎、抑真有發揮其所主張之真義公理、以求國民最後之判斷者乎、

今以大借款爲例、甲黨之報、今贊成而前反對、乙黨之報、則今反對而前贊成、甚至同在一時、贊成唐紹儀之借款者、而不贊成熊希齡之借款、贊成熊希齡之借款者、而不贊成唐紹儀之借款、又試以對於政府之態度而論、於其未入國民黨之先、則甲黨贊成、而乙黨思推倒之、於其既入國民黨之後、則乙黨贊成、而甲黨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後有堯桀之別、同此一事、而出入有霄壤之分、大略豎盡古今、橫盡萬國、所謂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國今

日之政客之無節操之無主張、惟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來、不外所爭在兩派勢力之消長、絕無與於國事之張弛而已、究之爲兩派之左右袒者、仍不外趨附於兩派勢力之下之高等游民、於吾國真正之平民思想之基礎、固無所動其毫末、而真正平民、則木然受其荼毒蹂躪、而無所控訴、則所謂政黨與議會者、亦僅兩派之角距衝突、並無與論之後援、故其結果、必仍以兩派勢力中之最強者勝、此最強者、其力蓋能於政治上無所不可爲、特彼或將有所不爲耳、此因兩派勢力之角逐、而斷絕民意之生存者也、

夫政治主義之競爭、蓋國家之基礎定後、乃能存立、所謂基礎定者、國體之確立是也、國體之確立云者、卽在同一之國家以內、決無私人之特殊勢力、國之特殊勢力、僅存於各種社會、國之最高權力、乃唯在於國家、而政治家則各以其主義政策相角逐之謂也、羅斯福去而塔虎脫來、美之基礎如故也、塔虎脫去而威爾遜來、美之基礎仍如故、今吾國甲乙兩造、既絕不相容、則政治主義之角逐、卽等於私人勢力之角逐、故其結果、僅容有彼此之相捏殘、而決不許有公明之競爭、於是一切之政治問題、法律問題、皆超然於是非得失之外、而純納於勢力相持之中、一年以來之政黨內閣問題、張方問題、宋案問題、借款問題、皆若此類、今一國之政治關係、蓋猶敵國之國際關係、最後必有武力解決云云之宣言、而條約

覺書、皆歸無效、且其解釋條約覺書（即法律問題）皆含有強權之意味、而決無正當解決之途、乃至國家之邊疆問題、及一切外交問題、皆不能從國家之大局上解決、惟相用以爲抵制攻擊之具、中俄交涉中英交涉之久久閣置也、何故、避攻擊也、其或最近將來以一旦而解決之、此又何故、則以勢力既盛、將無所憚於攻擊也、其或平日私室計議、蓋主張割棄蒙藏、而專以十八省爲範圍者、一旦見政府之解決之、將必挾種種口實、以爲攻擊資料、以此結果、故乃舉國家之重大問題、皆投之於無意味之中、而吾人將求如滿清時代之爭拒俄約爭拒美貨時之內外一致之敵愾心、而不可得、求如滿清時代之各省聯合請願國會之一致之政治運動、而不可得、此以兩派勢力之角逐、而盡舉政治運動歸於無意味者也、今吾國蓋有一極大之危機、而常智尙未之噲者、則以內部勢力之角逐之結果、乃不憚求外國之力之爲援也、往者溜覽外史、覺波斯之有英俄派、朝鮮之有中國派、東學派、蓋喪心病狂之尤、此等下賤國民、吾人誓生生世世不願與一朝居、今不幸吾國自革命以後、而此等媚外自保心理、蓋日見其發達、吾人敢斷定不久將有美國派、日本派、英國派、德國派、俄國派之發生、蓋勢力之盛衰、關於切迫之利害、以切迫之利害、而發揮其激烈之感情與意氣、則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將無事不可爲、最近頗有此等事例、吾人蓋不復忍言、此因兩派

勢力之角逐、而喪失國人、之愛國心者也。

一國既有兩派絕對不相容之勢力、則國家實已失其主體、主體失則全體人民無所依附、惟是各因其因緣便宜、奔走於一種勢力之下、其間之入主出奴、蓋超然於是非得失之外、具如吾前所云、因是國民之趨附勢利、喪絕廉恥、卑劣放縱、乃無所不用其極、在政治則失權力之中心、法紀蕩然、在社會則失道德之權威、四維盡廢、於是賢智之流、消極橫決、失其有生之樂、厭世派清談派放縱派乃日以發達、往者羅馬極盛之後、全國奢侈淫樂詭辨游談、國以衰滅、今民國新立、無開國之盛、而有羅馬末路之悲、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賊民興、亡無日、無一不如下子與氏之豫言、此以兩派勢力之角逐、而禍害人羣、烈於洪水猛獸者也。

臨時政府一年以來、蓋日日在兩派勢力角逐之中、亦日日在敷衍調停之中、夫角逐固不可、敷衍調停尤大不可、蓋敷衍調停云者、以國家之公器、爲箇人利益之交換、而求旦夕之無事者也、以此之故、不規則之內閣政黨、可以成立、不規則之鐵路全權、可以付與、乃至中央地方行政統系之混亂、皆可置之不顧、且以敷衍調停之窮、而其結果乃出於決裂、盲從之敷衍調停、與盲動之決裂政策、正是相因而生、化繆而成、夫一國政策、既非私人利益之

交換問題、乃置多數人民利害於不顧、惟求此一二人之情意投合、以苟安旦夕於無事、蓋吾國之爲不國也久矣、此以兩派勢力之角逐、而私人利害重於國家之效也、

吾人歷數此等現象、蓋已足令人懷然知吾國之不可爲國、知今日除世論之所謂政治問題法律問題之外、當然求根本之解決、其根本之要義、不外絕對不許此兩派私人之勢力、假政治爲口實、而相與賭民國之基礎爲勝負、其在下者、在力求真正輿論之發達、其號爲一國之大政治家者、當超然於個人勢力範圍之外、而以最大之決心、爲國家決定政治之逕路、今此篇但求明一年以來政局之真相、故不復具言之、

論人心之枯窘

(自符雜誌)

今日吾國大患安在、不佞以爲決不在外交財政議會政黨等等、以是等等所發生敗象、皆國家危難時代幼稚時代所必經之階級、不足爲害、所可疾首痛心引爲大患者、則人心之枯窘無聊希望斷絕是也、

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德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立憲黨曰、吾國立憲、則盛強可立致、革命黨曰、吾國革命而易共和、則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憲政體、亦既確定、而種種敗象、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於是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

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繯饋俱絕，風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惟是一部分之人呼號衝突，一部分之人鼠竊狗偷，互相角觝以爲戲，而實籌已虛，元氣大盡，以國中最優秀之政治家，最重要神聖之機關，莫能決定政治之路徑，以確定國家前途之希望，此殆中國振古以來所未有之奇象也。

今之政客亦既多矣，然其人之意氣精神，殆無一人不懷消極與悲觀、疲倦之氣色，見於眉宇，枯窘之論調，千口而一律，無論所謂激烈派或穩健派者，其中莫不惘然而無所有，乃令全國之人，厭倦輿論，厭倦議會，厭倦政府，厭倦一切政談，其結果將厭倦共和，厭倦國家，嗚呼！以此現象，吾恐今日人心所對於國家之觀念，其危險殆非常智所能鑒悉者，吾甚望當世諸君子之一念及此也。

大抵國家無論如何危險，必須有一部分優秀之人，有一定之對於國家之確信，而協力奔赴，以其旗幟呼號奔走於天下，而國中必有一部分與爲同志之人，謂若此等確信實足救國，此實國家之元氣也。今吾國號稱開國時代，試問何人對於國家有何等確信，曾以何等旗幟呼號奔走於天下，惟是詬詈異己，以極不堪之詞出之，或爲痛哭流涕諸無聊之詞，以發揮其哀聲，其結果祇令全國人厭於煩囂沈悶，增長戾氣及悲痛之度而已，今只須提出

一問題曰、(中華民國究竟須如何辦法、須何種計劃、且此辦法計劃、須適合於國體及國情)、曾有何人足爲解答、此非吾國遂無一二政治家足以解答此種問題也、實因全國今日政治現象、皆一種形格勢禁之局面拘束之、決無一人或一黨派能發揮其真正之自由心理、對於政治發表其主張、蓋以相對的意味論之、國情及國勢、既不許有純粹的理論之主張、而今日人才、又大半爲新舊青黃不接時之人才、其於國勢國情、頗不了了、以是除裨販之學說、腐舊之保守論、及機關派之衡言外、多無可道者、此人心枯窘之所由來也、以中國舊歷史論之、每當一朝末葉、人民苦於朝政之秕敝、則顛顛響望偉夫聖人出而拯生民於疾苦之中、故其所希望者、不在政策、而在異人之特出、今時代既變、所謂異人者、固爲烏有、而一般人心復厭苦輿論政治、此輿論政治之結果、適足令全國生離心力、而不生向心力、此尤根本之原因也、

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

(益衡雜誌)

吾前著一年以來政治之真相、而歸其總因於兩大特殊勢力之相持、此所謂兩大勢力者、卽袁派之勢力、及國民黨之勢力是也、若細分之、又得益進步黨之勢力而爲三、(前身之共和黨民主黨等之得自成爲一派之勢力也亦然)、蓋此派之勢力、介於袁派與國民黨

之間、動足左右、輒爲輕重、若善用其勢力者、未嘗不足於政界生偉大之作用、否則亦消沒於一種勢力之中、而永久成爲兩特殊勢力相持之局、吾國不幸、以外界境遇之困促、足以容政治競爭之餘地者至稀、或卽以此兩種相持之局、而同歸於盡、若土耳其今日之舊黨與青年革命黨者、然斯眞吾人之所痛心者也。

夫一國有兩種勢力之絕對不相容、因各欲保持其勢力故、乃犧牲一切以殉之、則一國又寧有幸、故今日欲求吾國之不出、除於國家本體政治本體研究方法以外、當有兩種先決問題、一保持此特殊勢力者、當各求消納之法、而勿擴張其分立之程度、二與此特殊勢力無關、或有關係而心知其不然者、則別以獨立自尊公平無私之道、維持政局之均衡、而切勿騰其聲而揚其波、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又曰、知幾其神、此二義者、則亡與不亡之幾也。

(一) 對於袁總統之警告

袁總統既有功於南北統一、物望所嚮、宜若大有可爲、顧其危機卽伏於物望之中、蓋此物望中之所含性質、大半爲消極的倚賴、而積極的信任之心甚少故也、質言之、袁總統之政治能力雖極卓越、而中外之人、若已於今日豫定其所能進步之範圍、而決無復奢望者、此

甚非佳象也。常人之言，大抵謂現狀非袁莫能維持，而政治之進步，則無可望。又若謂極知袁公亦大不韙，但今日究不能不以此事推袁，甚至謂袁公政治之地位，在理亦無可保留，惟以有此特殊勢力，正恐一去，則暴亂者蠡起，大局瓦解，故無論戴袁者或極不欲戴袁者，而皆不能不出於一致，此袁公之所以爲偉也。然以如此資格，乃令海內人心無復餘望，而猶有一大部分人，以爲勢之無可如何不能不推戴之，則愛國以愛袁公者，安能不爲袁公進一籌乎？今日大勢，乃如朽索之馭六馬，隆隆者滅，炎炎者絕，謂其不善自養也。以南京政府之失敗，故有袁公今日之極盛，以國民黨種種政策之自殺，故物望之歸於袁公益深，然則袁公勢力之所由盛，乃一半由於他力之反動，中國人心，最易厭倦，且對於優越之勢力，而常好爲反對，竊恐人心反對國民黨之勢稍衰，而嚮所懷大願於袁公者，不能相償，則將復逆轉而向於今日之所推戴者矣。故今日乃袁公日新其政治運命之時，而決非奮威耀武告厥成功於國內之時也。乃須以政治最高之眼光爲全盤計畫之時，而決非專與國民黨爲對待之時也。凡立足於政治界者，對於政敵，當發表其所信，以正當之權力，與爲光明正大之競爭，而不可專存對待之心，專存對待之心，而蔑棄政治上之常軌者，則或兩敗而俱傷，或敵存而已亡。國民黨一年以來，眼光僅求對待一人，而不肯於政治上爭勝著，此

其所以失敗也，所謂袁總統當日新其政治之運命者如何，卽一取常人之所不滿意者，而一一反其道而行之是也。常人多疑政府曖昧，自今以往，當益求光明，常人多疑政府偏私於一隅之人，自今以往，當益求大公無私，常人多疑政府習於苟且敷衍，自今以往，當益求振厲奮興，常人多疑政府好用軍警干涉，自今以往，當益厲行法治，常人多疑政府揮霍冒濫，混亂財政，自今以往，當益求整飭嚴肅，常人多疑政府急對於內而緩於對外，自今以往，當於外交爲全盤之計畫，而決勿忘遠略而圖近功，竊謂反對袁總統之最大派別有三：（一）國民黨以特別勢力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二）新式政治家之以理想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三）舊日之道德家，以袁總統之政治手段與其思想之不相容，而與爲反對。其他則有宗社黨之懷仇而與爲反對者，舊官僚之以同在班列而與爲反對者，又或有失職怨望而與爲反對者，國民黨既獨冒鋒矢，持之過急，遂令多數之反對黨，不得已假借而與今之政府相合，此不得謂非國民黨之賜。若國民黨之反對袁，反動力既滅，則政治思想及論理思想之不相容之二大反對派，必囂然而起，則危機發矣。故袁公既爲今日中國不可少之人，則吾人甚望其發展人心之積極之信任心，勿徒恃人民之消極倚賴心。當益求消除反對黨之口實，而勿專與反對黨爲手段上種種之對待，其第一要義，在除去成敗利鈍

之見、而以公理正義與天下相見是也、以近事略言之、黃克強之上將、如法在取消之列、則當聲明事跡、不當假借他事、影躍其詞、國民黨若有可誅之罪惡、亦不妨申罪致討、不當電文往復、與爲抵拒詬誶之詞、軍警既法定不能干涉政治、則所謂某師長某軍長之通電、不當不加以譴責、凡此皆墮喪人心、而失政府大體者也、又如中俄協約、如於大局上不能不訂、則政府正當開誠布公、向議會爲切實之討論、卽總統自身、亦不妨發表政見、通告天下、決不必故引外人、不日將行動自由云云、以示迫促之意、吾人甚希望袁總統除維持現狀以外、能爲中國政治之革新家指導家、爲百年以後之成功家、而決不僅爲一時之勢力家也、

今袁總統之所急急者、殆不外此於全國之統一、此義海內愛國之士、莫不贊成、顧所謂統一者、在國家法治之普及、中央之於地方、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決非僅求伸中央黜陟之權、地方官吏形式文告之往復已也、往者滿清亦號統一矣、酒囊飯袋之冗員、窟穴幾遍、等因奉此之文書、絡繹於道、然政令之隔闕、聲教之背馳、蓋部落土司之相等、故中央政府而求統一也、則必須有偉大而確定之計畫、以精心毅力行之、其有此、則國之幸也、若其無此、則去一藩鎮、易一督撫、謂之個人勢力消長則可、謂之國權之統一、則不可也、

又以袁總統之經歷閱富，其不滿意於今日中國新人才也，亦固其所，以今日新人才，誠多言而寡要，好虛文而鮮實力也，然必以無閱歷之偏詞，而屏棄新者不用，或用矣而僅置於間曹或記室之列，邊疆鎖鑰，樞要重地，一一以老成而無新知者爲之，坐令新舊之隔閡益深，南北之意見不化，則國之大患，必伏於是，日本維新之所以能成者，正以伊藤井上大隈之流，皆開國新化之士，而又不咄於急進，中流砥柱，爲國之重臣故也，今中國即無此等人，才亦當廣求新進，蔚爲人物，以相當之人董率之，而後蜿蜒蟬蛻，相與有成，吾甚願袁總統勿以不用新進爲有知人之哲，必以養成新進爲一己之任，則吾國庶有豸乎。

復次，吾人尤有一藥石之言爲袁公告者，則公宜於綜覽政務之暇，時時考察國人之新心理及新潮流是也，今袁公之積極的精神，宜若國人所具瞻，願吾人頗嫌其詳於文牘簿書，而略於政要，又太拘牽於舊習與成見，而有時不察國人之心理及大勢之取趨也，吾國之新政客，苦於思想多而事實少，而袁公之蔽，乃在思想少而事實多，謂宜屏除細務，收攬物望，時與上下討論，以恢廓其心胸，自古英雄，好觀大略，竊謂袁公卽一英雄，但其好觀大略之意太少，遂爲時詬病，今必以舊式之牢籠奔走之術，爲遂足盡其大略，而於新舊思想之隔閡，絕無道以化除之，則竊恐袁公之智盡能索也，必執一固定之城府，以爲經緯布置，將

不失秒黍之算，竊恐故步已移，而蓬心未化，其失敗將出於常智揣測之外也。夫袁公而能蛻化於新潮者，將必有恢張一世之遠略，推倒羣賢之政見，發表於天下，而決不能令常智之徒，僕指而測其所能至之極境，嗚呼！此非空言也。

臨時政府一年之成績，諒袁政府者十之二三，其不相諒者乃十六七。比者刮目以觀袁政府之更新，而國人之心理轉移，乃劇速於時局之遷易，袁總統有形之勢力，即日盛一日，無若與吾所云日新其政治之運命云云者相背馳，則竊恐吾國之距土崩而瓦裂也不遠矣。此吾人不得不以愛國而愛總統者為袁公進一忠告者也。

（二）警告國民黨

同盟會對於革命事業之有功無功，讓之後世公論，不待繁言，願同盟會之宗旨，決不以區區排滿為已足，及革命事成以後，對於國家當有確定之計畫，而懷然於此後為遺大投艱之時，非志得意滿相與矜伐之時，則無可易也。吾蓋深惜同盟會以絕好之基礎，可得全國之信仰者，而乃以種種自殺之政策墜喪之。第一墜喪之於南京政府，第二墜喪之於南京政府取消之後，不能確定消納新舊調和南北之政策，惟是日為勢力相持之爭，第三墜喪之於不能先時改組，及改組為國民黨時，又不能盡如宋遜初之志，行大改革，惟是為一時

之勢力計，委曲彌縫，以裝飾外觀，第四墜喪之於對於國家無確定之政策，或主大借款，而或反對之，或前主大借款，而後忽反對之，第五墜喪之於急求近功而忘遠略，如政黨內閣之主張，如假裝的國民黨內閣之急造是也，第六墜喪之於好爲不能實行之主張，如二十萬里之鐵道云云者是也，向令南京政府初立時，同盟會奮然改組，廣納社會各方面有品望之人，斟酌國情，齊一趨向，不容有暴民專制之惡名詞發生，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不與袁氏爲勢力之爭持，開誠布公，既不以政敵故而加以峻防，亦不因苟合故而弛其監督，更不因決裂故而故違，反多數心理，主張武力解決，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人不以急求政權，急求多數，廣納兼收，令官黨及奸徒，得用爲逃竅及傀儡，鼓舞議員，部勒報章，相與爲嚴明公正之監督，和平中正之好音，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都督，戢抑雄心，剷除客氣，勤求疾苦，收攬物望，不急急於標榜黨援以求勝利，刻畫新治以召怨毒，則何至此，向令國民黨魁謙抑不伐，刻苦自勵，勉修明德，樹其風聲，鼓吹政談，爲國儀表，憑藉既厚，感召自易，何至空穴來風，令一部分人以偉人爲詬病，國民黨誠能自其初以五年或十年之決心，不近政權，專以推廣實力，普及政治教育爲宗旨，對於政府，專爲忠懇之引導，和平之監督者，就國民黨自身，固可藉此修養，令革命黨成爲正直之政治家，就中國而論之，則數年之內，既食國

民黨維持大局之賜，數年後將享國民黨改進之德於無窮矣，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今國民黨正以矜伐自敗，而其痼疾，尤在喜功欲速，不顧國情民意。

在己則曰發揚蹈厲，在人則曰跋扈恣睢，在己則曰擁護共和，在人則曰圖謀不軌，國民黨之歷史亦有所自來，其所爲苦心孤誼指天而畫地者，恐亦未可以局外人一筆抹煞，但以國民黨自身首尾互異，理欲交乘，謀之不臧，言之不愼，遂全以極好之基礎，得此一極不良之一段落之結果，此不特向與國民黨有關係者言之痛心，卽局外之愛惜民黨基礎者，亦不能不爲嘆息者也。

嗚呼，逝水難追，前塵若夢，吾輩請爲以後種種若今日生之說法焉，今有兩種極確之事實，此國民黨之圭臬者，卽自宋遜初君，改組國民黨後，極力主持穩健，其所辦機關報，毅然一改尋常衝突抵禦之論調，而社會翕然表其同情，又自喧傳海上陰謀中止，南方民意，漸漸有矜惜民國之勢，卽可證明發展國民黨之法，在和平不在亂暴，在冷靜不在囂張，國民黨惟不近政權，而國人將以厭惡官僚之結果，致其希望於國民黨，國民黨惟不排斥異己，恢廓雅量，則海內君子，將翕然而歸之，今政黨中之有朝氣及自信力，其分子能爲積極之活

動者、比較的尙推國民黨、弊坐於不審國情、不察民意、不知自刻伐、流於無意識及盲動耳、今宜懲愆先後、踐履篤實、發其輝光、對於內部、宜先清理黨籍、以樸實穩健之士、廣爲社會上之活動、政治思想之鼓吹、以濡養人心、翕收物望、對於外力、宜持消納及和平指導的主義、放眼前之政府及憲法問題、急宜速爲解決、以示國民黨好和平愛國家之意、不宜故作操縱、更於黑幕中爲無聊之主張也、夫旣明知武力解決之說之不可行、舊勢力之未可一旦去、而必故引□□之徒、相與指天畫地、以幸得萬一之當、卽萬一得當、亦僅成南北分立之局耳、則大局又寧有幸、國民黨巨子心中之耿耿不能化者、良亦事理之常、但今不自动化其耿耿者、卽國民黨之自殺而已、夫復何言、

(三)警告進步黨

嗚呼、往之共和民主等黨、所以能成爲一中間勢力者、非若同盟會之有甚深歷史、其分子亦非能若同盟會之分子之爲孟晉的活動者也、其大半乃由同盟會或國民黨之激刺之、而因以代表國內一大部分之穩健或保守的思想云耳、惟其歷史本於被動、故絕少積極之主張、又惟本於被動、故絕少偉大之活動、又惟以穩健相號召、故流弊或不免於腐敗、大抵兩黨之得失、又得略言之於下、國民黨弊在盲動、進步黨弊在疲軟、一也、國民黨弊在空

想，進步黨弊在拘牽，二也，國民黨弊在誇張，進步黨弊在委靡，三也，國民黨弊在有團結而無指導，進步黨乃在於議論多而太不團結，四也，國民黨弊在黨有中堅，而健全之分子太少，進步黨弊在無中堅，而平等之分子太多，五也，國民黨取委任制度，指揮號召，猶能齊一，特恨其黨魁行動，往往與黨不一致，前此之共和黨，（進步黨現亦取委任制度，至以前以共和黨勢力略盛，故舉此為例）取選舉制度，黨內活動，太不自由，今雖改爲委任制度，是否能整齊嚴肅，不無疑問，六也，綜之兩黨之比較，一則毗於急進，一則毗於保守，一則有將來而無現在，一則似有現在而無將來，此後對於兩黨之箴砭，一言蔽之曰，國民黨須勉取交讓之精神，進步黨須遠進於自動之地位而已，兩黨尤有一共同之藥石曰，眼光須透出於黨以上，不當專作黨與黨對待之思想，今以政黨之勢力論，天下大勢，決於兩黨，兩黨須以誠心誠意，協商最近大局問題，各讓步至於其可以讓步之程度，各進取至於其可以進取之程度，勿日於院外爲無意識之深閉固拒，勿日於院內爲無意之詬罵喧囂，令全國人心厭倦輿論厭倦政黨厭倦國會，乃至厭倦共和厭倦國家，是則兩黨所應共負之責任也，更有一言爲兩黨公同之警告者，則兩黨人士，急宜禁絕地方黨之臭味，勿以黨爭之禍，蔓延及於全國是也，夫各省行政之權，理宜統屬於中央，則兩黨之爭，應及於中央行政爲止，

至於地方自治，則以無黨爲宜，今必以地方之黨爭，傳染及於中央，以中央之黨爭，蔓延及於地方，膠結深厚，猝不可解，令無辜人民，相率以殉士流之意氣，而黠猾無賴，皆得假政黨以爲護符，此事之大不可者也。

吾人再重言以申明之曰：進步黨者，勿專從對待國民黨著想，須更求自主之地位，則黨禍庶幾少息，又必斟酌輿情，體量國勢，造成一穩健堅固之政策，以爲號召於天下，使吾國之國粹主義，賴進步以晶瑩而光大，庶進步黨之進步，將日進而無疆已。

（四）結論

時賢之口頭禪，動稱以國家爲前提，特苦言行不一致耳，使其一致者，則吾請勸袁總統勿專從操縱政黨上著想，國民黨勿專從對待袁氏個人著想，進步黨亦勿專從對待國民黨上著想，大眾齊心一意，專從中華民國之前途著想，各自殉其所信以盡瘁焉，各自輸其誠款以相與容納焉，則國步庶有幾希之幸耳，不然，則墨西哥之大亂頻年，土耳其之四分五裂，波斯朝鮮之人之相率而爲外國黨，皆吾國之前車也，又寧有不然者哉。

夫吾人對於此三大勢力作平等觀者，有二義焉，一特殊之私勢力，吾人將絕對不願其生存，對於袁總統與對於政黨無異也，至於光明正大之公勢力，則吾人望此三方面各爲正

當之發達，以爲此三方面各爲正當之發達者，不特不足相妨，且足以相成而相生。今若袁總統之軍警派勢力、官僚派勢力，根本破壞，則吾國之武力及吏治之一部分人才，（官僚政治，非最惡名詞，但視用之者如何耳）即根本喪失矣。國民黨之勢力，無論不能取消，究令取消，而民黨之基礎，青年之原氣，即根本喪失矣。進步黨之勢力，若自然歸於淘汰，或根本取消，則一國中流社會，失所根據矣。況於一國之中，既有一大勢力存在，欲取消破壞之，則必須經若干之苦痛，以吾國之國運，尤恐其以取消一種勢力之故，而國家相隨而歸於取消也乎。嗚呼，存亡治亂之機，有至明者，而當時不悟，遂以覆一國之人，沈溺而亡，其例至多，而吾國今日，豈其然乎，豈其不然乎。

本報之新生命 （廣告）

遠生曰：若使進化之說不妄，則造化爲物，實合無量時期，以成一大機軸，將以一切社會及人物，組織於此大機軸之中，以成一廣博無盡之天衣，而組織之奇，實無跡象。今欲割然於一時期中，推尋人類進化之階級，猶在一大機軸中，而欲指出某絲某縷，成於某分某秒，非假說，即謬見耳。故吾人類之最可樂觀者，既在此一大機軸中，無論國家或箇人，乃至無論良心有無自由，皆有自然日趨進於良美之組織之公律爲之宰制，吾人固日向於此新生

命之方面、而蜿蜒進行、故一切幼稚蒙昧罪惡過失種種之惡德、皆能牽引率導、以令吾人迓此新命、吾人對此種種過去、固無一不足寶貴、而吾人之種種將來、固無一不可爲樂觀者也。

吾庸言報之出生、雖僅週年、而其前身之所累積者、固源遠流長、無待繁說、吾曹既日在此大機軸之中、吾此區區之報、亦在此一大機軸之中、其爲遞嬗乘除、以符於組織精美之公律者、亦豈能外、今吾曹及此報之周身細胞、固時時刻刻除舊布新、以迓吾人至於新生活之途、吾曹自身、亦不深曉其故也。

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爲客觀、故吾曹對於政局、對於時事、乃至對於一切事物、固當本其所信、發揮自以爲正確之主張、但決不以吾曹之主張爲唯一之主張、決不以一主張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張、且吾曹有所主張、以及其擷取其他之所主張之時、其視綜合事實而後下一判斷之主張、較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尤爲寶貴、若令吾人所綜合事實、尙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則吾人與其妄發主張、貽後日之懺悔、不如僅僅提出事實、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而決不急急於有主張、蓋吾人此後所發表者、演繹的理論、決不如歸納的事實之多、以今日大勢、固已指導吾人趨於研究討論之途、決

不許吾人逞臆懸談騰其口說故也。

以是吾人造言紀事，決不偏於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會之組織美惡，決非一時代一箇人一局部之所爲，在此大機軸中，一切材料及動靜，無不爲其因果，而向者之徒恃政論或政治運動以爲改革國家之道者，無往而非迷妄，故欲求癥結所在，當深察物羣，周知利病，譬如吾人自命爲醫，若於病者之臟腑脈絡，不曾一一診察解剖，徒執局部以概全身，而妄謂吾方實良，罪在病者不治，則世人未有不駭然笑者，故於政治的記述以外，凡社會的理論及潮流，與社會事實，當爲此後占有本報篇幅之一大宗也。

以是吾人所綜合之事實，當一面求其精確，一面求其有系統，蓋由通塞之辨，即在渾畫淺智之人，觀察萬象，萬等於一，進化之民，觀察萬象，一可化萬，故學問分科之多，乃益見世界進化之複，而科學之道，即在分別種類，體驗萬物，以察往知來，明體達用，記者之意，本報既爲月刊，凡此一月內之內外大事及潮流，吾人皆負有統系的紀載，以供諸君參考及判斷之責任者也。

以是吾曹此後當力求開拓心胸，放眼以觀域外，蓋所謂改造國羣者，意在使吾國羣，合於國際上之平等位置，令一切潮流與之針對，故第一，必令知吾國羣在國際上所際會之境

遇。第二當知際此境遇，尙有若干時期，何等方法，足爲迴翔容與之地。第三當知自國家政治以外，羣德羣力，皆息息與國際相關，當如何師承其德慧術智，並發揮本國固有文明之法，綜之國民之世界觀，國際觀，其在今日，若水火之切於人生，而今日世界，乃猶一極大游牧民羣，處於一圍幕之內，幕中之塵埃風火，固以最深最速之力，壓燻於吾人息息呼吸之空氣之中，而吾之國人，猶復耳目杜塞，不知鄉井之外，尙有都會，消息盈虛，動關生死，又如勁甲堅兵，早已充斥險要，扼關守險，寸步不移，而斗室之中，尙復別有天地，其爲危迫，可勝道耶。

以是吾曹不敢以此區區言論機關，據爲私物，乃欲以此哀集內外之見聞，綜輯各種方面之意見及感想，凡一問題，必期與此問題有關係之人，一一發抒其所信，以本報爲公同論辨之機關，又力求各種方面最有關係人士，各將其所處方面之真見灼聞彙爲報告，以本報爲一供給參考材料之寶庫，吾人深信發揮真理，闡揚幽隱之道，在是，甚望海內名哲，不吝金玉，諸君當深知吾人所處地位，凡吾國人足爲勞苦告語歌哭相聞之時日，已復不多也。

夫理論之根據，在於事實，而人羣之激發，實造端於感情，今有一物最足激厲感情發抒自

然之美者，莫如文學。竊謂今日中國，乃文藝復興時期，拓大漢之天聲，振人羣之和氣，表著民德，鼓舞國魂者，莫不在此。吾國號稱文字之國，而文學爲物，其義云何，或多未喻。自今以往，將彙述西洋文學之概要，天才偉著，所以影響於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筭路藍縷，開此先路。此在吾曹實爲創舉，雖自知其駑鈍，而不敢喪其馳驅之志也。

凡此種種，並以意緒所及，拉雜書之，斟酌損益，尙待異時，光大發揮，端資羣哲，百爾君子，幸教益之焉。

政潮之冷熱（原首）

政界之騷動，非國福也，尤非秉政者之所願有。然若一國之中，長此岑寂，睜睜而胥讒，睜睜而莫誰語，奄奄若專遑死期之至者，然則亦豈爲國福，而爲忠於國家之秉政者之所願有。且以恆例言之，今先進之國，蓋無一年而不有若干之騷擾與震動，以爲刺激之資料，特有發動於特別事件與普通政爭者之不同，其故何也，一以活動者爲進步之母，國無政爭，則其人羣停滯不進之徵象，必循環鼓盪，而後血脈周舒，精氣發越，一則自吾舊義言之，天子無諍臣，諸侯無諍友，則國恆亡，而今之國家組織，則一羣之人，互自爲諍，惟國羣之事至繁，當局所爲，往往不能與社會之所嚮及理想相應，則自不能無諍，惟其忠於國羣，是以有諍。

不則淡漠相忘而已矣。胥一國羣之人，而淡漠相忘於其全體所託命之國羣之事，則國羣何以立焉。故凡一政爭之起，任是何等國家，其對於當局或政敵所抨擊者，不能無寬，其發生之動機，不能無野心家之煽動與衆愚之盲從，而綜其要素所存，大都含有神聖之意義於其中，且既已衝動之後，則近者目前，遠者數年或數十年，必發生一種結果，是以公忠爲國之人，雖當羣疑衆謗之衝，而對此疑謗之由來及其現象，常表示一種反省及畏懼之意，反省及畏懼，非必遂服從之也，亦有大智大勇之人，以一身冒天下之不韙，而毅然以徇其所信，但其防衛之程度與方法，必以正當而公平爲正鵠，而決不願違反此正鵠而行，水激則湍，弦急則折也，且後此之危險與禍福，猶其小事，而民氣之鬱結以漸至漸滅，則決非爲國者之所願耳。

今請以日本近事爲例，政潮之熱，達於沸點，至大正以來，若去年之憲政擁護，若今日之事，吾曹淺陋，以爲倫或日本前此所未有，蓋其宣布立憲以前，不足爲例，若普茲末斯和局後之騷動，尙未有若今此之迅速及普遍也，此等火山爆發之民性，是否爲其國家根本之福，且於國羣中心之信仰有無動搖，實屬疑問，然彼其國即無一盛大之艦隊與師團，但恃此迅速與普發之民氣，胡國者亦知其國之未可侮已，吾人因此乃得種種教訓。

第一則知大多數之所攻擊者，不必盡合公理，蓋以日本海軍之有大功於國家，而徒以二三中將少將主計之腐敗，遂至全體抹殺，局外者當爲不平，然正以此證明其國民公意，不許有絲毫之腐敗空氣，滲入於國家之公共機關，有則必共同撲滅之，此等精魂，正乃立國元素，雖犧牲百十之山本權兵衛齋藤，實亦何足道也。

第二則此次動機，未爲純潔，以立憲同志會之奮爭最力，顯係桂系野心攘奪利權，而徒以海軍問題爲口實，然其大部分，則國民之公意存焉，可見國民有公共之意力，則雖有不純潔之意思，竊入其間，亦無大礙，以政治家之用爲口實者，亦正須以不肯於國民之公意爲斷，則其神聖之可寶貴者，正復在此，而政爭者既對於一時之政象而發生，則政治家之善惡，正不妨以一時一事之趨舍而定之，故昔日所崇拜，至今日不妨唾罵，昔日所唾罵，至今日不妨崇拜，以社會意力既強，則政治家者，祇足供爲羣衆運動之材料，而不能以其野心操縱社會，個人之真正人格，不妨使之百年論定，而一時間風潮之所震盪，則專以事件爲斷，不以個人問題爲斷，此乃見公意之爲力偉也。

第三羣衆運動，必較單簡而無秩序，但其價值，以發於正確之信仰及秩序整齊與否爲評量之標準，信仰愈深厚，秩序愈整齊，則其價值愈高，否則盲動與暴動而已矣，又有一最大

公例，卽其政爭之目的物，不可動輒牽及國本。政爭而必牽及國本者，則其國不免時時爲無意識之革命，而國之進步，常不可期。綜言之，則羣衆運動，以有政治之信仰與道德爲斷。故一政爭之發生，在當局者固不可不自反，在羣衆亦不可不自反。羣衆如何能自反，則以政治社會之中，必有共同信仰之人爲之鼓導及齊一也。故政治之中心人物，在於人國最可寶貴，其人實力，不一定能有秉權當國之能力，但以學識操履或雄辨勝耳。

第四今有一問題於此，羣衆運動既起，秉國政者以退讓爲宜乎，以不退讓爲宜乎，此在法律上雖有簡易之解答，卽視議會信任之多少數以爲去留而已。然政治德義上則不必爾。媚悅羣衆專事退縮者固非，恣睢不顧拒諫塞違者尤謬。此中有相當之程度，視政治家之良心能自爲判決而已。一言蔽之，凡政爭以互相承認人格之存在爲主，而其舉動不可軼於國法之外。有此者其國乃得名爲紳士之國已。日本今日，已否到此程度，未敢斷言，然其蟻蟻焉向此而進行，其見象固已大著也。

論衡（庸言）

新約法之公布，爲劃分民國政局之一時期，殆國人所同認也。因此而國務卿政事堂參政院以暨省官制道縣官制，凡中央及地方之根本組織，一一粗定，其結果如何，未敢斷言，要

之自此以往，昭然有一種系統及責任之可言，吾國民得漸知其趨勢之所赴，譬猶石墜於地，不落不止矣。夫趨勢之所以達於此者，謂將以謀政治之刷新也。約法會議，亦既以是爲修改之理由，大總統亦既以是爲至誠之公誓，故今日開宗明義，要在闡明政治刷新之真義如何耳。竊觀新時期中政府之所發表者，不外任人與立法二事。種種官制或條例章程之公布，勳位官職之策令，絡繹而載於政治公報者，皆是也。顯其大體，尚不外於政府之組織，於政治之運用，尙有間焉。夫任人以守法行政，而政治之事，決非任人立法已也。第一視當局者對於國家所欲達之期望，第二視其欲達此期望之政策，法者緣政策而生，政策緣期望而出，故法者制治之具，非政治清濁之源。况今日所立之法，關於機關組織者爲多，關於政治之運用者殊少乎，是在此新時期中，凡政府之處心積慮，卓然欲有所爲者，當尙在躊躇審議之中，尙未予吾人以共見，吾人對於此根本改革之新組織，爲善爲惡，爲是爲非，尙不敢下最後之判斷。故今日與其與政府論任人立法也，無寧與政府論政策，與其與政府論政策，無寧與政府論意思，政府之意，將欲弘濟艱難，福民而利國，此吾人所須確定爲前提者也。今所欲論者，特問其將以何種方策，以順應於世界，順應於國家，順應於國民，若其有之，將以若干時期，達於其最後所期望之地位，此爲意志之意，意志之意，根於意識，抑

政府今日對於世界之趨勢、國家之地位、國民之潮流、必已有明確之意識。此又吾人所須確定爲前提者也。若非然者、則必以感觸爲治矣。夫意志其有系統者也、感觸則否、意志其深博而恆久者也、感觸則否、意志則操心慮患、極反覆曲折之量而後出者、故必能執兩用中、以定其謀、謀定則合乎中而不偏、有豫而不惑、而感觸則否、夫必有明確之意識、而後有適當之意志、有適當之意志、而後乃能順應於今日之國家、非然者、則停滯而已矣。苟且而已矣。故所謂政治革新者、非新舊之問題、乃順應於國家與否之問題耳。蘇軾之言曰、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有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故蘇子極論國無舟楫灌溉之利之爲害、謂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故能者不自憤發、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又云、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

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無敢後先，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無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凡以言夫以爲沼沚之無憂者，其憂且甚大也，然及其憂之未至，則皆爲庸人之言誤之，故蘇子又痛陳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舉先賢之言，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此孔孟之所謂鄉愿也，夫鄉愿者何謂也，彼決不欲卓然有所自立也，決無所謂意志也，徒欲因感觸爲治而已矣，夫惟以感觸爲治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自以爲沼沚之可無憂，而不知變起於不測，禍發於猝然，及其既發，則相與皇恐震懼，拱手以聽其糜爛，故夫治亂之原，興衰之化，非難知也，視其意之有異乎庸人與否而已，意之有以異乎庸人與否，視其以意志爲治抑以感觸爲治與否而已，今以近世事喻之，昔當黨禍鴟張之時，道接法守，莽然盡泯，攘權奮私，皆假借愛國之名，上下騷然，不得求枕席之安，時蘇氏所謂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者也，幸以大總統之智深勇沈，戡平禍亂，天下又安，漸成統一之治，難殺之憂既去，則易衰之患方興，今惟慈之有法，決之有漸，使不至於墮闕腐敗而無用，屏沼沚之隘觀，收舟楫灌漑之

大利而已。故今日之誠愛國家以誠愛大總統者，當益請所以恢張遠謨、開發民氣，不當以壅閉閉塞爲事也。當請所以豐亨豫大以爲久安長治之基，不當苟且於旦夕之安也。當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以求順應世界之潮流，不當拘墟固蔽執一孔之論也。今頗有一種謬論，謂中國之阨阻不寧，病在改革，但須恢復前清之舊，則國治而民安矣。其所謂前清之舊者，不只宣統末年之舊，直係戊戌庚子以前之舊，此則真所謂鄉愿庸人之論，同乎流俗，合乎汚世，燕雀處於堂坳，而不知積薪之厝火將暴發於眉睫者也。吾固知政府之決不惑於此，而更欲諄諄爲政府告者，當盡萬物之理而已。盡萬物之理，則無所謂新舊之說。今所謂新，決非區區數千百之皮毛學生所能代表，今所謂舊，決非區區數千百之尸居餘氣習爲科舉八股剽習程朱近似之言所能代表。今縱有極頑梗不化者，決不敢謂中國可閉關而獨立，今縱有醉心化外者，決不敢謂國之政治可專以移植爲治。吾固已言之，政府所爲，要在順應，何以能順應，在曲盡萬物之理而不爲偏己之見而已。今世之爲說者，輒謂中國爲特別國家，宜以特別法治之，此言漸一致於外人之口，此乃中國之大恥，不當引爲證佐者也。抑思外人之所謂中國須用特別法治者，乃謂惟文明人能自治，中國人決不能自治，惟文明人能受文明教化，中國人決不能受文明教化，惟文明人能受法治，中國人則非朴作教

刑不可耳，斯言果信，卽等於謂吾中國人在天演上當永超爲奴，惟治奴之法，當永以特別法耳。若謂制治，須視本國歷史習慣，此言固無可辨，惟要亦有界說，今世立國旣不能閉關獨立，老死不相往來，則世界之大勢，又安可不順應，且順應於世界之大勢者，非必捨棄其國之習慣歷史以從之也，且往往足以發輝光大本國之歷史習慣，嗚乎，中國之歷史習慣，蓋非中國之腐儒滑吏專趨利祿之徒所謂保守者，亦已久矣，有如立憲的政治，今世界之大勢也，世界不立憲之國家，其所存者，今幾何矣，然同一立憲，要自有本國之特性在，德之聯邦、美之合衆，不以立憲而改，英則純以其特性而光輝其憲史者也，惟波斯與土耳其，雖立憲不改其腐敗固僻詐僞之舊，故無救於亡，惟南美各國，雖立憲不改其野蠻相殘部落爭長之積習，故雖立憲而無救於亂，彼所謂歷史習慣者，卽鄉愿小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議論，竊其國聖賢近似之言而已，故今之評論家，疾夫此病國之不振，則歸獄於其國宗教經典之故，而不知其國之教主哲人不任受也，今外人亦有以孔教病中國者矣，而不知吾國之儒，決非鄉愿小人之所能代表也，然今日求如魯二生之咄嗟叔孫通者，亦不可得，則安能怪人之以叔孫通之流代表儒宗乎，今欲明立國特性與世界潮流不背之理，請設喻以明之，有如中人而西服以爲禮者，亦旣成通制矣，肩膊手足，廣狹長短不同，不特中人

與西人異，且人自爲異，然西服必有一定之體裁，不能謂我有特別習慣而與之異，然雖異固無害其不異者也，美之立憲與他國異，並其各州亦自異制，然其爲立憲亦猶人之衣服，同爲一式，而大小長短相異也，某國農國，某國商國，中國當爲農國，而以商輔之，然無論農商與否，產業政策之不可不講，及汽力之不可不用，則通例也，不能謂我有舊貫，人用機力，而我仍胼胝，卽曰小農制之國不便，亦當以組合法行之矣，故於通行教義之中，而以歷史之上之美習慣容納之，斯爲良政治家，於通行教義之中，必以腐敗之習慣敗壞之，斯其國亡，辦學堂，而實質無以異於科舉，練新軍，而實質無以異於防營，行內閣責任制，而實質無以異於軍機，此前清國家之所以亡也，學政法及他新學，實質無以異於學入股，辦實業公司，實質無以異於誘騙，開通風氣，舉辦新事，實質無以異於打秋風，敲竹槓，此前清社會之所以窳敗而不可收拾也，今鄉愿小人，必坐其咎於新法之不良，謂必一切恢復舊制，而於前清未行所謂新法以前之現象，則皆茫然不省，於前清所以必須變法之故，亦皆昏然若忘，竊以爲吾國經一度二度三度改革之後，士夫議論，亦當稍稍異於郭嵩燾薛福成之時代矣，而不料其愚謬妄誕，昏昏然無以異於前日帖括入股之士，搖首奪筆，噙噓然而大作，令人駭然不復知今日竟是人間何世，然則吾國之所謂變法，所謂復古，乃僅爲入股家與皮

毛家之反覆搏鬪，而當局者爲僅坐觀成敗，以聽其一勝一負而已耶，故必有以盡萬物之理，而後能執兩用中，以掃除庸俗人之議論也，故吾所希望於當局者，在勿爲規復前清之舊，俗說所搖，於一切謬妄不經揣摩風氣之徒，痛懲一二，而屏棄其說勿錄，以示天下以意志所在，而後吾之他說，乃可得而進也。

消極之樂觀

附言

今日吾國人心之消極，不必驗之人心也，人人自身，歷歷可驗，乃至人人自以爲消極之念，較深刻於他人，乃至人人以他人之不消極或消極而不深刻者，皆愚騷或不更事，以爲任其人如何積極，如何活動，此後亦必歸於消極，與我同等，卒之其後亦終有驗，於是全國之思想界，別無所有，惟此種種色色之消極之觀念之總和而已。

在此等總和中，略分二種，一曰因感觸而消極者，凡因第一革命第二革命受種種損害，以及因此影響，致其生業或秩序，不能如前此之較爲穩固安逸，而因一切停滯，且有不得不停滯之勢，如今日農工商界之大多數皆是也，乃至官僚隸役，向爲國羣之蠹者，亦自覺今日得因緣爲姦利之事，不復如前此之濃厚，因有一種人，並其爲蠹之心，亦復少殺，此等皆緣時勢觸其直覺之心者也，一曰因意識而消極者，則因其人自以時勢與彼所懷抱者相

扞格者有之，如最少數之遺老或名士等皆是。至其在今日水平線上之占多數者，則其人前此大都頗與今日時局之成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而乃創鉅痛深，種種失望，有因其所祈嚮之政策或目的不達而失望者，有因其個人之所企畫或運動之失敗而失望者，有因個人雖無甚失敗，而咸知國勢困難，社會窳敗，種種不足有爲而失望者，其失望之次第，萬有志趣薄弱，神經敏銳，一經刺激，便爾退縮者，亦有根基深厚，盤根錯節，卒知此物此志，萬無成理，因而中變者，乃至失望者之變相，亦復種種不同，有自殺者，有佯狂者，有煩悶者，有懷疑者，有荒淫無度以自戕者，有遁入禪佛或文業，乃至優伶或賈販者，有假海外或商埠終身隱於寓所者，亦有因以泄沓萎靡，得過一日是一日者，凡此種種，皆其賢者也，亦有日暮途遠，倒行逆施，隨其才智之高下，以縱恣其罪惡，無所不爲，無所不敢，以無有信仰，故亦無復忌憚者，故消極之原因，有本於利己心者，有本於利他心者，亦有本於利己心與利他心之複合者，而其變象，有因以淡其爲惡之心者，亦有因以助長其爲惡之心者，凡此皆由總和中而得之個數，吾此文所欲深加論述者，乃在此水平線上之本於利他心之不遂，而因以失望者之一大部分之人，吾人覺此一大部分，實爲支配新中國潮流之中心，而因失望以中止其活動之故，遂令社會事業，國家政治，無由發達，乃至無由支撐，而此中心階級

之消極之潮流，乃遂彌漫於全國，遂令全國亦傳染此共同之心性，夫一切根本，在於活動，既已中止活動，安有進步之理，蓋消極之人，無論其有意識，無意識，乃至其意識高者，或低者，無論其因以淡於爲惡，或益恣於爲惡，要之因此滅殺或停止其爲善之心，卽所謂利物濟民之心者則一，然則優等人類之美點及光華，皆頓塞抑鬱歸於無有或黯淡，乃至因反用之結果，而增長一部分之罪惡及過失，則吾國羣之前途，安得有望。

故據此言之，萬象中之最足悲觀者，莫如此人心之消極，吾向者固亦以此種人心之趨勢爲最可悲觀者也，今乃漸覺前途一線，可爲樂觀之曙光，卽起伏明滅於此悲觀之黑影之中，並深自覺其不妄者，何耶。

余亦一消極之人也，余亦一最抱悲觀之人也，且自覺所引以爲悲觀之事實及範圍，以四五年來從事於新聞業之結果，較普通之消極者爲更深刻，故於曩昔凡吾師友所積極活動引爲前途有無限希望之事，皆毅然決然斷其無望，其後果符合所豫言，此非余有先知之明，或余之明更勝於吾之師友，實緣今日國中之事，任是何種方面，凡下消極的判斷者，事後常符合其八九之故耳，今余觀念猶復如此，吾敢斷言，凡在水平線上之有意識之人，其所經過之苦痛，皆一一等於吾曹，而其因經歷程序而得之觀念，亦必與吾曹相等，故今

日乃得此大致不差之總和，而吾人所以在今日猶以爲得此總和爲至足樂觀者，卽以此等爲吾國進步所必經之階級，吾國進步云云，吾言尙誇，綜言之，實爲一般人類有意識人所必經之階級，以有意識人處吾國今日，其前又有多少經歷，其人尙不變爲消極者，非大智勇，決不能有，而大智勇人，千古乃僅得一二也，無意識人，尙得因觸覺而自然趨於消極，其不消極者，必其意識既不足引起對於國羣，而失望之觀念，又其地位安富尊榮，不足以生其感觸者也，凡此等人，初無積極與消極可言，縱令得名爲積極，亦復何補，吾國羣此後之大部分之希望，終不能不繫於此種種失望歸於消極之優等人類，若合此一大部分人，不復蘇生，無可希望，則卽有一大智大勇之人，孤立於上，亦復何補，則吾國吾羣，必將海枯石爛，響絕聲沈，若其不然，則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必燦爛而無極，以前之罪惡及錯誤，皆爲吾曹此後懺悔及進步之最可寶貴之資料，而吾斷言其必發揮此最後可寶貴之光輝者，何也，則以人心不死故也，則以意識不死故也，則以文明不死故也，則以勢力不滅故也，則以此優等人類經歷程序最後所表現之共同潮流，已經磅礴鬱積，迴旋周轉，而漸得其安身立命之地，而直接間接相合抱故也，則以自古哲人未有不經幾度之憤思自殺而後成功故也。

第一吾今先問此失望之心，從何而來，曰：以吾所企圖或運動歸於失敗之故耳。試問何以失敗，則必曰：當局者不用，其遠者，或曰：政治不善，再其遠者，曰：社會不良，其更激烈者，曰：吾之人種實不可為，此言是乎？非乎？吾之良心，必能下公平之判斷，曰：此言非也，其言亦有是處，特不應以失敗之故，全歸之於他因，而其本身之罪惡及錯誤，乃不復置道。吾人昔日以改良政治，希望於個人或一族姓，夫政治之事，非一個人或一族姓所能為，其錯誤也必矣。今乃漸知注重於社會或種族，此即吾人因失敗而生之一種進步觀念，然竟謂社會性或種族性之不可為，試問今之志士仁人，曾有幾許致力於社會之事業，其所謂社會事業者，真正有幾許曾紮硬塞打死仗，以直播社會之中心，又試問曾有幾人知中國社會為何物，吾人之良心念及此事，當未有不森然汗下者，然則今日非吾人怨望憤煩悶之時，乃吾人椎心泣血深自懺悔之時也，非吾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時，乃吾人閉門反省補過遷善之時也，故須知中國今日成此局面，吾人自身實負有十分之九之罪惡，既不知中國社會為何物，乃至不知中國政治為何物，而欲以最膚薄之理論，最安逸之運動，以立求吾理想中黃金世界之出現，其希望之根據，先自無有，何有失望，而以偌大國家，供吾曹之種種錯誤的試驗，乃猶能保持其統一之形狀，此皆吾民族誠篤愛國保習舊慣能以自力維持

其中心之明效大驗、而今日國羣之種種反響、皆爲必有階級、何有失望、然吾人之所敢自負者、卽以此試驗之結果、而有此日嶄新之失望、（失望者以新發生之現象、不如吾人理想中之現象故也、然須知此新現象從何發生、卽知努力之結果之非虛矣、）此失望之新現象、固至可寶貴、因此失望、而吾人良心自發生之一種新觀象、其將來之結果、正無窮也、愛馬遜政治論曰、國家之歷史、乃以粗糙之輪廓、描寫思想之進步、其精妙之教化、與人之高上心、僅自遠方蜿蜒而相與隨屬者也、又曰、老巧之經世家、知社會之爲流動性、無所謂根蒂及中心、任何部分、皆得全爲運動之中心、得以一定組織、令之迴轉於周圍、故此西司德臘得司或克林威爾諸意志強固之人、爲其暫者也、柏拉圖及巴爾諸真理之人、爲其久者也、又曰、自然之力雖多、但一斑思想之教育、決不停止、且凡有真實及單純之心之所夢想者、大抵皆必驗之預言也、此等最單簡之談、其足以證明吾人前此之過失、及其此後思潮進步所必得之結果至明白矣、

第二吾人須知在此失望期中、吾人將何所爲、而吾敢斷言、一切所爲無非進步、因此吾人得以拂亂所爲之結果、困心衡慮、增益其所不能者、一也、因此吾人乃能暇豫優游、從事精神之修養、而舍棄其一切無根據之運動、二也、因此吾人於政治上漸知由演繹而入於歸

納，由武斷而入於懷疑，由抽象而入於具體，由理論而入於研究，三也，因此吾人漸得與社會接近，險阻艱難，人之情僞，備得知之，四也，因此吾人乃知舍己芸人之非計，事事須從根本做起，其所希望者愈小，則其所自盡之責任愈確實，而獲等與空想之弊，可漸漸消除，不負責任之言論及行動，可漸漸減少，五也，因此吾人於社會上必能稍立基礎，於思想界必能粗有所發明，六也，因此可胥社會一切有意識之人，得不蹈從前之覆轍，而日發見其磨厲晶瑩之餘地，為社會上少幾種斷喪之聰明，即為國家保全幾分純粹之元氣，七也，因此乃得繼令歷史上社會上必須發洩者一一盡為發洩，而留供吾人異日參考及懺悔之資料，將全社會革新之機運，日益成熟，八也，乃至滄海橫流，萬方同慨，而因此大試驗大淘汰之結果，得令玉石涇渭之分，釐然自辨，吾曹將不待於嚶鳴求友，而精神之感應，自益相翕合而無間，九也，極端言之，即令此等失望之人，一一皆陷於罪惡之淵，足令吾人觸目傷心，不堪迴首，而其最後之懺悔，即為升天成佛之基，固必有一篇歷史，足供吾人精神上之悲感之利益者，十也，故以余意言之，自殺者不妨任其自殺，戕賊而荒淫者，不妨任其戕賊與荒淫，乃至穢惡而腐敗者，不妨任其穢惡與腐敗，但令爾我得留此消極之精神在，但得留此因消極而生之懺悔在，終必為一斑思想之教育，終必為必中之預言，終必能自遠方

以精妙之教化及人類之高上心，以精刻於此粗糙的國家歷史之上，而相隨屬以發揮其光彩者也。

凡以上種種議論，吾人皆自述其感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爲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雖甚粗糙而無傷也。

懺悔錄

四年十一月十日
東京方維德

瞑目委化而後名爲死者，非也。此特形死而已。近世頗有學者深信靈魂不滅之說，有書曰：死之研究者，列證畫象，以明死之有鬼，鬼者魂也，故謂形死而魂不必死。夫既有形死而魂不死者，卽似當然有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矣。

何以謂之魂死，肢體動作，飲食起居，猶是常人，而魄然其精神不復寓焉者是也。凡大聖大智之人，其心理現象，厥有二種，其一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養氣集義，天地浩然，此爲入世家。遺形存神，超然象外，寥廓希夷，萬妙之門，此爲出世家。吾之所謂魄然不復寓焉之魂死之人，於是二者，皆屬無當，其人之身，有形而無神，有如有人白晝見鬼，見有形而不見有身，又如鏡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實乃無花無月，奄然一息，固無眞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絕非超然象外者也。

陶淵明有言，既自以身爲形役，奚憫悵而獨悲，此最能說明形不死而魂已死之人之現象者也。夫魂旣死矣，如何能悲？若曰魂實未死，何故乃至以身爲形役？余乃以身爲形役之人也，飲則吾有時不知爲飲，食則吾有時不知爲食，起居坐臥，常若異人，動靜操作，身動而心不屬，塊然一身，早同異物，日出日入，一切動靜，常若冥然，無有感覺，似一身分爲二截，其一爲傀儡，卽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爲作嘔，作嘔旣久，不可復住，則亦聽之，此傀儡者之名片之銜號，實乃多種，曰學生，曰官吏，曰新聞記者，曰政客，曰律師，皆其經歷中之最大者也，而此傀儡之余之於官吏，之於學生，之於政客，之於新聞記者，之於律師，亦猶其於飲食起居然，冥然罔覺，其爲自身之飲食起居，蠢蠢然若不自知其自身，實爲學生，實爲官吏，實爲政客，實爲新聞記者，實爲律師也者，蓋余之魂之死，亦已久矣。

所謂魂死者，形容之詞耳，魂非真能死者也，上方謂既有形死而魂不死者，卽必有形未死而魂先死者，義似正確，實乃謬於論理，蓋今方以靈魂不死爲前提，故曰形死而魂不死，固得舉種種例證以明之，若曰形不死而魂先死，則其義卽大謬於前提，不能存立，且亦無法舉其例證，卽如上述，吾之一身，有如兩截，一爲傀儡，一爲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卽吾

真正之靈魂、吾之靈魂、實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猶若檻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出籬籬、復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無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非真能安、盲不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乎、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爲、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綜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卽不堪其良心之苛責而已。

余今年僅三十有二、綜余之一身、而謚以至確之名號、實一墮落之青年而已、然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靈魂必曾一度或數度被其軀殼所囚獄、若曰未曾、則其將來必入此牢獄、以此牢獄乃人生必經之階級、猶人之必入鬼門關也、特入此牢獄之人、可變化爲多種、其一則魂以瘵死、一死不可復活、自此以後、永永墮落、凡今之種種人頭而畜鳴者、皆是也、其二則其靈魂日與軀殼奮戰、永無和議之望、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愛、磊落而英多、聰明而智慧、然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甚乃自殺、或已早亡、若是者謂之靈魂與軀殼之戰死、其三則破獄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後或爲聖賢、或爲仙佛、卽其不然、亦得爲有道之君子、模範之市民、若余者、其以瘵死乎、其以戰死乎、其竟得破獄而出乎、余之自身、旣絕無

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歸宿，則余亦只能聽之運命，而今者則余奔突叫號之時也，則余窺獄隙而略見天日之時也，則余不堪良心苛責之時也，則余懺悔之時也，余之懺悔，含有自責與自恕二義，蓋余以爲余及世間人所犯一切之罪惡與過失，其自身之原因與社會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蓋良心絕對自由論，與良心絕對不自由論，皆余所不承認者也。

常人一生，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其先光明，漸漸愈微，漸漸愈黑，漸漸真黑，最後墮落，達於極地，故余歷數余之平生，雖泛泛一尋常之人，但少年爲學生時，尚有一二事刻入於腦影之中，不能磨滅，漸漸則不能有不能磨滅之事實，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漸漸則並此思想消歸無有，綜其所有，惟罪惡與過失，余於清醒時平坦時，常欲用大力驅除其出於腦影，而消滅其苦痛者也。

記余爲南潯公學學生時，一日大病，徹夜汗出如雨，氣息僅屬，以爲必死，朦朧中自思死亦無恤，默想死後情形，一至明早，校中必電告吾在杭之族兄，此族兄者，尋常一官僚，對余殊無好感，然在勢或不能不一來，來後檢點余之書籍函牘，見余種種悖謬之文字，必深爲歎息，薄葬之而去，猶將懊惱因其爲我而耗此多金，余父母既早年見背，不審究竟有鬼與否。

余彼時年方十七，尙無妻屬，聞吾死而落淚者，必親愛吾之姑母某氏及中表家人數輩耳，然數點眼淚數日戚戚之後，無可奈何，亦必置之，可見人類爲物，初無價值，其稍有價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卽其人平日之豐功偉烈嘉言懿行，吾行且死，頃刻之間，恨無機緣得爲一善事以歿，冥想中忽觸見看護余病之校役在榻旁隱臥，余思此乃余實行善事之機會，余素未奉何教，此時忽發一種神聖卓越之宗教思想，將盡吾貧薄之腦筋中所有，以改善此僕人，因遂決意，騰身起坐，此僕大駭，以爲熱極而癩，力持止之，余笑謂曰：我非病癩，亦非謔語，我有種種告汝，汝須勿忽，因遂汨汨自口中出無數勸導爲善之言，大致謂人人各有其能力，以利人而利己，卽如汝爲僕役，能盡職以事學生，不詐不懶，卽爲善良，若或路見危險物，橫置當道，卽可拾去，以利行人，諸如此類，皆有種種盡其國民天職之機會，且語且汗，語亟而汗愈劇，數刻之間，換衣數次，心中暢快無似，自以爲此時吾之心中，高尙純潔極矣，且汗且語，其心愈暢，此僕含糊應之，又時力阻，而余不聽，叨叨絮絮，不覺雞鳴，余竟不覺沈沈睡去，黎明汗去而病霍然矣，然自此一月有餘，瘦弱特甚，當秋而重裘，足見此病之不輕，又足見人當良心煥發時，真有神游天國之樂，可以消除病苦也，嗚乎，余之一生，若能常抱此心置於腔子裏，如此次大病時，其樂又何如耶。

余憶此時讀福澤諭吉論集，中有一文，論爲人當獨立自尊，因譯寫其訓條十餘於壁，而余自爲學生，以迄今日，對此四字，乃無絲毫做到，寧不愧死。

此時有二同學，並有嘉言懿行，深刻余腦，一爲某君，現爲軍人，某日校假，距校外十餘里，有演劇之集，余邀某君同往，某君以頭痛辭，余邀甚力，某君不得已，徇吾所請，途次黑雲密布，某君欲歸，又被余力持而赴劇場，方達，而天大雨，狼狽淋漓而歸，歸而某君大病，數日不愈，余惶恐無地，謝語某君，謂以狗鄙人無理之請求累君至此，某君怛然而道，此與君何涉，事雖君所主唱，然我實願往，故隨君行，足在我身，與君何涉，余大感激，以爲此真獨立自尊心之表現也，一爲嘉定黃君性陶，沈毅剛強，橫木於臥室，旦夕練其身段，常病熱而出校，遠行至數十里，謂足以愈病，比醫藥更有力，刻苦用功，爲全校冠，竟以咯血死矣。

此時學生，正講革命自由民權種種，余輩羨慕南洋公學學生鬧學之風潮，爲報紙所贊嘆，旣爲電賀之，文曰：『南潯公學全體學生，恭賀南洋公學同學全體脫離專制學校之苦，』大書特書，登之中外日報，其可笑如此，又以小故，與學校尋鬧，全體罷學，以余爲代表，迄今思之，余實此一大罪惡主動之人，罷學後，同學或赴海上而嬉，或即赴南洋公學投考，此時公學完全官辦，余即投考之一人，昔日電賀他人之脫離專制，今乃自己脫去自由之校，而

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無主義，無理想，無節操，自余少時蓋已然矣。

此時學生風氣，以罷學爲一大功名，自南洋公學發起後，窮鄉僻壤，皆受影響，幾舉全國之學校而破壞之，蔓延及於海外，日本留學生之罷學者，年必數起，最後以留學生取締風潮爲歸宿，余自南潯罷學後，深以此爲大戒，故在東京，卽以不肯服從取締風潮，幾被毆辱，然取締風潮，實以胡漢民主之最力，意欲借爲革命機會，汪精衛力持不可，組織維持會以抗之，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卽罷學風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綜自革命後種種政界現象，凡係革命派所主持者，無一不與取締風潮相似，革命之後，不從政治軌道爲和平進行，乃一切以罷學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於一敗塗地，而受此後種種惡果，余後此既悔其罷學，今日黨人，當亦自悔其革命，然余悔其罷學之後，過惡叢集，蓋以余太無學力，祇有感情而無理性，故非極端走入激狂，卽極端走入腐敗，穩健和平，以謀建設作人之基礎，乃非吾所能也，吾國民無此建設性，則國家已矣，吾個人無此建設性，則吾個人已矣。

繼此以往，皆吾個人穢史，罷學後乃爲家人所促迫，而陷於科舉，科舉畢後，復遁而留學，留學畢後，乃以極可愛之青年之光陰，而潦倒於京曹，革命既起，吾之官乃與滿廷俱畢，嗣後卽立意不作官，不作議員，而遁入於報館與律師，然其滋味乃正復與官相同，今吾又將復

吾學生之面目矣。

余此作本非記吾一生傳記，亦非敘述國家大事，特以直叙吾個人心理墮落之逕路而已，以下即可爲吾墮落一幕之開場。

吾於科舉時代，絕無作官思想，至爲留學生將畢業時，則謀生之念，與所謂愛國之念者交迫於中，自此以往，乃純然理欲交戰之時期，理不勝欲，故以墮落，欲又不能勝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則愈墮落，愈墮落則愈苦痛，二者循環相生，擾擾不絕，遂令一生非驢非馬，既不能爲真小人，亦不能爲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於生活太高，嗜慾太廣，思想太複，道力太乏而已。

毒藥之毒，封豕長蛇之凶，然猶不及中國之官界，蓋戕賊人才，此爲第一利劑，無恥下流愚闇腐敗種種，莫不由此醞釀增多，蓋萬惡之養成所也，余未曾爲外官，然一日因官費事，往謁某撫臺，此撫臺者，遍叱罵其同僚之人，雖以余爲學生，禮儀有加，而語次即謂今日須以能力自活，如君等者，大是可貴，故余（此撫臺自謂）於昨日遣子出洋，即語以此義，若如彼等（指在座之官屬）之毫無能力志氣，專事鑽營者，雖苦薩復生，亦竟能救其苦難，余以爲受此指斥者，當拂袖而起矣，不料彼等脅肩諂笑如故，退而殷勤詢余以彼之大帥所以加

禮於余之故、又余曾隨某公赴安東、安東者、號稱吾國土地、而完全日化者也、隔鴨綠江之一衣帶水、卽朝鮮、江堤之下、高冠博衣、在深泥中作苦工者、皆朝鮮人、其上皆洋洋之大和民族也、官於此者、大抵被人看作犬彘不若、某公蒞止、而吾中國之所謂官者、鑽營奔走、乃比內地尤甚、此曹豈特無廉恥、乃並無心肝、豈特無心肝、乃實無皮骨、故余於六七年以前、卽知吾中國人爲奴之不寃、

然卽至今日、吾腦筋中所影印、仍不外二種觀念、卽此觀念而可下一斷言曰、凡所謂黨人政客、其程度不能遠過於罷學之學生、凡今所深惡痛恨於官僚之毒焰者、不外於余在某撫臺官廳中及安東河上之所見、而中國今日、只此兩種人占有發言之權、且以後者爲勝、其他若農若商若無辜之良民、皆爲此二流之人所愚弄荼毒嗚乎、豈有幸哉、

官僚不外三種、曰盜、曰丐、曰流氓、余旣爲流氓之官、一年有餘、亦以餘力兼爲報業、未幾而革命起矣、

余於革命時、有一事大足記述、卽余被推爲代表謁見慶王那桐者、說憲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熱之慶那、到此最後關頭、其情狀可憐、乃出意表、慶王自謂此後得爲老百姓已足、那桐者至踟躕而道、謂吾曹向日誠假立憲、此後不能不眞立憲、余非到此等時、尙不知彼

等之惡劣一至於斯也、吁嗟、滿洲亡其家國於此等人之手、豈不可哀、

革命之後、黨會紛立、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時期中買賣人口之風盛行、全國之高等流氓、乃等於插標入市之猪牛、小者賣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女閩三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黃臉婆子、鳩面鵠嘴、亦復價值萬錢、利市三倍、譬猶肉市騰湧、雖瘟猪病牛、亦復不脛而走、蓋數年以來、人格掃地以盡矣、凡茲種種、將以入他日民國穢史、非吾作所能詳也、

政客中固亦有志潔行芳不受賄賣者、然所標種種政論、所擁護種種勢力、今日寧待深論、余固知今日之與余同具懺悔觀念者、正不乏人也、余於民國二年、曾登報自絕於黨會曰、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與一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係、

余於前清時爲新聞記者、指斥乘輿、指斥權貴、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無害、及於民國、極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願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豈中國固只容無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然即法律上極其自由、究余箇人而論、亦決無爲新聞記者之資格、

新聞記者須有四能、(一)腦筋能想、(二)腿腳能奔走、(三)耳能聽、(四)手能寫、調查研究、

有種種素養、是謂能想、交游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所存、以時訪接、是爲能奔走、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余無一於此、何能爲新聞記者、

余自問爲記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報、可將一無辜良善之人、憑空誣陷、即可陷其人於舉國皆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騰寫、社會心理薄弱、最易欺朦也、至於憑臆造論、吠影吠聲、敗壞國家大事、更易爲矣、

律師之不可爲、蓋有三因、一由司法之本非獨立、此固不待繁言、一由社會之誤解律師性質、彼以爲律師不應袒護惡人、冒社會之所不韙、若國人旣曰可殺、則律師何得左袒、不知無論何人身爲被告、非到最後裁判時、國人固不得論其有罪與否、余往者辯護陳璧、辯護王純等案、皆歷受國人指摘、余固無所憚也、一則律師內部品流之太雜、余卽一不足爲律師而冒竊登錄之一人、斯尤不待多論矣、

今以社會攻擊、政府摧殘、律師制度、剷除且盡矣、然余意以爲國家之興、由於法律思想之昌明、人才之盛、由於社會職業之發達、今日律師現象、雖尙未能如理想所期、然其制度固在可商之列也、往余致書某公、謂古人論秦以不養客而亡、今客有不待國家之養而自養

者、奈何禁之、是以益亂而已、然今乃有人專以斷絕社會生利自養之途爲快、則余固莫之何已、

綜合以上簡單說明、覺余平生所爲種種職業、無一而可、所以不可、一由余自身資格不完、一由對於社會之抵抗力太薄、若夫豪傑之士、則若官若政客若新聞記者若律師、固不可爲而可爲歟、

吾曹旣因資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無一事可爲、而綜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於理欲交戰、此後吾立身行事、當以一語自矢、曰無慾則剛是也、

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爲第一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社會者、國家之根柢也、個人者、社會之根柢也、國家吾不必問、社會吾不必問、他人吾亦不必問、且須先問吾自身、吾自身旣不能爲人、何能責他、更何能責國家與社會、試問吾自身所以不能爲完全爲人之故安在、則曰以理欲交戰故、以有慾而不能剛故、故西哲有言曰、寡慾者改革家之要素也、繼自今、提倡簡人修養、提倡獨立自尊、提倡神聖職業、提倡人格主義、則國家社會、雖永遠陸沈、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盡矣、吾之懺悔、此物此志而已、

反省

昭年廿百計

以往昔歷史所載興亡治亂數百年僅乃一遇之故事、吾嘗於數年之間、親聞而經歷之、一若舉腐爛之篇牘、印爲寫片、一皆影映於吾人之心目、光景常新、斯其所以予吾人以研深慮遠之機會者、誠千載而一時矣、愛馬森之歷史論曰、舉一切人類而貫通之者、心靈而已矣、各個人者、乃以此心而到達其全局之溝渠也、凡人若能享有其利用理性之權、其人乃得爲此心靈上全領土自由之民、其人之思想、必能達到柏拉圖所想到之處、不問時之如何、人之如何、凡人類中所起之現象、彼必能了解之、……既能入此普遍共通之心以內矣、則必能了悉自此以往之事故、且必能了悉自此以後所必發生之事故、何則、以此普遍共通之心有唯一最高之權能故也、……歷史者何物、心靈活動之記錄而已、……人類之精神、自其太初、已於隨時隨地之一切事故以內、一一體現其能力其思索、乃至其感情、願以思想常先於事實、凡歷史上所有一切事實、雖早已存於人心之中、若範爲法焉者、然而一一之法、皆因特別四圍之事情所造就、且以自然之制限、在當時只特全此中獨一之法爲有力、而其他不能不退處於無權、……人者包藏一切事實之百科詞典也、大海源於一滴、千叢發於一本、凡夫埃及希臘羅馬哥爾不列顛亞美利加、皆一一包藏於太初人類

之中、一切時代之戰爭、王國、帝國、共和國、民主國、不過太初人類之多種精神、以適應於此多種之世界而已、……既以此等人心印爲歷史矣、則讀之者亦可不以心應心、蓋歷史全體既發源於一介之人類、則其所用爲解釋者、亦不能不賴此一人之經驗、……吾曹所經驗之數時間、得以歷史之數時代爲教訓、歷史上已經過之數時代、亦得以吾曹所經驗之數時間爲之說明、……學生之讀歷史也、當以自動的、不當以被動的、當以一生爲主文、而以書類爲註釋、凡此所言、雖繁復幼眇、吾所引又不竟其十一、而在吾人今日讀之、覺其旨遠辭明、中入心脾者深矣、

綜以上所引大旨、可類次之、(一)世間一切唯心所造、故歷史乃人類心靈之所集成、苟以自身爲主文、(二)以心靈領會、則不特可以知過去、並足以明未來、(三)既屬人類心靈造爲歷史、則其以特別之事情、與自然之制限、而成爲當時一定之形制、令其他形制退處於無權、必有明所以致此之由、其沿革變遷、亦必了然可曉、故以哲人曠觀時變、遠矚將來、覺舉世之人、所用爲欣戚得喪者、皆未可憑、(四)一切萬象、種於一心、發於太古、胚一而胎萬、種子既成、理無不發、故以善讀史者論之、不難舉新造之國家、若美若德、而謂其建國實與希臘埃及同時、(五)凡稱經驗、必前有所繫、後有所承、故曰數時間之經驗、實卽數時代歷

史之縮摹、而數時代之歷史、乃不難以數時間之經驗爲之解說也。

吾論所欲昌明之意思、即在本於上說、在此數年經驗之內、以吾身爲正文、自覺所經過事蹟、即所謂人類心靈活動之紀錄者、一一皆有因果可尋、今當究此因果所由、種其善因、冀得善果、善果之種、不必望之國家、亦不必望之社會、惟須自其本身爲本文始、果爾、則數千年之歷史、數年間離奇之經驗、皆足爲莫大之教訓矣。

何以謂數年之內所經驗者皆理有必致勢所固然、即所謂因果可尋也、此理殆無煩明說、自客觀言之、以外勢之急、滿政之昏、安得而不致革命、以國民之無根底、主動者之客氣與感情、則革命之後、安得有善果、吾此論本非論政、不欲多談、循此類推、皆可了解、若自主觀言之、則以一切唯心之定例、國之治亂、世之隆污、殆莫不原於優秀分子之心理之所祈禱、及其能力之厚薄之足以與國情民俗相應者何如、及其所以排除其相反之祈禱、與所謂特別之事情者何如、及視其自身之道德、足以綱紀人倫者何如、

綜言之、國羣之事、以心爲體、以力爲用、國之君子、將欲體國經野、造成一新時期之紀錄、其心之所存、既未足以周事物之變、符羣情之欲、固渺然無復勢力之可言、一國之所有、歷史則猶此舊歷史也、經驗則猶此舊經驗也、譬然曇花一現、若已別有天地者、幻影而已矣、然

則本未嘗新，何有於舊，本未嘗存，何有於住，吾曹此數年間所經奇變，直可謂一場夢幻，夢中所歷，公侯將相，華屋小邱，遶焉一覺，故我如故，欣戚得喪，真不足言也。

所謂世界一切唯心所造，質言之，即意力所造，政家恆言，國所以立，在向心力與離心力之各得其平均，故立國不能無黨，國有兩黨，猶言兩力，兩力互發，其力相劑，而國羣乃得中正剛健，循序發達之美効，以吾所評，吾國見象，乃非人之意力所造，直全恃時勢推移，本能用，歷史與歷史之相嬗遞，猶之四時運序之代遷，吾曹之生於天幕中者，僅時時互道其寒暄，此數年間，直等於暴寒暴暑，災異繁興，蠢茲下民，乃不勝其咨嗟駭詫，煩醒奮亢之苦，天厲疾疫，飢饉繼續之悲，繼此以往，萬象可以例推，推論如何，曰，苟其凡百優秀，盡其意力相當之發達，則力之所向，必有所達，種子既成，理無不發，培之愈深，發之愈厚，人死雖不可復生，國亡則確能復存，雖復神州陸沈，宇宙瓦解，吾復何懼，若其不然，則膏肓之勢，固不待於夢憑，薤歌在路，亦已成爲公禱矣。

所謂無力，豈特今茲之所謂新勢力爲然，即彼與此等相反假定爲離心力者，亦並非其本身有何意思，有何權威，直歷史上一種之餘燼，稍稍收集，已若燎原，而所謂各種社會者，本屬中乾，一燃即散，有人論中國戰史，謂其所號稱百萬，或數十萬，摩壘對陣，殺人盈野，流血

成渠者、皆屬臆造、其實歷來大戰、僅類兒戲、拳旗鳴鉦、取駭觀聽、或有死傷敗滅、乃其人類自相踐藉、合璧輿輒而已、證之往事、風鶴草木、數十萬人相驚而死、則其所論、未爲苛評、若以證之羣象、尤似堅確、論吾羣象、莫不曰新舊兩黨、新舊之中、又有激隨二派、以今思之、皆屬臆造、倘使真有舊黨、則吾國數千年之文明、宜已發輝光大、去黑暗而入於光明、若使真有新黨、則吾國宜早有獨立之學問、融合之智識、而今茲何有、舊者色厲而內荏、不啻敝帚千金之陋、新者浮躁淺薄、不勝小兒得餅之樂、亦復儼然標舉名義、號召徒黨、洵洵焉摩陣對壘、若將一決生死勝負者然、究之號稱革命、不過萬響齊奔、衆聲赴湊、號稱黨禍、亦僅機牙內運、識志不張、

綜其總因、不外襲取、孟子曰、是集義所生也、非外襲而取之也、集義所生、故有浩然之氣、外襲而取、則其忽起突滅、誠何待言、故今無所謂舊、襲取陳死人語而已、無所謂新、襲取舶來品而已、亦無所謂革新、乃至無所謂復古、襲取院本說部、搬演欺人而已、

試思吾曹數年間所經變故、無一不等於摧枯拉朽草偃波靡、究竟主動者以何偉力、得其意外之奇獲、被動者何由恐慌、歸於一致之範圍、而局外之慷慨咨嗟、明明有所不嫌、而亦相率以付之、莫可如何者、其人要皆一時之俊秀、然亦不爲少矣、謂爲勢力所致、信望所孚、

吾皆有以明其不然、要之全國皆無氣力之徒、而時時相驚以倡有、一有假伯有之魂以爲厲者、則全市駭走、枕藉雜沓、不可名狀、以吾思之、吾國亡徵、不在內憂、不在外患、惟此萎靡疲茶玩愒、巧滑擗土聚沙、絕無力量作用之全國之風氣、真乃沉痾之疾也、夫今日豈特無偉人志士奇才傑能之爲患、抑並奸雄魁傑俠盜巨猾而無之、全國所有、鄉愿小偷爲多、若以吾人理想、不僅正之方面、望其意力發達、即負之方面、亦不嫌其發達、蓋凡有意識有氣力有膽量者之所爲、雖真小人、猶愈於僞君子耳、

故自今以往、吾人當各求其能力之發達、而欲自求此、則必先問以前吾曹何以能力之衰薄如彼、故必先有一種自覺、至其能力之將發達於何方面、或於政治、或於社會、各視其人性質境遇之所宜、不必定須一律、須知今日凡百現象之不振、皆因全國優秀之絕無真實力量、而妄冀非分之獲之所致、故其所得不如其期望者、乃歷史上蹈常襲故必至之結果、絕無所用其悲憤怨尤、且其所以致此惡象、吾自身亦實躬與其罪惡、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後種種今日生、吾曰今日乃復活之日、乃大覺悟大懺悔之日矣、

國人之公毒

五年一月十日
（芳林雜錄）

徧國之人、殆無不以爲中國將死矣、曰將死、猶諱匿之詞也、殆皆以爲中國必死矣、曰必死、

猶客氣之詞也、其實亦既以爲已死矣、究竟已死未死、且可勿論、卽其有救無救、亦可勿論、惟所以致此死因、必有癥結膏肓所在、其物曰毒、國人既全受之、乃曰公毒、此公毒者、自時聞得之遺傳、自空聞得之周圍影響、西哲有聖的巴佛者、(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一八〇四年生一八六九年歿) 不承認人類有自由意思說之一人也、以彼所云、謂世間一切、皆受支配於一定不易之機械的法則、所有各種社會現象、乃至文藝、(渠爲文學家、此論爲文學而發)、不過其國民狀況一切之數學的總和、質言之、卽外部原因之必然的產物也、此種原因之力、不外三種、一曰人種、合先天之性情、(遺傳)及氣質體格之差異而成、一曰周圍、氣候風土不待論、凡其所結構之社會的狀態、無一不予以直接間接之關係、此種狀態、可名曰地方色、Local colour、卽一種特別空氣、包圍其人構成一切之影響者也、三曰時代關係、今以其說診斷中國之病、先可下第一斷定曰、國人因遺傳及地方色之一種共同之有毒的空氣、必已釀受一種共同之公毒、夫遺傳與周圍及時代、時相反者也、遺傳爲先天之物、而周圍及時代、則因交通上種種變化、可蜿蜒遞變而漸次改造其遺傳、如動物之保護色然、適應變化、以保持其生存、發達其進步、故前者爲保守的、而後者則爲進步的、而中國則因自古無交通、而國民之公性、(卽公毒)又不適宜於變化、二者相合、

而其毒益深益遍，故以二者相加而成公毒之總和也。今吾人必須共同研究、共同證驗，以大膽的精神、簡單直率的言語發表此項公毒之名目性質及其作用，而後其已死未死，乃可言也。有救無救，乃可斷也。故今日他國政客學者，日日求發揚蹈厲其國民特別之精神，而吾人則以為中國所急，先在研究實驗吾國民特別之公毒。吾一方面固承認吾國民有特別之精神者，然今有人於此，雖神經敏銳、體質康強，而其人但因一毛孔一血滴受有微生物一類，此微生物雖以數百倍之顯微鏡，而僅能辨認，可謂微末極矣。然不數日、不數月，而其人已成微生物之窠穴，毒氣瀰漫，不可救藥，必先予以清血之劑，而後乃能奏手。不然則一切妙藥，皆以潤補毒蟲，速人以死。余既直覺中國自海通以前，所有若干聖賢若干佛子之大義微言名理福音，自海通以後，所有歐美日本之學術文物政法制度，凡經輸貫吾國人之腦筋中者，一一皆腐朽蠱害，不以益生，反速其死，乃始恍然此公同毒質之為害於億萬無窮也。

今中國之醫生，亦既多矣，其最先者曰：中國之病，由政治不良，願政治何以不良，則曰當局不良，願當局者非上帝不仁，特為毒害中國而產生之魔鬼（指多數言）也，亦猶是中國人耳。試問何以有此不良之當局，夫放縱、專恣、賄賂、殘虐等之惡德，質言之，皆人類意思之自

由之過其限度而已、凡人類莫不欲伸己而屈人、專意而自恣、故人類之爲惡、乃其天性也、人性本自由於爲惡、而勉強於爲善、卽曰此論太僻、若夫大多數之人性、善惡相混、可以爲惡、亦可以爲善、殆通說矣、然則請問他國之當局、何以儉於爲惡、而奢於爲善、則必曰有法律之力足以制之之故、然則請問何以中國法律若枯朽、而外國法律若神聖、則必曰有社會之力足以防之、然則請問中國社會何以無力、故最新式之醫生、則宣言曰、今宜自改良社會始、凡此數層論點、層累而下、今日已不值一錢、而其實哀哉痛心、蓋幾以若干次之無數犧牲而後達之之結案、質言之、卽此國中本無一望聞問切之醫生、日日以國命民脈爲試驗、甲方不效、病已深矣、乙方不效、病垂死矣、丙丁不效、人已死矣、蓋殘兇輕率武斷、敢於以國命民脈爲兒戲者、莫國人若也、今日自改良社會始、其脈案對症不對症乎、余不問其對症不對症、余先覺其『脈案則不成爲脈案』、『藥方則不成爲藥方』、蓋彼所診斷而得之斷案曰改良云者、請先問所須改之惡何在、而後乃能問其彼之所謂良者何如、而後乃能問其改之之法、昔者北京有一大老、當民國初立時語余曰、『康梁孫黃其他種種所開方藥、非不善也、奈中國材料不配何』、此比較有思想之大老、其材料不配云云、實足代中國一部分賢明人士公同歎息之聲、而此大老者、則因確信材料不配之故、故彼以不配作

大老之材料而姑以現狀爲滿足、且認爲不能不滿足、故余謂中國今日無論政治學術及各種事業方面、實不外兩種問題、第一問題、卽諸君是否甘於千秋萬世爲此不配做材料之材料、令中國長爲此不配做材料之中國、第二問題曰、若其不甘、則此材料、是否有改造之餘地、抑必如一部激烈派憤世派所云非亡國不可、非滅種不可、非殺盡斬絕不可、而余則認爲二者之先有一先決問題、卽此不配做材料之材料、其中毒之處安在、所中之毒爲何、果能說出毒源病根、而後再開可改造、不可改造、蓋醫生第一義爲先說病名、第二義乃講方藥、果使中國遭天不造、生命不辰、所罹者爲一種無名腫毒之病、此病在今日發明藥品之若干註冊號數中、尙無可以有「療病希望」之藥、則亦已矣、近世文明人沈疴不治、則發憤自殺、每年新聞紙上、不少其例、然則主張非斬盡殺絕不可者、亦一法也、因循姑息、謂實無法可救、姑苟且以續其一息之命、續命一日是一日、續命一刻是一刻、是亦一種所謂仁人君子之用心、亦未可深惡也、故吾曹旣爲受病之一人、則先要求醫生告我所患何病、此吾今日所爲主張搜求公毒爲救國之第一義也、

吾之緒論、亦旣過於繁冗、今請單刀直入、陳說我所知、或我所覺、其實卽我所受之毒氣爲何物、一言蔽之曰、思想界之籠統而已、

第一先問思想界是何物，以吾武斷，思想者卽上說因遺傳及周圍影響所發生及蘊釀之人類靈魂之意識，爲凡百社會現象之導源之力量，所謂界者，則此意識總量之區域是也。聖賢佛子文人學士，爲供給此力量之源泉，一切凡夫，隨其程度之容量，消納其點滴以爲活，或爲河爲湖，或爲溝爲壑，乃至爲杯爲勺，質言之，思想者，靈魂所發生之空氣，社會之人，翕受以爲活者也。故如政治如學術如商業以及其他種種，皆一種人類之形式，其實全恃此空氣之翕受，以支配其形式，在個人言之，則爲思想，就全體言之，則爲社會思潮，今日世界學說如林，甲論乙駁，莫知所屆，願社會一切現象，實受時代思潮之支配，則共同承認之宣言也。以是今日欲研究歐美文明，必須先研究其時代思潮之爲何物，欲研究其國之個性，必須研究其國民之特性爲何物，今欲研究病人之病源，必須研究其體質與心理狀態，同一理也。故曰中國之病，由於政治不良，由於社會不良，由於道德不良，由於智識不良，皆是也，皆非也，以余武斷，其受毒之地點，在思想界，其所受之毒，名曰籠統，此外無別物也。第二則須問何謂籠統，余今不能下一定義，但爲說明其概念曰，凡無統系，無實質，無個性，無差別者皆是，其所發生之現象，則爲武斷，專制，沈滯，腐朽，因循，柔弱，凡在今日爲造國保種變化進步之公敵之病象，無一不歸之。

大抵自有中國以來以及今日、無論聖凡賢愚貴賤老幼、無一人不受有若干此籠統之病、今吾歷舉現象以爲證明、其實詞費、蓋吾人卽以自身體驗、亦自曉然於所受籠統之病毒至深也。

中國教義之開章明義、以時間論、則凡立一義也、必謂質之萬世而不惑、不認有時代之變遷、以空間論、則謂世界惟有中國、其他皆爲夷狄禽獸、不認有區域之存在、則所謂宗教學說、必爲絕對無有商量、凡反之者、則必證之爲夷狄禽獸、以個人論、則一方面爲消極的籠統、卽根本不認有個人之人格與自由、必使一切之人、沒入於家族、沒入於宗法社會、今之新人、則主張其沒入於國家、一方面爲積極的籠統、則能犧牲一切之人、以成其富貴榮華者、卽爲名譽、若此者皆吾所謂籠統之說也。

自漢以後中國無學說、有之則惟孔子、尊孔子於獨尊、而排斥百家、凡所謂百家、皆異端也、夫既定於一尊、則國人無復有懷疑、無復有研究、百家既去、而孔子之精神、乃隨百家以俱去、譬之歐洲中世、全歐尊奉基督、僧侶專權、腐敗專擅、無所不至、聖骨呪符、神聖無上、其現象在今日名爲智識禁壓、人類快樂之否定、彼謂美與快樂、皆陷惑人類之陷阱、曾有有名牧師、謂因旅游瑞士、恐山水之美、奪彼心魂、特閉目不視、自希臘羅馬以來、異教徒所已進

化之學藝、一切閉鎖、舉一世爲無智文盲之愚民世界、個人既無自由、亦無自覺、惟謂專心祈禱、幸福無窮、恃法王之暴威、至於禁止閱讀聖書、此與宋儒之專講心性、或靜坐冥慾、反後此之欽定性理大全、或專以朱註取士者何異、故其結果、無有孔子、惟有宋儒、無有宋儒、惟有八股、亦並不復許有黃淳耀金聲等之八股、而惟許有腐爛墨卷之八股、致令全國之聰明智慧、皆鎖置於「形式」獨斷之沈獄、而在今日、人人皆受此毒、譬猶人身鐘表、數千百年未曾改換法條、幾無有磨琢清潔之餘地、余非至今日尙罵八股、蓋自漢尊孔之後、已漸養成獨斷主義形式主義之空氣、至宋而其毒益深、至明立八股之制以來、亦既若干百年矣、讀者試思以數千年以上、至少亦數百年之遺傳種之吾人、至今雖欲不受其毒、亦可得乎、

吾今在舟中、靜思吾國所有一切現象、莫非八股、卽如政治、諸君亦知八股中有烏龜起講之說乎、蓋八股中之起講、必以且夫或嘗謂開篇三四句後、卽作排比、願字一承、而字一轉、後用一乎字句、作烏龜掉尾式、卽用二三句收束、以此一定形式、有頭有臂有尾、故名曰龜講也、今日吾國何復有政治、但有等因奉此仰卽知照等等而已、彼等以此形式號爲政治、卽無異上述用願用而用乎等字、以一定之形式、作爲八股、吾常歎息而道、今之政壇中人、

不復知國家爲何物、行政中分類、若者爲司法行政、若者爲軍事行政、若者爲教育外務財政行政、行政爲何物、口頭手下、但有若干門面語、以爲製造等因奉此云云者之用、則安得有政策之善惡是非可云、此如家中主婦、絕不知其家門廊房宇之數、以及廁臉客舍住屋之所在、柴米油鹽日用之數之如何、而欲操作家人生業、豈可得哉、故以余言之、今日政事、眞乃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總言之、形式主義獨斷主義而已、卽籠統主義而已、上述之八股云云、卽任取聖賢之大義微言、作爲題目、而在彼皆用願字一承而字一轉爲已足、亦不外一籠統主義而已、吾人既不喜談政治、則談唱戲、亦一籠統主義也、任是何種武戲、何種文戲、其節目排場、必係千劇一律、夫戲劇與小說、蓋今日歐美人文藝之大宗、認爲時代思潮之產物者也、以吾國戲劇言之、演一神仙、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猶之演官場也、演一妖怪、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亦猶之演官場也、乃至演其他各劇、無一不同一形式、故神仙妖怪等等、在吾國思想界、皆同一物、蓋以爲一籠統、則無不可籠統也、因此以例小說、十有八九、必講妖怪、講狀元宰相、講大團圓、紅樓夢中賈母不待說書之終、而預料其結果之必如是云云、此語實曹雪芹痛心罵世、包括一切、推倒古今之言、非直罵小說也、吾不肖、亦爲新聞記者數年、每於官場或名公等有大事發生、輒爲預卜其結果、不

幸失者一二，而中者八九，此非必有預言家之能，蓋世間俗物，既專囿於一定之形式，凡有所爲，絕無意識，絕無腦筋，蛾見火而撲，牛見月而喘，天下老鴉一般黑，即以籠統之公理求之，可得故也，因是而講吾國之歷史，則常人所謂「相斫書」者，非即籠統主義之別名乎？讀者試取綱目讀之，彼所斤斤以爲大事者，爲正統閔統之分，今日爲盜賊，則盜賊之，明日爲帝王，則帝王之，同此一人，對於其爲盜賊時，則按照春秋大義，聲罪致討，及其爲帝王時，則所謂君臣之名分既定，又須爲之盡忠守節，有所謂胡致堂者，其人真乃籠統主義之代表，任是何種史題，經此先生評定，莫不歸宿於春秋王道，嗚呼，號稱國有數千年之歷史，爲世界萬國最有名譽之事，而其國史之無生氣，無精神，無意識，如此，則所謂發揚國魂，導發民性者，於何是賴，有此歷史，故吾國之學說文章，雖有種種偉大內容，但自其普遍於國民思想者言之，則陋劣極矣，人人講王道性命仁義禮智，究竟此等是何物事，殆無一書有統系之說明，故中國之學說，無一不含有神祕的作用，究其結果，不外天者理也，性者理也，天命之謂性，不即理命之謂理乎，無極而太極，太極而無極，此語究作何解，則亦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而已，然中國學子，亦亘古以籠統主義爲安，委心任運，不求甚解之中，而每有所作，則必稱文以載道，韓昌黎者，自唐以後文章家之代表也，道其所道，非吾之所道，而彼所謂道，

究是何物、除原道一篇、亦未多見、彼既絕不知佛教爲何物、而大胆武斷、謂必須焚其廬火其書、蓋凡胸中無所有者、必憚與人爭、爭人惟恐不勝、則必訴之武力、亦猶政治家無主張以戰勝輿論、則最後之手段、惟有專制、故籠統之國民、必武斷、武斷者必專守形式、專守形式者必不許懷疑、不許研究、懷疑研究、則必認爲異端爲叛民、則必須火其書焚其廬、文章有八家、八家之後有桐城派、則亦猶此而已矣、因之以驗之於人事、則自個性以及全體、無一不中籠統之毒、上述政治、可勿論矣、第一吾國人不講分業之理、以爲國內得有智識得享權利者、惟士、其他農工商等、皆以役於人、非役人者也、以故農工商者、決無可發達、惟發達讀書人、夫讀書則必有專科、而中國之讀書、則以籠統爲主、所守教義、既如前說之籠統矣、而士人一業、又極籠統、讀者當記取三國演義中禰衡見曹丞相時作何語矣、彼謂彼之一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諸子百家、天文地理、無所不曉、又尋常小說、每一好漢、彼必加以美名、曰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中國國民信條、凡讀書之人、必須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其實無所不知者、惟讀書人、蓋一人欲無所不知、即必一無所知、既已一無所知、則勢必強不知以爲知、故不知民事而做官、由來久矣、其不知洋務而講洋務、不知變法而講變法、不知共和立憲而講共和立憲、則通國中皆是也、古有常言、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此語若爲一學

者社會」而言，則可爲今日之通論。若指學者一人而發，則眞顛倒夢囈而已。惟顛倒夢囈之人，意識不明，頭腳不分，最易籠統也。以常人論之亦然，每語輒稱某人今年生意平常，不過博得幾竿，又或稱某人作官發財，贏得好幾十萬，約人時刻，好稱三四點鐘，五六點鐘，數字之觀念，幾百人中而九十九無之。某君常謂國人如此稱說鐘點，卽爲辱國之一，誠哉是言。以歐美人常言，時刻卽是黃金，幾分幾秒，所關非細，况於幾點乎。然此不必常人，以今日學者社會言之，每說一制度，輒稱世界各國，夫各國各國不同，究是何國有此制度，彼不知也。每見雜誌等之文章，互相論辨，而絕不知其論點所在，十有八九皆空中相搏也。此無他，籠統之語易作，而明晝之論難爲而已。又以中國之社會之制度言之，無復個性之存在，大抵人之一身，爲其祖父之奴隸（奴隸與孝義不同）爲其家族之奴隸，爲其親黨之奴隸，爲其同鄉人之奴隸，其柔懦者，則拘繫束縛，安於鄉愿，其桀黠者，則恣雉暴戾，犧牲一切，並其人生應盡之義務而不盡，張公百忍，千古傳爲美談，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爲忍的籠統主義。故由家而國，乃以相忍爲國也。此論專講思想界，不具論此等事。

或曰：子所言者，十餘年前事也。自革新以來，風氣亦旣變矣。余因含茹深痛，深覺中國今日之輸入外國制度與學術也，一切皆以籠統主義籠統之，故爲此論。蓋國人之公毒旣瀰漫

不可效，故如德儒李般之言，凡國民有其一定之性質，其性質未易，則任取何種新制度新文物以貫輸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隨舊質而同化，一一皆發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後止，此所謂毒未拔而補劑適以滋毒之說也。然今日世界，何謂文明？曰科學之分科，曰社會之分業，曰個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獨立，重論理，重界限，重分畫，重獨立自尊，一言蔽之，皆與籠統主義爲公敵而已。今之變法，一一易橋爲楫，不足多論，專以思想界言之，前數年英文字典，有譯自治董事爲保正者，某君所譯西史，結論法蘭西革命，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等之輸入文明，豈不足令外國人吃一大駭，然此猶前數年之事，至如最近或現在之譯著，若欲令記者舉例，誠自恨無此學力，無此胆量，今爲總括之語，以告國人曰：

(一)以中國今日任舉一種科學，試問吾國已否有完全之譯著，將此專科之學，忠實介紹，令吾國修學者知其所修之科，現在學說已經發明至何種程度乎？（今日環遊世界一周，亦僅四十餘日可達，而中國人閉戶著書，不知彼所說者或所介紹者已成廢物，不可恥乎。）

(二)爲問彼方之科學的著作、論理的論著、或其他文藝的作物，中國非創立一定之名詞、通俗之文體，求其介紹之忠實而能普及，而惟恃三四名流，以高華典麗之文章爲

之，爲斷片的傳播，斯爲完全之方法乎。

(三)除第二種外，乃有一種淺學後生，或老師宿儒，專以中國之舊思想舊文字，囫圇吞棗，以譯述外國文學或哲學之書，此爲有益，抑有害乎。

故以吾之武斷，中國之政治，還是中國之政治，並未變法，中國之學術文章，還是中國之學術文章，並未有何種新學，若其有之，則吾國人之思想界，宜已劇變，不至頹廢腐朽如此也。今試取吾說之正負兩面，列表明之，以爲吾之結論。

(一)負面 籠統，故專制，故武斷，故尙形式，故沈滯，故腐敗。

(二)正面 明晝，故懷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實驗，故改良，故進步。

正面之主義，卽歐洲今日進化之源，曰科學主義，曰歷史主義，曰自由主義，乃至其他種種，可籠統名爲進步主義。

記者附白，右論爲航美舟中所作，夙已有此意緒，夜半忽思及此，展轉不能成寐，朝起乃於波潮震盪中，率臆書寄之也。

此等全係吾人直覺，所謂直覺者，卽不假思慮，不假學說，感觸而發，自成天籟者也，吾之主張，真率之直覺，價值必過於鉅釘而成之智慧。

此等文字，文不成文，話不成話，看之則思讀，讀之則又不成語，度必有見之發怒或冷笑者，此實無法，蓋余既有此直覺之思想，則不能不以直覺之文字發表之，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作此既竟，自覺籠統之毒氣，亦瀰漫於紙上，余固曰余亦受毒之一人也。（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佐渡丸中書）

新舊思想之衝突

（五字）
（五字）
（五字）

自西方文化輸入以來，新舊之衝突，莫甚於今日，蓋最初新說萌芽，曾文正李文忠張文襄之徒，位尊望重，綱紀人倫，若謂彼之所有，鎗礮工藝製造而已，政法倫理以及一切形上之學，世界各國，莫我比倫，嗣後國勢日削，禍辱臻迫，彼此比較之效，彰明較著，雖以孝欽頑鄙，亦不能不屈於新法，庚子之後，一復戊戌所變，其時新學髦俊，雲集內外，勢饒極張，喬木世臣，篤故縉紳，亦相率襲取口頭皮毛，求見容悅，雖遞嬗不同，要皆互為附庸，未有如今日篤舊者高揭復古之幟，進化者力張反抗之軍色，鮮明兩不相下也，且其爭點，又復愈晰愈精，愈恢愈廣，蓋在昔日，僅有製造或政法制度之爭者，而在今日，已成爲思想上之爭，此猶兩軍相攻，漸逼本壘，最後勝負，旦夕昭布，識者方憂恐悲危，以爲國之大厲，實乃吾輩進化

之效，非有昔日之野戰蠻爭，今日何由得至本壘，蓋吾人須知新舊異同，其要點本不在鎗礮工藝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猶滴滴之水，青青之葉，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從出之原也，宗教哲學等等者，蓋爲社會意力，於是而社會之組織作用生焉，於是而國家之組織作用生焉，於是而國際界之組織作用生焉，今人好稱一國各有其特別之歷史習慣，不能強同，斯固然矣，其實所謂不同，義乃相對，非謂絕對，浮杯水於堂坳之不得爲江河，現曇花於彈指之不足爲嘉樹，人身有長短大小，而戴角負翼者之不得爲人，斯非其形色異也，乃其種類性質異也，卽非種類性質異，然同是一人，何爲不期其肥碩而聰明，乃必令其枯腊而魯陋，同是一國，何爲不張之使發揚而光大，乃必束縛馳驟之，若待萎之木，溝中之瘠，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蘆，螂蛆甘帶，鷓鴣嗜鼠，誰知正味，味之何正不可知，要其所嗜異，故所食異，斯卽其思想異而行爲亦異之說也。

近代論者，以西洋文化從出之源，不外二種，一由文藝復興繼承希臘藝術科學而發揮之，一由基督教宗教的精神，普及浸潤，合斯二者，乃有今日，所謂希臘藝術科學之精神者，不拘泥於習慣，凡百事物，以實驗爲主，從實驗所得之推論，以發見事物之真理是也，學者敘述時代思想之變遷有三時代，其一曰無意識時代，其二曰批評的時代，其三曰學說構成

時代、中國今日、蓋方由無意識時代、以入於批評時代之期、夫批評時代、則必有懷疑與比較之思想、懷疑之極、必至破壞、比較之後、必至更新、而當此之時、篤舊守故者、方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中、必將出其全力以與鬪、於是乃生衝突、衝突之後、有知識者勝、不知不識者敗、而後新說成焉、然其爲變、視其國與時代之差異、各有難易、又因其國境遇能自變與否、因亦有幸有不幸、其在歐洲、今日所以能合此二思想以極其盛者、即由自古即互相接觸競爭、所有文明、非獨其固有、乃吸收古今東西世界各國方面之文化而成、最先吸收巴比倫埃及之文明、於中世吸收亞刺比亞及印度之文明、至於近世、又吸收磁石火藥印刷術三大要素之文明、而又以非洲之迴航、新世界發見之結果、通商貿易、徧於各國、取精用宏、遂成驕子、然其所以能吸取而消納之者、即由有希臘的精神之故、其在希臘之盛、亦在波斯戰爭以後、至於貝理克時代、*Pericle Period*（四四四—四二八）當此之時、希臘民族、地位既高、文化亦達於絕頂、史家稱爲啓蒙時代、即前此所謂批評時代者、實希臘文化發達之源、蓋先此希臘之民、徧殖民於四方、至紀元前第五世紀時、殖民地精神物質上之文明、反遠駕乎祖國、領土既廣、交通亦便、前此不須留意於政治之善惡、制度之是非者、至此接觸既廣、乃不能不起其研究之心、昔之無意識以服從舊道德舊習慣以爲天經地義

不可磨滅者，今則目睹其燹然殺亂之跡，甲之所謂善者，不必乙之所謂善，此之所謂是者，不必彼之所謂是，宗教道德，社會組織，一切皆失其信仰，於是懷疑，於是批評，於是求學之風大盛，於是乃有周遊全國傳道授業之講師，雖其末流，詭辯派出，風氣靡然，要之比於吾國秦漢以來，推崇一尊，排斥異說，閉關據守，習常蹈故，以至今日，餘餒不死，斯其出發之點，絕然不侔矣。故論者謂希臘印度中國，同是獨特之文明，而前者之發達歐美，以極其盛，印度中國之不能丐其死亡者，以此當此之時，批評學派之態度，即與今日科學家相同，彼派之言曰：法律及道德者，人爲之物，非恆常普遍者也，其爲恆常而普遍者，自然而已。至於後孔子之死十年而後生之大哲蘇格拉底，其講學之精神，亦無大異於批評派，其視道德風俗習慣種種人爲之法，亦不認爲如常人所稱，若天經地義之不可毀，其論個人之主觀的判斷，雖不可少，要亦不絕對認爲確實普遍與自然之物，彼之言曰：凡個人之判斷，雖爲特殊的，要亦自有其普遍者，吾人亦須以法求其普遍的道德的之判斷標準，求此普遍要素之法，論者名爲辯證法，渠之言曰：一切之惡，皆由於缺乏善之真知而來，故其所重，在求真知，讀者應知蘇格拉底爲此後希臘各學派之胎源，彼其持論如此，故希臘之思想特色，在認一切爲自然之運路，非其終極，凡人當以忠實之心，研究此運路所存，故其精神，在實證。

不在虛定，在研究不在武斷，卽如倫理道德，道在實踐躬行，似非自然界之事物，而希臘人卽以人爲自然界之一物，人之行爲爲自然界之一逕路，綜其所論，不出於自然論與主知論之範圍，夫在造化之國之所以能吸收各種文明而構成之者，卽在去獨斷之心，爲忠實之研究，以實證其眞否而已，故曰：歐西文化，其第一根源，發於希臘藝術科學之精神也。所謂基督教宗敎之精神者，其內容頗與希臘思想相反，而以路德改敎之結果，斯二者之特色，乃能吸化於優秀民族思想之中，此應吾人所爲發憤而歎息者也。（一）希臘思想主知，而此則主意，前者以人類爲一研究之對象，同於自然，後者則以人類爲中心，故其視自然也，謂乃無限人格之神，與有限人格之人，相關係相共同之舞臺，萬物中最尊之物，莫過於意志，故前者研究人生與至善爲何物，而後者則以道德爲神人所命令之律法，違誠者有一定之制裁，從其後焉。（二）前者重視理性，愛重自由，而後者則以人類附屬於神，故重服從。（三）前者重視理性，故恃自力，故重勇氣，後者則以信神之故，覺自己之無能，而謙遜之心尙焉。（四）前者以當古初之時，以霸國雄於四境，故守國家主義，後者則以宗敎之博愛，而四海同胞主義尙焉。（五）宗敎家夢想天國，主於修行，故禁欲主義，亦爲斯敎之特色，準斯以談，以二者之扞格不能相容，何以能調和歸於一致，則以中世社會黑暗，敎會之徒，

藉神愚民，專以束縛欺詐爲事，而至於十五世紀之時，以十字軍興，封建廢，自由市興，天文學，解析幾何，微分，積分，種種學問之發見，印刷術，磁石，顯微鏡，等物質上之進步，宿師大儒，崛起於前，社會從風於後，舉世之人，振聵發迷，蕩瑕滌穢，宗教上社會上之專制，乃無立足之地，個人之自由，個人之獨立，個人之教化，個人之天才，乃大爲寶重於時，其教義有可與調和者，則調和之，謂爲神之真意所在，其不可與調和者，則破壞之，謂爲妖僧之謬說，而信教之徒，復能輩出宗師，標立教義，以與社會潮流相合，故今日宗教之所以不可廢者，一以舊日情性猶存，一則博愛節制之精理，實有以深入於人心，科學雖盛，究之人知尙有不可解之域，宇宙必有不可思議之一境，其爲教未至哲學得最後解決之時，終不克以破除一切之信仰故也。

準上所述，吾所謂新舊思想衝突之點，不外數端，第一則舊者崇尚一尊，拘牽故習，而新者則必欲懷疑，必欲研究，第二新者所以敢對於數千年神聖不可侵犯之道德習慣社會制度而批評研究者，即以確認人類各有其自由意思，非其心之所安，則雖冒舉世之所不韙，而不敢從同，而舊者則不認人類有此自由，第三新者所以確認人類有此自由，因以有個人之自覺，因以求個人之解放者，即以認人類各有其獨立之人格，所謂人格者，即對於自

己之認識，即謂人類有絕對之價值，與其獨立之目的，非同器物，供人服御，非同奴僕，供人役使，在其本身，並無價值，並無目的，而舊者則視人類皆同機械，僅供役使之用，視其自身，亦係供人役使者，故為奴不可免，而國亡不必悲，第四新者所以必為個人求其自由，且必為國羣求其自由者，即由對於社會不能斷絕其愛情，對於國家不能斷絕其愛情，而舊者則束縛桎梏於舊日習慣形式之下，不復知愛情為何物，故其現象，一尚獨斷，一尚批評，一尚他力，一尚自律，一尚統合，一尚分析，一尚演繹，一尚歸納，一尚靜止，一尚活動，以此類推，其他可罕譬而喻，嗚呼，使吾國今日猶能閉關自守，而此怪物之希臘思想與基督思想者，永遠隔絕，不相往來，則吾人固亦猶安其故而樂其生矣。

想影錄

五月初十日
（距左精忠）

數年以來，涉歷時變，始猶沈惑，卒乃煩悶，長日戚戚，無可自聊，性耽冥想，至此更甚，故水深火熱之中，頗有寥廓希夷之想，夫思想於人，猶魚於水，聖哲達觀通體，下智亦有偏至，雖範疇不同，所以資潤漑培養者則一，不則逐物喪志，形存神亡，鮒涸鮑臭，何生之樂，是以憂患之集，所以增益其不能，心靈之用，蓋將超舉於萬物，今日神州之患，自國黨民貧而外，思想界之枯瘠，不足以養人神智，令一般優秀者，或墮落不能自拔，或苦痛無以為生，舊學新知，

皆猶皮毛，無益沈澀，殆尤爲心腹之病矣。哀予之愚，救死不贖，何能語此。然疾痛告語，常人之情，响沫相活，同性之誼，乃擇取書類中之道著痛癢，觸入心脾者，隨時譯錄，都以達意爲旨，未遑美其辭說，亦以所取外籍爲多，古典中之死語，未能發明新義也。夫今日文明國人，亦多苦於思想之煩悶，及不統一，蓋由科學萬能，宗教哲學，徒以附庸，尙未達於大成之域，而科學之用，制器尙象則有餘，進德養性則不足，且以此之故，產業益進，機力愈偉，生活愈難，神經刺激，較吾曹更甚。今日吾曹不新不舊，不中不西，青黃不接，與彼相同，而所以致其苦痛者，家國之故，較彼更深，自哲人視之，其爲身世之感，人生之憂，則一也。世有與吾曹同其經歷者，其亦鑒余情之不可以已，而不薄其不學而有作乎。

日人大住嘯風所著新思想論，思想敏銳，文字清新，爲摘譯數節如右。

過渡時代之悲哀

舊者既已死矣，新者尙未生，吾人往日所奉爲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既已不堪新時代，激烈之風潮，猶之往古希臘神道之被竄，遂然一一皆卽於晦匿，而尙無同等之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起而代之，吾人以一身立於過去遺骸與將來胚胎之中間，赤手空拳，無一物可把持，徒徬徨於過渡之時期中而已。

現代之人，所以心煩慮亂，無限悲苦，不勝其人生之無聊，至憔悴而欲自絕者，莫不以求新得舊，求麵包而得石塊之思想上之失望而來。

君不見宗教之腐屍橫路，曾有何人鼓吹熱烈之信仰，燃聖靈之火於吾人之胸者乎？雖有無數之哲學史，幾曾有把握人生之第一義，單刀直入，令人相悅以解之哲人乎？禮教道德，僅爲老朽之口頭禪，文章詩歌，不過輕薄之遊戲品，吾人之內觀，絕不能與世間一切，奏其同調，惟以此別有懷抱之傷心，踽踽獨行，以翹望姍姍來遲之新文明之曙光，如此則剛健篤實之意志，何自而生，蓋過渡時代之悲苦，猶之鐵鎖鎖於今之青年之頭上，牢固而不可解也。

過渡時代之思想，悲觀過於樂觀，淫樂過於快活，蓋不得已之思想之潮流也。若長此以往，故者既去而新者不來，則終屬無可如何之事。然現代青年之所以特爲悲苦者，不僅爲過渡時代所通有之憂患所拘束，而現代社會上之缺陷，更足以一層之深刻者也。現代物質之文明，時時刻刻，增加刺激，令受之者，幾無注意之餘地，其中居於都市之人，幾全生活於暗示之中，刺激過多，則足令神經系統愈益疲倦，日用生活，絕無餘裕，苟且齷齪，以安旦夕之生，此現在之生活狀態則然也。故夫現代之文明，乃齧送神經之疲勞與不安而來之

文明也，奪人類之餘裕，及其健全，乃至奪其思索之力，更端言之，即文明者，對於人類以文明與電氣福祐之，同時即以神經衰弱與精神病呪詛之者也。

據統計一八七一年柏林之精神病者，二千八百四人，至一九〇二年，乃至五千二十人，三十年之間，而增加幾於一倍，則文明之進步，所以疲勞人類之神經系統者如何，縱不自受之，或以傳之子孫，或自受之，且以影響於他人，並以傳之子孫者，將如何乎？

現代一部之青年所爲耽溺於官能派（義等肉慾派）之文學，荒淫自恣，不自知其不可，如所謂錯覺之美者，（按錯覺之美若車馬服好男女之嗜好非真美也）自蹈常習故之人觀之，將以爲迷而不復，失足可哀，其實察其由來，蓋由過渡時代所起之悲哀絕望之思想，被牽率於現動物質文明之壓迫，欲苟免其思想與生活上之煩苦，而求爲旦夕無聊之樂，所發生一種之現象，尙是彼之纖弱之努力致之也，此亦值得一種同情者矣。

救精神之絕望，舍其舊而新是謀，誠不能不有待於思精藻密，獻身救世，以天然無縫之思想之系統，澄清廓陷，放大光明之一種哲學之建設，三分人事七分天，吾人惟求造立基礎之時勢，適於此大哲人之出世而已，希望復希望，企待復企待，庶幾其有躊躇滿志之一日乎。

雖然物質文明所與吾人之壓迫，初不必定須此等思緒縹緲密完全無憾之哲學，乃能解決也。誠令有人以世道人心爲念，不惜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吾人之頭上所繫之鐵鎖或可漸次減輕，或卽竟可除去乎？盡人事之所能及者而爲之，其必足以令吾人之神經系統之疲勞與精神病逐漸而去此社會無可疑也。（下略）

現代思想之煩悶

在目的之上而求真理之古代思想爲合於人生之本然乎？抑在階歷之上而求真理之新式思想爲合於人生之真相乎？質言之，卽人生爲有目的者乎？爲無目的者乎？若其有之，果有何等之價值乎？此其疑問。古往今來，橫於人類之胸中，遂成爲不可解之謎矣。

人生以有目的者爲真，抑以無目的者爲真，此不能一律論也。所能言者，有目的者則以有目的爲有趣味，無目的者則以無目的爲滿足，各隨其人之傾向而定之。同時代有此二種異趣之人，併立而相持，亦猶異時代有此二種之潮流，互爲張弛而進退。若今之時代，則認真理於階歷之上，而不認其在目的之上者也。雖亦有與殊趣而相持者，然科學爲物，常於人類文化之現象上，寄與以一種新事實，由此新事實，更產生新思想，則現代之潮流，實求真理於階歷之間，而不在于目的，此無可疑也。若使先有一新思想，由此而產生新事實，則